

甲集二

漢魏六朝

舊小說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林紓王
慶驥譯

名離

家

恨

小

說天

五三分角

著者為盧
騷之友森氏

彼得森氏

此書不為

男女愛情

言也。實將

發宜其胸

中無數之

哲理。特借

人間至悲

至痛之事。

曲為闡明。

讀之令人

增無窮之

趣味。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冷紅
生著

金

會

陵

小

說秋

定價
四角

閩林琴南

先生以小

說得名。即

自稱冷紅

生者也。先

生著作等

身惟小說

以譯述為

多。此書乃

其自撰。以

燃犀之筆。

描寫近時

社會。述兩

軍戰爭。則

慷慨激昂。

敘才士美

人。則風情
旖旎。允為
情文兼茂
之作。

寄

售

處

商

務

印

書

中華民國三年七月三版

(舊小說集二十册)

(全部定價大洋陸元)

(甲集二册定價大洋陸角)

編輯者

閩侯吳曾祺

發行者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龍江吉林長春
西安太原濟南開封成都重慶漢口

分售處

長沙安慶蕪湖南京南昌杭州蘭谿
福州廣州潮州桂林雲南澳門香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王五〇五號

五五〇九

舊小說

甲集 漢魏六朝

裴子語林

顧和 又見世說新語

裴啓

顧和始為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門外。周侯飲酒已醉。著白袷。憑兩人來詣。丞相歷和車邊。和先往車中。覓蝨。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有。顧搏蝨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既入。語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合僕才。

王武子

王武子葬夕。孫子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為垂涕。哭畢。向靈座曰。卿常好驢鳴。今為君作驢鳴。既作。聲似真。賓客皆笑。孫曰。諸君不死。而令武子死乎。賓客皆怒。須臾之間。或悲或哭。

劉實

劉實詣石崇。如廁。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蓐甚麗。兩婢侍。飾香囊。遽反走。即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廁耳。實更往。向乃守廁婢。所進錦囊。實壽良久。不得便行出。

崇曰。貧士不得如此。此廁。乃如他廁。

明帝 又見世說新語

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潛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向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羣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日見日。不見長安。

夏少明

夏少明在東國。不知名。聞裴逸民知人。乃裹糧寄載。入洛。從之。未至家。見一人著黃皮袴褶。乘馬將獵。少明從。問曰。裴逸民家何在。答曰。君何以問。夏曰。聞其明而知人。從會稽來。投之。裴曰。身是逸民。君明可更來。明往。逸民果知之。又嘉其志局。用為西門侯。於此遂知名。

王子猷 一則

王子猷居山陰。大雪夜。眠覺。開室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徬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溪。即便夜乘輕船就戴。經宿方至。既造門。不前便返。或問其故。曰。

吾本乘輿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石崇王愷

石崇與王愷爭豪。窮極綺麗。以飾車服。武帝愷甥也。每助愷以珊瑚。高二尺許。枝柯扶疏。世間罕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瓦碎。愷聲色俱厲。崇曰。此不足恨。乃命取珊瑚有三尺。光彩溢目者六十七枚。愷悵然自失。

桓溫

桓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司馬宣王劉越石一輩器。有以比王大將軍者。意大不平。征荊蠻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乃是劉越石妓女。一見溫。入潛然而泣。溫問其故。答曰。官家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卽出外整衣冠。又入呼問我何似。司空婢答曰。眼甚似。恨小面甚似。恨薄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宣武於是弛冠解帶。不覺慙然而睡。不怡者數日。

宗岱

宗岱爲青州刺史。禁淫祀。著無鬼論。甚精。莫能屈。後有一書生。葛巾修刺詣岱。與談論。及無鬼論。書生乃拂衣而去。曰。君絕我輩血食。二十餘年。君有青牛髻。奴所以未得相困耳。奴已叛。牛已死。今日得相制矣。言絕而失。明日岱死。

神仙傳

葛洪

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黃帝聞而造焉。曰。敢問至道之要。廣成子曰。爾治天下。禽不待候。而飛。草木不待黃而落。何足以語至道。黃帝退而閒居三月。後往見之。膝行而前。再拜請問治身之道。廣成子答曰。至道之精。杳冥冥。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淨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知爲敗。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得我道者。上爲皇。失吾道者。下爲土。將去汝。入無窮之門。游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人其盡死。而我獨存矣。

彭祖

彭祖者。姓錢諱鏗。帝顓頊之孫也。殷末已七百六十
七歲。而不衰老。少好恬靜。不卹世務。不營名譽。不飾車
服。唯以養生治身爲事。王聞之。以爲大夫。常稱疾閑居。
不與政事。善於補導之術。服水桂雲母粉麋角散。常有
少容。然性沈重。終不言有道。亦不作詭惑。變化鬼怪
之事。竊然無爲。少周遊。時還獨行人。莫知其所詣。伺候
竟不見也。有車馬而常不乘。或數百日。或數十日。不持
資糧。還家則衣食與人無異。常閉氣內息。從旦至中。乃
危坐。拭目摩搦身體。舐唇咽唾。服氣數十。乃起行言笑。
其體中或疲倦不安。便導引閉氣。以攻所患。心存其體。
而九竅五臟四肢。至于毛髮。皆令具至。覺其氣雲行體
中。故于鼻口中。達十指末。尋卽體和王。自往問訊。不告
致遺珍玩。前後數萬金。而皆受之。以恤貧賤。無所留。又
采女者。亦少得道。知養性之方。年二百七十歲。視之如
五六十歲。奉事之於掖庭。爲立華屋紫閣。飾以金玉。乃
令采女乘輜帡。往問道於彭祖。旣至。再拜。請問延年益
壽之法。彭祖曰。欲舉形登天上。補仙官。當用金丹紫炁。
召太一。所以白日昇天也。此道至大。非君王之所能爲。

其次當愛養精神。服藥草。可以長生。但不能役使鬼神。
乘虛飛行。身不知交接之道。縱服藥無益也。能養陰陽
之意。可推之而得。但不思言耳。何足怪問也。吾遺腹而
生。三歲而失母。遇犬戎之亂。流離西域。百有餘年。加以
少枯。喪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數遭愛患。和氣折傷。冷
熱肌膚不澤。榮衛焦枯。恐不度世。所聞淺薄。不足宣傳。
大宛山有青精先生者。傳言千歲。色如童子。步行日過
五百里。能終歲不食。亦能一日九食。真可問也。采女曰。
敢問青精先生。是何仙人也。彭祖曰。得道者耳。非仙人
也。仙人者。或竦身入雲。無翅而飛。或駕龍乘雲。上造天
階。或化爲鳥獸。遊浮青雲。或潛行江海。翔名山。或食
元氣。或茹芝草。或出入人間。而人不識。或隱其身。而莫
之見。面生異骨。體有奇毛。率好深僻。不交俗流。然此等
雖有不死之壽。去人情遠。榮樂有若雀化。爲蛤雉。化爲
蜃。失其本真。更守異氣。余之愚心。未願此已。入道當食
甘旨。服輕麗。通陰陽。處官秩。耳骨節堅強。顏色和澤。老
而不死。延年久視。長在世間。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衆
精。莫敢犯。五兵百蟲。不可近。曠喜毀譽。不爲累。乃可貴。

耳。人之受氣。雖不知方術。但養之得宜。常至百二十歲。不及此者。傷也。小復曉道。可得二百四十歲。加之可至四百八十歲。盡其理者。可以不死。但不成仙人耳。養壽之道。但莫傷之而已。夫冬溫夏涼。不失四時之和。所以適身也。美色淑資。幽閑娛樂。不致思慾之惑。所以通神也。車服威儀。知足無求。所以一志也。八音五色。以悅視聽。所以導心也。凡此皆以養壽。而不能斟酌之者。反以速患。古之至人。恐下才之子。不識事宜。流遞不還。故絕其源。故有上士別牀。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臥。五音使人耳聾。五味使人口爽。苟能節宜。其宜適。抑揚其通塞者。不以減年。得其益也。凡此之類。譬猶水火。用之過當。反爲害也。不知其經脈損傷。血氣不足。內理空疎。髓腦不實。體已先病。故爲外物所犯。因氣寒酒色。以發之耳。若本充實。豈有病也。夫遠思彊記。傷人。憂喜悲哀。傷人。喜樂過差。忿怒不解。傷人。汲汲所願。傷人。陰陽不順。傷人。有所傷者。數種。而獨戒於房中。豈不惑哉。男女相成。猶天地相生也。所以神氣導養。使人不失其和。天地得交接之道。故無終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傷

殘之期。能避衆傷之事。得陰陽之術。則不死之道也。天地晝分而夜合。一歲三百六十交。而精氣和合。故能生產萬物而不窮。人能則之。可以長存。次有服氣得其道。則邪氣不得入。治身之本要。其餘吐納導引之術。及念體中萬神。有舍影守形之事。一千七百餘條。及四時首向。責己謝過。臥起早晏之法。皆非真道。可以教初學者。以正其身。人受精養體。服氣煉形。則萬神自守。其真不然者。則榮衛枯悴。萬神自逝。悲思所留者。人爲道不負其本。而逐其末。告以至言。而不能信。見約要之書。謂之輕淺。而不盡服。誦觀夫太清北神中經之屬。以此自疲。至死無益。不亦悲哉。又人苦多事。少能棄世。獨往山居穴處者。以道教之終不能行。是非仁人之意也。但知房中閉氣。飾其思慮。適飲食。則得道也。吾先師初著九節都解指。韜形隱遯。無爲開明。四極九室。諸經萬三千首。爲以示始涉門庭者。采女具受諸要。以教王。王試之。有驗。殷王傳彭祖之術。屢欲祕之。乃下令國中。有傳祖之道者。誅之。又欲害祖。以絕之。祖知之。乃去。不知所之。其後七十餘年。聞人於流沙之國。西見之。王不常行彭

祖之術。得壽三百歲。氣力丁壯。如五十時。得鄭女妖姪。王失道而殂。俗間言傳彭祖之道。殺人者。由於王禁之故也。後有黃山君者。修彭祖之術。數百歲。猶有少容。彭祖既去。乃追論其言。以爲彭祖經。

王遠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舉孝廉。除郎中。稍加中散大夫。學通五經。尤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如觀之掌握。後棄官入山修道。道成。漢孝桓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國逼載。以詣京師。遠低頭閉口。不答詔。乃題宮門扇板四百餘字。皆說方來之事。帝惡之。使削去。外字適去。內字復見。墨皆徹板裏。削之愈分明。遠無子孫。鄉里人累世相傳供養之。同郡太尉陳耽爲遠營道室。旦夕朝拜之。但乞福。未言學道也。遠在陳家四十餘年。陳家曾無疾病死喪。奴婢皆然。六畜繁息。田桑倍獲。遠忽語陳耽曰。吾期運當去。不得久停。明日中當發。至時遠死。耽知其仙去。不敢下着地。但悲啼嘆息曰。先生捨我。我將何怙。具棺器燒香。就牀衣裝之。至三日夜。忽失其屍。衣冠不解。如蛇蛻耳。遠卒後百

餘日。耽亦卒。或謂耽得遠之道化去。或曰。知耽將終。故委之而去也。初遠欲東入括蒼山。過吳。住胥門蔡經家。蔡經者。小民耳。而骨相當仙。遠知之。故住其家。遂語經曰。汝生命應得度世。欲取汝以補官僚耳。然少不知道。今氣少肉多。不得上去。當爲屍解。如從狗竇中過耳。於是告以要言。乃委經而去。經後忽身體發熱。如火。欲得冷水灌之。舉家汲水灌之。如沃焦石。如此三日。銷耗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之。視其被內。唯有皮頭足具。如蟬蛻也。去十餘年。忽還家。容色少壯。鬢髮鬢黑。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其日可多作飲食。以供從官。至其日。經家乃借蠶器。作飲食百餘斛。羅列布置庭下。是日王君果來。未至。先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比近皆驚。莫知所在。及至。經舍。舉家皆見遠冠遠遊冠。朱衣虎頭鞶囊。五色綬帶。劍黃色。少髭。長短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龍各異色。前後麾節。幡旗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也。有十二伍伯。皆以臘封其口。鼓吹皆乘龍。從天而下。懸集於庭。從官皆長丈餘。不從道衢。既至。從官皆隱。不知所在。唯獨見遠坐耳。須臾引見經父母兄弟。

因遣人召麻姑亦莫知麻姑是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報久不到民間今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否須臾信還不見其使但聞信語曰麻姑載拜不相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拜敬無階煩信來承在彼登當顛倒而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覲願未卽去如此兩時聞麻姑來來時亦先聞人馬聲既至從官半於遠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許於頂上作髻餘髮散垂至腰衣有文采又非錦綺光彩耀目不可名狀皆世之所無也入拜遠遠爲之起立坐定各進行廚皆金盤玉盃無限也餽膳多是諸花而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而食之云麟脯麻姑自說云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又水淺於往日會時略半耳豈將復爲陵陸乎遠嘆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等時經弟婦新產數日姑見之曰噫且立勿前卽求少許米來得米擲之墮地謂以米祛其穢也視其米皆成丹砂遠笑曰姑故年少也吾老矣不喜復作如此狡獪變化也遠謂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美酒此酒方出天廚其味醇

醲非俗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之汝輩勿怪也乃以斗水合升酒攪之以賜經家人人飲一升許皆醉良久酒盡遠遣左右曰不足復還取也以千錢與餘杭姥乞酤酒須臾信遠得一油壺酒五斗許使傳見之心中念曰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遠已知經心中所言卽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也汝何忽謂其爪可爬背耶但見鞭着經背亦莫見有人持鞭者遠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經比舍有姓陳者失其名嘗罷縣尉聞經家有神人乃詣門叩頭求乞拜見於是遠使引前與語此人便欲從驅使比於蔡經遠曰君且向日而立遠從後觀之曰噫君心邪不正終未可教以仙道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司臨去以一符并一傳著以小箱中與陳尉告言此不能令君度世止能存君本壽自出百歲向上可以禳災治病者命未終及無罪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邪鬼血食作祟禍者便帶此符以傳勅吏遣其鬼君心中亦當知其輕重臨時以意治之陳以此符治病有效事之者數百家壽一百

一十歲而死。死後子弟行其符。不復驗矣。遠去後。經家所作飲食數百斛皆盡。亦不見有人飲食也。經父母私問經曰。王君是何神人。復居何處。經曰。常在崑崙山。往來羅浮括蒼等山。山上皆有宮室。主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上相反覆者十數。地上五嶽生死之事。皆先來告王君。王君出城。盡將百官從行。唯乘一黃麟。將十數侍人。每行常見山林在下。去地常數百丈。所到則山海之神。皆來奉迎拜謁。其后數十年。經復暫歸家。遠有書與陳尉。其書廓落大而工。先是人無知。方平名遠者。因此乃知之。陳尉家子今世世存錄。王君手書并符傳於小箱中。

李八百

李八百。蜀人也。莫知其名。歷世見之。時人計其年八百歲。因以爲號。或隱山林。或出市廛。知漢中唐公昉有志。不遇明師。欲教授之。乃先往試之。爲作客傭賃者。公昉不知也。八百驅使用意。異於他客。公昉愛異之。八百乃僞病。困嘗欲死。公昉卽爲迎醫合藥。費數十萬錢。不以爲損。憂念之意。形於顏色。八百又轉作惡瘡。周徧身體。

膿血臭惡。不可忍。近公昉爲之流涕曰。卿爲吾家使者。勤苦歷年。常得篤疾。吾取醫欲令卿愈。無所吝惜。而猶不愈。當如卿何。八百曰。吾瘡不愈。須人舐之。當可。公昉乃使三婢。三婢爲舐之。八百又曰。婢舐不愈。若得君爲舐之。卽當愈耳。公昉卽舐。復言無益。欲公昉舐之。最佳。又復令婦舐之。八百又告曰。吾瘡乃欲差。當得三十斛美酒。浴身當愈。公昉卽爲具酒。着大器中。八百卽起入酒中。浴瘡卽愈。體如凝脂。亦無餘痕。乃告公昉曰。吾是仙人也。子有志。故此相試。子真可教也。今當授子度世之訣。乃使公昉夫妻并舐瘡。三婢以其浴酒自浴。卽皆更少。顏色美悅。以丹經一卷授公昉。公昉入雲臺山中。合藥。藥成服之。仙去。

李阿

李阿者。蜀人。傳世見之。不老。常乞於成都市。所得復散。賜與貧窮者。夜去朝還。市人莫知所止。或往問事。阿無所言。但占阿顏色。若顏色欣然。則事皆吉。若容貌慘戚。則事皆凶。阿含笑者。則有大慶。微嘆者。則有深憂。如此候之。未曾不審也。有古強者。疑阿異人。常親事之。試隨

阿還所宿。乃在青城山中。強後復欲隨阿去。然身未知道。恐有虎狼。私持其父大刀。阿見而怒。強曰。汝隨我行。那畏虎也。取強刀以擊石。刀折壞。強憂刀敗。至且隨出。阿問強曰。汝愁刀敗也。強言實恐父怪怒。阿則取刀左手擊地。刀復如故。強隨阿還成都。未至道。逢人奔車。阿以脚置其車下。轢脚皆折。阿卽死。強怖守視之。須臾阿起。以手撫脚而復如常。強年十八。見阿年五十許。強年八十餘。而阿猶然不異。後語人被崑崙山召當去。遂不復還也。

馬鳴生

馬鳴生者。臨淄人也。本姓和。字君賢。少爲縣吏。捕賊爲賊所傷。當時暫死。忽遇神人以藥救之。便活。鳴生無以報之。遂棄職隨神。初但欲治金瘡方耳。後知有長生之道。乃久隨之。爲負笈西之女兒山。北到辛邱。南至廬江。周遊天下。勤苦歷年。及受太陽神丹經三卷。歸入山。合藥服之。不樂昇天。但服半劑。爲地仙。恆居人間。不過三年。輒易其處。時人不知是仙人也。架屋舍。畜僕從。車馬並與俗人皆同。如此展轉。經歷九州五百餘年。人多識

之。悉怪其不老。後乃白日昇天而去。

魏伯陽

魏伯陽者。吳人也。本高門之子。而性好道術。後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知弟子心懷未盡。乃試之曰。丹雖成。然先宜與犬試之。若犬飛。然後人可服耳。若犬死。卽不可服。乃與犬食。犬卽死。伯陽謂諸弟子曰。作丹唯恐不成。今旣成。而犬食之死。恐是未合神明之意。服之恐復如犬。爲之奈何。弟子曰。先生當服之否。伯陽曰。吾背違世路。委家人山。不得道。亦恥復還。死之與生。吾當服之。乃服丹入口。卽死。弟子願視。相謂曰。作丹以求長生。服之卽死。當奈此何。獨一弟子曰。吾師非常人也。服此而死。得無意也。因乃取丹服之。亦死。餘二弟子相謂曰。所以得丹者。欲求長生耳。今服之旣死。焉用此爲。不服此藥。自可更得數十歲在世間也。遂不服。乃共出山。欲爲伯陽及死弟子求棺木。二子去後。伯陽卽起。將所服丹內死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弟子姓虞。遂皆仙去。道逢入山伐木人。乃作手書與鄉里人寄謝。二弟子乃始懊恨。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其說是周易。

其實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而世之儒者不知神丹之事。多作陰陽注之。殊失其旨矣。

劉安

漢淮南王劉安者。漢高帝之孫也。其父厲王長。得罪徙蜀道死。文帝哀之。而裂其地。盡以封長子。故安得封淮南王。時諸王子貴侈。莫不以聲色游獵犬馬爲事。唯安獨折節下士。篤好儒學。兼占候方術。養士數千人。皆天下俊士。作內書二十二篇。又中篇八章。言神仙黃白之事。名爲鴻寶。萬畢三章。論變化之道。凡十萬言。武帝以安辯博有才。屬爲諸父。甚重尊之。特詔及報書。常使司馬相如等共定草。乃遣使召安入朝。嘗詔使爲離騷經。且受詔。食時便成。奏之。安每宴見。談說得失。及獻諸賦。頌晨入夜出。凡天下道書及方術之士。不遠千里。卑辭重幣。請致之。於是乃有八公詣門。皆鬚眉皓白。門吏先密以白王。王使閤人自以意難問之曰。我王上欲求延年長生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精義入妙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力扛鼎暴虎橫行之壯士。今先生年已耆矣。似無駐衰之術。又無賁育之氣。豈能究於三墳五典。八

索九邱。鈎深致遠。窮理盡性乎。三者既乏。餘不敢通。八公笑曰。我聞王尊禮賢士。吐握不倦。苟有一介之善。莫不畢至。古人貴九九之好。養鳴吠之技。誠欲市馬骨。以致騏驎。師郭生以招羣英。吾年雖鄙陋。不合所求。故遠致其身。且欲一見王。雖使無益。亦豈有損。何以年老而遂見嫌耶。王必若見年少。則謂之有道。皓首則謂之庸。叟恐非發石探玉。探淵索珠之謂也。薄吾老。今則少矣。言未竟。八公皆變爲童子。年可十四五。角髻青絲。色如桃花。門吏大驚。走以白王。王聞之。足不履跣。而迎登思仙之臺。張錦帳象牀。燒百和之香。進金玉之几。執弟子之禮。北面叩首而言曰。安以凡才。少好道德。羈縻世務。沉淪流俗。不能遣累。負笈山林。然夙夜饑渴。思願神明。沐浴濯濁。精誠淺薄。懷情不暢。邈若雲漢。不期原素。道君降屈。是安祿命。當蒙拔擢。喜懼屏營。不知所措。唯願道君哀而教之。則螟蛉假翼於鴻鵠。可沖天矣。八童子乃復爲老人。告王曰。余雖復淺識。備爲先學。聞王好士。故來相從。未審王意有何所欲。吾一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畫地爲江河。撮土爲山嶽。一人能崩高山。塞深

泉收束虎豹。召致蛟龍。使役鬼神。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存立亡。隱蔽六軍。白日爲暝。一人能乘雲步虛。越海凌波。出入無間。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灼。入水不濡。刃射不中。冬凍不寒。夏曝不汗。一人能千變萬化。恣意所爲。禽獸草木萬物。立成移山。駐流行宮。易室。一人能煎泥成金。凝鉛爲銀。水鍊入石。飛騰流珠。乘雲駕龍。浮於太清之上。在王所欲。安乃日夕朝拜。供進酒脯。各試其向所言。千變萬化。種種異術。無有不效。遂授王丹經三十六卷。藥成未及服。而太子遷好劍。自以人莫及也。于時郎中雷被召與之戲。而被誤中遷。遷大怒。被怖恐爲遷所殺。乃求擊匈奴以贖罪。安聞不聽。被大懼。乃上書於天子云。漢法諸侯。率闕不與擊匈奴。其罪人死。安合當誅。武帝素重王。不咎。但削安二縣耳。安怒。被恐死。與伍被素爲交親。伍被曾以奸私得罪於安。安怒之未發。二人恐爲安所誅。乃共誣告稱安謀反。天子使宗正持節治之。八公謂安曰。可以去矣。此乃是天之發遣。王若無此事。日復一日。未能去世也。八公使安登山。大祭埋金地中。卽白日昇天。八公與安所踏山上石皆陷。

成跡。至今人馬跡猶存。八公告安曰。夫有籍之人。被人誣告者。其誣人當卽死滅。伍被等今當復誅矣。於是宗正以失安所在。推問云。王仙去矣。天子悵然。乃諷使廷尉張湯。奏伍被云。爲畫計。乃誅二被。九族一如八公之言也。漢史祕之。不言安得神仙之道。恐後世人主常廢萬機而競求於安道。乃言安得罪後。自殺。非得仙也。按左吳記云。安臨去。欲誅二被。八公諫曰。不可。仙去不欲害行。盡況於人乎。安乃止。又問八公曰。可得將素所交親。俱至彼。便遣還否。公曰。何不得爾。但不得過五人。安卽以左吳王。容。傅生等五人。至平洲。便遣還。吳記其說云。安未得上天。遇諸仙伯。安少習尊貴。稀爲卑下之禮。坐起不恭。語聲高亮。或謾稱寡人。於是仙伯主者。泰安云。不敬。應斥遣去。八公爲之謝過。乃見赦。謫守都廂三年。後爲散仙人。不得處職。但得不死而已。武帝聞左吳等隨王仙去。更還。乃詔之。親問其由。吳具以對。帝大悞。恨乃嘆曰。使朕得爲淮南王者。視天下如脫屣耳。遂使招募賢士。亦冀遇八公。不能得。而爲公孫卿。樂大等所欺。意猶不已。庶獲其真者。以安仙去。分明方知天下實

有神仙也。時人傳八公安臨去時。餘藥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之。盡得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也。

張道陵

張道陵者。沛國人也。本太學書生。博通五經。晚乃歎曰。此無益於年命。遂學長生之道。得黃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藥皆糜費錢帛。陵家素貧。欲治生。營田牧畜。非己所長。乃不就。聞蜀人多純厚。易可教化。且多名山。乃與弟子入蜀。住鵠鳴山。著作道書二十四篇。乃精思鍊志。忽有天人下。千乘萬騎。金車羽蓋。驂龍駕虎。不可勝數。或自稱柱下史。或稱東海小童。乃授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道。陵受之。能治病。於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爲師。弟子戶至數萬。卽立祭酒分領其戶。有如官長。并立條制。使諸弟子隨事輸出米絹器物。紙筆樵薪什物等。領人修復道路。不修復者。皆使疾病。縣有應治橋道。於是百姓斬草除溷。無所不爲。皆出其意。而愚者不知。是陵所造。將爲此文。從天上下也。陵又欲以廉恥治人。不喜施刑罰。乃立條制。使有疾病者。皆疏記。生身已來所犯之辜。乃手書投水中。與神明共盟約。不得復犯。法當以

身死爲約。於是百姓計念。邂逅疾病。輒當首過。一則得愈。二使羞慙。不敢重犯。且畏天地而改。從此之後。所違犯者。皆改爲善矣。陵乃多得財物。以市其藥。合丹。丹成。服半劑。不願卽昇天也。乃能分形作數十人。其所居門前水池。陵常乘舟戲其中。而諸道士賓客。往來盈庭。蓋座上常有一陵。與賓客對談。共食飲。而真陵故在池中。也。其治病事。皆採取辛素。但改易其大較。轉其首尾。而大途猶同歸也。行氣服食。故用仙法。亦無以易。故陵語諸人曰。爾輩多俗態未除。不能棄世。正可得吾行氣導引房中之事。或可得服食草木數百歲之方耳。其有九鼎大要。唯付王長。而後合有一人。從東方來。當得之。此人必以正月七日。日中到。具說長短形狀。至時果有趙昇者。從東方來。生平原相見其形貌。一如陵所說。陵乃七度試昇。皆過。乃授昇丹經七試者。第一試昇。到門不爲通。使人罵辱四十餘日。露宿不去。乃納之。第二試使昇於草中。守黍驅獸。暮遣美女非常。託言遠行。過寄宿。與昇接牀。明日又稱脚痛不去。遂留數日。亦復調戲。昇終不失正。第三試昇行道。忽見遺金三十餅。昇乃走過

不取。第四令昇入山採薪。三虎交前。咬昇衣服。唯不傷身。昇不恐。顏色不變。謂虎曰。我道士耳。少年不爲非。故不遠千里來事神師。求長生之道。汝何以爾也。豈非山鬼使汝來試我乎。須臾虎乃起去。第五試昇於市買絹。餘匹絹付直訖。而絹主誣之云未得。昇乃脫已衣買絹。而償之。殊無慙色。第六試昇守田穀。有一人往叩頭乞食。衣裳破敝。面目塵垢。身體瘡膿。臭穢可憎。昇愴然爲之動容。解衣衣之。以私糧設食。又以私米遺之。第七試陵將諸弟子登雲臺絕巖之上。下有一桃樹。如人臂。傍生石壁。下臨不測之淵。桃大有實。陵謂諸弟子曰。有人能得此桃實。當告以道要。于時伏而窺之者三百餘人。股戰流汗。無敢久臨視之者。莫不却退而還。謝不能得。昇一人乃曰。神之所護。何險之有。聖師在此。終不使吾死於谷中耳。師有教者。必是此桃有可得之理。故耳。乃從上自擲。投樹上。足不蹉跌。取桃實滿懷。而石壁險峻。無所攀緣。不能得返。於是乃以桃一一擲上。正得二百二顆。陵得而分賜諸弟子。各一。陵自食一。留一以待昇。昇忽陵乃以手引昇。衆視之。見陵臂加長三二丈。引昇。昇忽

然來還。乃以向所留桃與之。昇食桃畢。陵乃臨谷上。戲笑而言曰。趙昇心自正。能投樹上。足不蹉跌。吾今欲自試投下。當應得大桃也。衆人皆諫。唯昇與王長嘿然。陵遂投空。不落桃上。失陵所在。四方皆仰。上則連天下。則無底。往無道路。莫不驚歎悲涕。唯昇長二人良久乃相謂曰。師則父也。自投於不測之崖。吾何以自安。乃俱投身而下。正墮陵前。見陵坐局脚牀斗帳中。見昇長二人笑曰。吾知汝來。乃授二人道畢。三日乃還。歸治舊舍。諸弟子驚悲不息。後陵與昇長三人皆白日沖天而去。衆人雖未沖舉。已成地仙。故欲化作七試。以度趙昇。乃如其志也。

欒巴

欒巴者。蜀郡成都人也。少而好道。不修俗事。時太守躬詣巴。請屈爲功曹。待以師友之禮。巴至。太守曰。聞功曹有道。寧可試見一奇乎。巴曰。唯。卽平坐。却入壁中去。冉冉如雲氣之狀。須臾失巴所在。壁外人見化成一虎。人並驚。虎徑還功曹舍。人往視虎。虎乃巴成也。後舉孝廉。

除郎中。遷豫章太守。廬山廟有神。能於帳中共外人語。飲酒空中。投杯人往乞福。能使江湖之中分風舉帆。行各相逢。巴至郡。往廟中。便失神所在。巴曰。廟鬼詐爲天官。損百姓日久。罪當治之。以事付功曹。巴自行捕逐。若不時討。恐其後遊行天下。所在血食。枉病良民。責以重禱。乃下所在推問山川社稷。求鬼踪跡。此鬼於是走至齊郡。化爲書生。善談五經。太守卽以女妻之。巴知其所。在上表請解郡守往捕。其鬼不出。巴謂太守賢。培非人。也是老鬼詐爲廟神。今走至此。故來取之。太守召之不出。巴曰。出之甚易。請太守筆硯設案。巴乃作符符成。長嘯空中。忽有人將符去。亦不見人形。一坐皆驚。符至書生向婦涕泣曰。去必死矣。須臾書生自齋符來。至庭見巴。不敢前。巴叱曰。老鬼何不復爾形。應聲卽便爲一狸。叩頭乞活。巴勅殺之。皆見空中刀下。狸頭墮地。太守女已生一兒。復化爲狸。亦殺之。巴去還豫章。郡多鬼。又多獨足鬼。爲百姓病。巴到後更無此患。妖邪一時消滅。後徵爲尙書郎。正旦大會。巴後到有酒容。賜百官酒。又不飲。而西南向。嚬之有司奏。巴不敬。詔問巴。巴曰。臣鄉里

以臣能治鬼。護病生爲臣立廟。今且有蒼老皆來。臣廟中享臣。不能辭早飲之。是以有酒容。臣適見成都市上火。臣故漱酒爲雨救之。非敢不敬。當請詔問。虛詔抵罪。乃發驛書問成都。已奏言正旦食後失火。須臾有大雨三陣。從東北來。火乃止。雨著人皆作酒氣。後一旦忽大風雨。天地晦冥。對坐不相見。因失巴所在。尋聞巴還成都。與親故別。稱不更還。老幼皆於廟中送之。云去時亦風雨晦冥。莫知去處也。

孔元方

孔元方。許昌人也。常服松脂茯苓松實等藥。老而益少。容如四十許人。郗元節。左元放。皆爲親友。俱棄五經。當世之人事。專修道術。元方仁慈。惡衣蔬食。飲酒不過一升。年有七十餘歲。道家或請元方會同飲酒。次至元方。元方作一令。以杖柱地。乃手把杖倒。頭在下。足向上。以一手持盃。倒飲。人莫能爲也。元方有妻子。不畜餘財。頗種五穀。時失火。諸人並來救之。出屋下衣糶。牀几。元方都不救。唯箕踞。籬下視火。其妻促使元方助收物。元方笑曰。何用惜此。又鑿水邊岸。作一窟室。方廣丈餘。元

方入其中。斷穀或一月兩月。乃復還。家人亦不得往來。窟前有一柏樹。生道後。棘草間。委曲隱蔽。弟子有急。欲詣元方窟室者。皆莫能知。後東方有一少年。姓馮名遇。好道。伺候元方。便尋窟室。得見。曰。人皆來。不能見我。汝得見。似可教也。乃以素書二卷授之。曰。此道之要言也。四十年得傳一人。世無其人。不得以年限足。故妄授。若四十年無所授者。卽八十年而有二人可授者。卽頓授二人。可授不授爲閉天道。不可授而授。爲泄天道。皆殃及子孫。我已得所傳。吾其去矣。乃委妻子入西嶽。後五十餘年。暫還鄉里。時人尙有識之者。

王烈

王烈者。字長休。邯鄲人也。常服黃精及鈔。年三百三十八歲。猶有少容。登山歷險。行步如飛。少時本太學書生。學無不覽。常與人談論。五經百家之言。無不賅博。中散大夫譙國嵇叔夜。甚敬愛之。數數就學。共入山遊戲。探藥後。烈獨之太行山中。忽聞山東崩地。殷殷如雷聲。烈不知何等。往視之。乃見山破。石裂數百丈。兩畔皆是青石。石中有一穴口。纔闊尺許。中有青泥流出。如髓。烈取

泥試丸之。須臾成石。如投熱蠟之狀。隨手堅凝。氣如粳米飯。嚼之亦然。烈合數丸。如桃大。用嚙少許。歸。乃與叔夜曰。吾得異物。叔夜甚喜。取而視之。已成書石。擊之。彈彈如銅聲。叔夜卽與烈往視之。斷山已復。如故。烈入河東。抱犢山中。見一石室。室中有石架。架上有素書兩卷。烈取讀。莫識其文字。不敢取。去。却看架上。時書得數十字。形體以示康。康盡識其字。烈喜。乃自處其待讀之。至其道。徃了。了分明。比及又失。其石室所在。列語弟子曰。叔夜未合得道。故也。又按神仙經云。神由五百年。輒開。其中石髓出。得而服之。壽與天相。華烈前得者。必是也。河東間喜人多。累世奉事烈者。晉永寧年中。出洛下遊諸處。與人共戲。圖射。烈挽二石弓。射百步。十發。矢九破的。一年復去。又張子道者。年九十餘。拜烈。烈平坐受之。座人怪之。子道曰。我年八九歲。見顏色與今無異。吾今老矣。烈猶有少容。後莫知所之。

焦先

焦先者。字孝然。河東人也。年一百七十歲。常食白石。以分與人。熟煮如芋食之。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先自村

頭一家起。周而復始。負薪以置人門外。人見之。鋪席與坐。爲設食。先便坐。亦不與人語。負薪來如不見人。便私置於門間。便去。連年如此。及魏受禪。居河之湄。結草爲菴。獨止其中。不設牀席。以草褥襯坐。其身垢污。濁如泥。潦或數日。一食行不由徑。不與女人交游。衣敝則賣薪以買故衣着之。冬夏單衣。太守董經因往視之。又不肯語。經益以爲賢。後遭野火。燒其菴。人往視之。見先危坐菴下。不動。火過。菴燼。先方徐徐而起。衣物悉不焦灼。又更作菴。天忽大雪。人屋多壞。先菴倒。人往不見所在。恐已凍死。乃共拆菴求之。見先熟臥於雪下。顏色赫然。氣息休休。如盛暑醉臥之狀。人知其異。多欲從學道。先曰。我無道也。或忽老忽少。如此二百餘歲。後與人別去。不知所適。所請者竟不得一言也。

孫登

孫登者。不知何許人也。恆止山間。穴地而坐。彈琴讀易。冬夏單衣。天大寒。人視之。輒被髮自覆身。髮長丈餘。又雅容非常。歷世見之。顏色如故。市中乞得錢物。轉給貧下。更無餘資。亦不見食。時楊駿爲太傅。使傳迎之。問訊

不答。駿遺以一布袍。亦受之。出門。就人借刀。斷袍上下。異處置於駿門下。又復斫碎之。時人謂爲狂。後乃知駿當誅斬。故爲其象也。駿錄之。不放手。登乃卒。死。駿給棺埋之。於振橋。後數日。有人見登在董馬坡。因寄書與洛下故人。稽叔夜。有邁世之志。曾詣登。登不與語。叔夜乃叩難之。而登彈琴自若。久之。叔夜退。登曰。少年才優。而識寡。劣於保身。其能免乎。俄而叔夜竟陷。大辟。叔夜善彈琴。於是登彈一絃之琴。以成音曲。叔夜乃歎息絕思也。

呂文敬

呂恭。字文敬。少好服食。將一奴一婢。於太行山中採藥。忽見三人在谷中。問恭曰。子好長生乎。乃勤苦艱險。如是耶。恭曰。實好長生。而不遇良方。故採服此藥。冀有微益耳。一人曰。我姓呂。字文起。次一人曰。我姓孫。字文陽。次一人曰。我姓王。字文上。三人皆太清太和府仙人也。時來採藥。當以成新學者。公既與我同姓。又字得吾半。支此是公命。當應長生也。若能隨我採藥。語公不死之方。恭卽拜曰。有幸得遇仙人。但恐暗塞多臆。不足教授。

耳。若見采收。是更生之願也。卽隨仙人去。二日。乃授恭秘方一首。因遣恭去。曰。可視鄉里。恭卽拜辭。三人語恭曰。公來二日。人間已二百年矣。恭歸家。但見空宅。子孫無復一人也。乃見鄉里數世後人趙輔者。問呂恭家人。皆何所在。輔曰。君從何來。乃問此久遠人也。吾昔聞先人說云。昔有呂恭者。持奴婢入太行山採藥。遂不復還。以爲虎狼所食。已二百餘年矣。恭有數世子孫。呂習者。居在城東十數里。作道士。民多奉事之。推求易得耳。恭承輔言。到習家。扣門問訊。奴出問公從何來。恭曰。此是我家。我昔隨仙人去。至今二百餘年。習聞之。驚喜跳出。拜曰。仙人來歸。悲喜不能自勝。公因以神方授習而去。習已年八十。服之。卽還少壯。至二百歲。乃入山中。子孫世世不復老死。

沈建

沈建。丹陽人也。世爲長吏。建獨好道。不肯仕宦。學導引服食之術。還年却老之法。又能治病。病無輕重。治之卽愈。奉事之者數百家。建嘗欲遠行。寄一婢三奴。驢一頭。羊十口。各與藥一丸。語主人曰。但累屋。不煩飲食也。便

去。主人大怪之。曰。此客所寄十五口。不留寸資。當若之何。建去後。主人飲奴婢。奴婢聞食氣。皆逆吐。不用以草飼驢。羊驢羊避去不食。或欲抵觸。主人大驚愕。百餘日。奴婢體貌光澤。勝食之時。驢羊皆肥如飼。建去三年。乃還。各以藥一丸。與奴婢驢羊。乃飲食如故。建遂斷穀不食。輕舉飛行。或去或還。如此三百餘年。乃絕跡。不知所之也。

李仲甫

李仲甫者。豐邑中益里人也。少學道於王君。服汞丹有。效。兼行遁甲。能步訣隱形。年百餘歲。轉少。初隱百日。一年復見形。後遂長隱。但聞其聲。與人對語。飲食如常。但不可見。有書生姓張。從學隱形術。仲甫言。卿性褻急。未中教。然守之不止。費用數十萬。以供酒食。殊無所得。張患之。乃懷匕首。往先與仲甫語畢。因依其聲所在。騰足而上。拔匕首。左右刺斫。仲甫已在牀上。笑曰。天下乃有汝輩愚人。道學未得。而欲殺之。我寧得殺耶。我真能死。汝但恕其頑愚。不足問耳。使人取一犬來。置書生前。曰。視我能殺犬否。犬適至。頭已墮地。腹已破。乃叱書生曰。

我能使卿如犬行矣。書生下地叩頭。乃止。遂赦之。仲甫有相識人。居相去五百餘里。常以張羅自業。一旦張羅得一鳥。視之乃仲甫也。語畢別去。是日仲甫已復至家。在民間三百餘年。後入西岳山去。不復還也。

劉政

劉政者沛人也。高才博物。學無不覽。以爲世之榮貴。乃須臾耳。不如學道。可得長生。乃絕進趨之路。求養生之術。勤尋異聞。不遠千里。苟有勝己。雖奴客必師事之。復治墨子五行記。兼服朱英丸。年百八十餘歲。色如童子。能變化隱形。以一人分作百人。百人作千人。千人作萬人。又能隱三軍之衆。使成一叢林木。亦能使成鳥獸。試取他人器物。易置其處。人不知覺。又能種五果。立使華實可食。坐致行廚。飯膳俱數百人。又能吹氣爲風。飛砂揚石。以手指屋宇。山陵壺器。便欲頽壞。復指之。卽還如故。又能化生美女之形。及作水火。又能一日之中。行數千里。能噓水興雲。奮手起霧。聚土成山。刺地成淵。能忽老忽少。乍大乍小。入水不沾。步行水上。召江海中魚鼈蛟龍鼉鼉。卽皆登岸。又口吐五色之氣。方廣十里。直上

連天。又能躍上。下去地數百丈。後去不知所在。

孫博

孫博者河東人也。有清才。能屬文。著書百餘篇。誦經數十萬言。晚乃好道。治墨子之術。能令草木金石皆爲火。光照數里。亦能使身成火。口中吐火。指大樹生草。則焦枯。更指還如故。又有人亡奴藏匿軍中者。捕之不得。博語奴主曰。吾爲卿燒其營舍。奴必走出。卿但諦伺捉之。於是博以一赤丸子擲軍門。須臾火起。燭天。奴果走出。乃得之。博繼乃復以一青丸子擲之。火卽滅。屋舍百物如故。不損。博每作火有所燒。他人以水灌之。終不可滅。須臾自止之。方止。行水火中不沾灼。亦能使千百人從己蹈之。俱不沾灼。又與人往水上。布席而坐。飲食作樂。使衆人舞於水上。又山間石壁地上。盤石博入其中。漸見背及兩耳。良久都沒。又能吞刀劍數千枚。及壁中出入如孔穴也。能引鏡爲刀。屈刀爲鏡。可積時不改。須博指之。乃復如故。後入林慮山。服神丹而仙去。

墨子

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爲大夫。外治經典。內修道術。

著書十篇。號爲墨子。世多學者。與儒家分途。務尙儉約。頗毀孔子。有公輸般者。爲楚造雲梯之械。以攻宋。墨子聞之。往詣楚。脚壞。裂裳裹足。七日七夜。到見公輸般。而說之曰。子爲雲梯以攻宋。宋何罪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公輸般曰。吾不可以已。言於王矣。墨子見王曰。於今有人。捨其文軒。隣有一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隣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隣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若然者。必有狂疾。翟曰。楚有雲夢之麋。鹿。江漢之魚。龜。爲天下富。宋無雉兔。鮓魚。猶梁肉與糟糠也。楚有杞梓。豫章。宋無數丈之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聞大王更議攻宋。有與此同。王曰。善哉。然公輸般已爲雲梯。謂必取宋。於是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爲城。以幪爲械。公輸般乃設攻城之機九變。而墨子九拒之。公輸般之攻城械盡。而墨子之守有餘也。公輸般曰。吾知所以攻子矣。吾不言。墨子曰。吾知子所以攻我。我亦不言。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般之意。不過殺臣。謂宋莫能守耳。然臣

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早已操臣守禦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乃止。不復攻宋。墨子年八十有二。乃歎曰。世事已可知。榮位非常保。將委流俗。以從赤松子遊耳。乃入周狄山。精思道法。想像神仙。於是數聞左右山間。有誦書聲者。墨子臥後。又有人來。以衣覆足。墨子乃伺之。忽見一人。乃起問之曰。君豈非山岳之靈氣乎。將度世之神仙乎。願且少留。誨以道要。神人曰。知子有志好道。故來相候。子欲何求。墨子曰。願得長生。與天地相畢耳。於是神人授以素書。朱英丸。方道靈教。戒五行變化。凡二十五篇。告墨子曰。子有仙骨。又聰明。得此便成。不復須師。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驗。乃撰集其要。以爲五行記。乃得地仙隱居。以避戰國。至漢武帝時。遣使者楊遵。束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視其顏色。常如五十許人。周遊五嶽。不止一處。

沈羲

沈羲者。吳郡人。學道於蜀中。但能消災治病。救濟百姓。不知服藥物。功德感天。天神識之。羲與妻賈共載詣子婦卓孔寧家。還逢白鹿車一乘。青龍車一乘。白虎車一

乘從者皆數十騎。皆朱衣。仗矛帶劍。輝赫滿道。問義曰。君是沈義否。義愕然不知何等。答曰。是也。何爲問之。騎人曰。義有功於民心。不忘道。自少小以來。履行無過。壽命不長。年壽將盡。黃老今遣仙官來下迎之。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車是也。度世君司馬生青龍車是也。迎使者徐福。白虎車是也。須臾有三仙人羽衣持節。以白玉簡青玉介。丹玉字授義。義不能識。遂載義昇天。昇天時。道間翹耘人皆共見。不知何等。斯須大霧霧解。失其所。在。但見義所乘車牛。在田食苗。或有識是義車牛。以語義家。弟子恐是邪鬼。將義藏山谷間。乃分布於百里之內。求之不得。四百餘年。忽還鄉里。推求得數世孫名懷喜。懷喜告曰。聞先人說家有先人仙去。久不歸也。留數十日。說初上天時云。不得見帝。但見老君。東向而坐。左右勅義不得謝。但默坐而已。宮殿鬱鬱如雲氣。五色玄黃。不可名狀。侍者數百人。多女。少男。庭中有珠玉之樹。衆芝叢生。龍虎成羣。游戲其間。聞琅琅如銅鐵之聲。不知何等。四壁熠熠。有符書着之。老君身形略長一丈。被髮文衣。身體有光輝。須臾數玉女持金盃來賜義。

曰。此是神丹。飲者不死。夫妻各一杯。壽萬歲。乃告言。飲服畢。拜而勿謝。服藥後。賜棗二枚。大如雞子。脯五寸。遣義曰。暫還人間。治百姓疾病。如欲上來。書此符懸之。竿杪。吾當迎汝。乃以一符及仙方一首。賜義。義奄忽如寐。已在地上。多得其符驗也。

陳安世

陳安世。京兆人也。爲權叔本家傭賃。稟性慈仁。行見禽獸。常下道避之。不欲驚之。不踐生蟲。未嘗殺物。年十三。四叔本好道。思神有二仙人。託爲書生。從叔本遊。以觀試之。而叔本不覺其仙人也。久而意轉怠。叔本在內方作美食。而二仙復來。詣門問安世曰。叔本在否。答曰。在耳。入白叔本。叔本卽欲出其婦引還。而止曰。餓書生輩。復欲來飽腹耳。於是叔本使安世出。答言不在。二人曰。前者云在。旋言不在。何也。答曰。大家君教我云耳。二人善其誠實。乃謂叔本勤苦有年。今適值我二人。而乃懈怠。是其不遇。幾成而敗。乃問安世曰。汝好遊戲耶。答曰。不好也。又曰。汝好道乎。答曰。好。而無由知之。二人曰。汝審好道。明日早會道北大樹下。安世承言。早往。期處到。

日西不見一人。乃起欲去。曰：書生定欺我耳。二人已在其側。呼曰：安世。汝來何晚也。答曰：早來。但不見君耳。二人曰：吾端坐在汝邊耳。頻三期之。而安世輒早至。知可教。乃以藥二丸與安世。誠之曰：汝歸勿復飲食。別止於一處。安世承誠。二人常來往其處。叔本怪之。曰：安世處空室。何得有人語。往輒不見。叔本曰：向聞多人語聲。今不見一人。何也。答曰：我獨語耳。叔本見安世不復食。但飲水。止息別位。疑非常人。自知失賢。乃歎曰：夫道尊德貴。不在年齒。父母生我。然非師則莫能使我長生。先問道者。卽爲師矣。乃執弟子之禮。朝夕拜事之。爲之灑掃。安世道成。白日昇天。臨去。遂以要道術授叔本。叔本後亦仙去矣。

皇初平

皇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山尋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一道士。初起召問之。曰：吾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失之四十餘年。莫知死生所在。願道君爲占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一牧

羊兒。姓皇字初平。是卿弟。非耶。初起聞之。卽隨道士去。求弟。遂得相見。悲喜語畢。問初平羊何在。曰：近在山東耳。初起往視之。不見。但見白石。而還。謂初平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兄但目不見之。初平與初起俱往看之。初平乃叱曰：羊起。於是白石皆變爲羊。數萬頭。初起曰：弟獨得仙道如此。吾可學乎。初平曰：唯好道。便可得之耳。初起便棄妻子。留住就初平學。共服松脂茯苓。至五百歲。能坐在立亡。行於日中。無影。而有童子之色。後乃俱還鄉里。親族死。終略盡。乃復還去。初平改字爲赤松子。初起改字爲魯班。其後服此藥得仙者數十人。

衛叔卿

衛叔卿者。中山人也。服雲母得仙。漢儀鳳二年八月壬辰。孝武皇帝閒居殿上。忽有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來集殿前。其人年可三十許。色如童子。羽衣星冠。帝乃驚問曰：爲誰。答曰：吾中山衛叔卿也。帝曰：子若是中山人。乃朕臣也。可前共語。叔卿本意謁帝。謂帝好道。見之。必加優禮。而帝今云是朕臣也。於是大失望。默然不應。忽焉不知所在。帝甚悔恨。卽遣使者梁伯至中山。

推求叔卿不得見。但見其子名度世。卽將還見。帝問云。汝父今在何所。對曰。臣父少好仙道。嘗服藥導引。不交世事。委家而去。已四十餘年。云當入太華山也。帝卽遣使者與度世共之華山。求尋其父。到山下欲上。輒火不能上也。積數十日。度世謂使者曰。豈不欲令吾與他人俱往乎。乃齋戒獨上。未到其嶺。於絕巖之下。望見其父。與數人博戲於石上。紫雲鬱鬱於其上。白玉爲牀。又有數仙童執幘節立其後。度世望而載拜。叔卿曰。汝來何爲。度世曰。帝甚恨前日倉卒不得與父言語。今故遣使。者梁伯與度世共來。願更得見父也。叔卿曰。前爲太上所遣。欲誡帝以大災之期。及救危厄之法。國祚可延。而彊梁自貴。不識眞道。而反欲臣我。不足告語。是以去耳。今當與中黃太乙共定天元。吾終不復往耳。度世曰。不審向與父並坐。是誰也。叔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火低公飛黃子。王子晉。薛容耳。今世向大亂。天下無聊。後數百年間。土滅金亡。汝歸當取吾齋室西北隅大柱下。玉函。函中有神素書。取而按方合服之。一年可能乘雲而行。道成來就吾於此。勿得爲漢臣也。亦不復爲語。帝

也。度世於是拜辭而去。下山見梁伯。不告所以。梁伯意度世必有所得。乃叩頭於度世。求乞道術。先是度世與之共行。見伯情行溫實。乃以語之。梁伯但不見柱下之神方耳。後掘得玉函。封以飛仙之香。取而餌服。乃五色雲母。遂合藥服之。與梁伯俱仙去。留其方與子。而世人多有得之者。

玉子

玉子者。姓韋名震。南郡人也。少好學衆經。周幽王徵之。不出。乃歎曰。人生世間。日失一日。去生轉遠。去死轉近。而但貪富貴。不知養性命。命盡氣絕。則死位爲王侯。金玉如山。何益於灰土乎。獨有神仙度世。可以無窮耳。乃師長桑子。具受衆術。乃別造一家之法。著道書百餘篇。其術以務魁爲主。而精於五行之意。演其微妙。以養性治病。消災散禍。能起飄風。發屋折木。作雷雨。雲霧能以木瓦石爲六畜。龍虎立成。能分形爲百千人。能涉江海。含水噴之。皆成珠玉。久亦不變。或時閉氣不息。舉之不起。推之不動。屈之不曲。伸之不直。或百日數十日。乃起。每與子弟行。各丸泥爲馬。與之皆令閉目。須臾成大馬。

乘之日行千里。又能吐氣五色。起數丈。見飛鳥過。指之即墮。臨淵投符。召魚鼈之屬。悉來上岸。能令弟子舉眼見千里外物。亦不能久也。其務魁時。以器盛水。着兩肘之間。噓之水上。立有赤光輝輝起一丈。以此水治病。病在內飲之。在外者洗之。皆立愈。後入崆峒山。合丹白日昇天而去。

伯山甫

伯山甫者。雍州人也。入華山中。精思服食。時時歸鄉里省親。如此二百年。不來到人家。即數人先世以來善惡功過。有如臨見。又知方來吉凶。言無不效。其外甥女年老多病。乃以藥與之。女時年已八十。轉還少。色如桃花。漢武遣使者行河東。忽見城西有一女子。答一老翁。便首跪受杖。使者怪問之。女曰。此翁乃妾子也。昔吾舅氏伯山甫。以神藥教妾。妾教子服之。不肯。今遂衰。老行不及妾。故杖之。使者問女及子年幾。答曰。妾已二百三十歲。兒八十矣。後入華山去。

蘇仙公

蘇仙公者。桂陽人也。漢文帝時得道。先生早喪所怙。鄉

中以仁孝聞。宅在郡城東北。出入往來。不避燥濕。至於食物。不憚精麤。先生家貧。常自牧牛。與里中小兒。更日爲牛郎。先生牧之。牛則徘徊側近。不驅自歸。餘小兒牧牛。牛則四散跨岡越嶮。諸兒問曰。爾何術也。先生曰。非汝輩所知。常乘一鹿。先生常與母共食。母曰。食無鮮。他日可往市買也。先生於是以筯插飯中。攜錢而去。斯須。即以鮮至。母食已畢。母曰。何處買來。對曰。便縣市也。母曰。便縣去。此百二十里。道途徑嶮。往來遽至。汝欺我也。欲杖之。先生跪曰。買鮮之時。見舅在市。與我語云。明日來。此請待舅至。以驗虛實。母遂寬之。明曉。舅果到。云。昨見先生。便縣市買鮮。母即驚駭。方知其神異。先生曾持一竹杖。時人謂曰。蘇生竹杖。固是龍也。數歲之後。先生灑掃門庭。修飾牆宇。友人曰。有何邀迎。答曰。仙侶當降。俄頃之間。乃見天西北隅。紫雲氤氳。有數十白鶴。飛翔其中。翩翩然降於蘇氏之門。皆化爲少年。儀形端美。如十八九歲人。怡然輕舉。先生斂容逢迎。乃跪白母曰。某受命當仙。被召有期。儀衛已至。當違色養。即便拜辭。母子歔歔。母曰。汝去之後。使我如何存活。先生曰。明年天

下疾疫。庭中井水。簷邊橘樹。可以代養。井水一升。橘葉一枚。可療一人。兼封一櫃。留之。有所闕乏。可以扣櫃言。之所須。當至。慎勿開也。言畢。卽出門。踟躕顧望。簪身入雲。紫雲捧足。羣鶴翔翔。遂昇雲漢。而去。來年果有疾疫。遠近悉求母療之。皆以水及橘葉。無不愈者。有所闕乏。卽扣櫃。所須卽至。三年之後。母心疑。因卽開之。見雙白鶴飛去。自後扣之。無復有應。母年百餘歲。一旦無疾而終。鄉人共葬之。如世人之禮。葬後。忽見州東北牛脾山。紫雲蓋上。有號哭之聲。咸知蘇君之神也。郡守鄉人皆就山弔慰。但聞哭聲。不見其形。郡守鄉人苦請相見。空中答曰。出俗日久。形貌殊凡。若當露見。誠恐驚怪。固請不已。卽出半面。示一手。皆有細毛。異常人也。因謂郡守鄉人曰。遠勞見慰。途徑險阻。可從直路而還。不須迴顧。言畢。卽見橋。互嶺傍。直至郡城。行次。有一官吏。輒迴顧。遂失橋所。墮落江濱。乃見一赤龍於脚下。宛轉而去。先生哭處。有桂竹兩枝。無風自掃。其地恆淨。三年之後。無復哭聲。因見白馬常在嶺上。遂改牛脾山爲白馬嶺。自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東北樓上。人或挾彈彈之。鶴以爪

攫樓板。似漆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君彈。何爲至今修道之人。每至甲子日。焚香禮於仙公之故第也。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也。周識博聞。有出世之道。鑒天文地理。龜書龍圖。爻象讖緯。安墓卜宅。莫不窮微。善測人鬼之情狀。李弘範。林明道。論景純善於遙寄。綴文之士。皆同宗之。晉中興。王導受其成旨。以建國社稷。盡規矩制度。仰範太微星辰。俯則河洛黃圖。夫帝王之作。必有天人之助者矣。王敦鎮南州。欲謀大逆。乃召璞爲佐。時明帝年十五。一夕集朝士問太史。王敦果得天下邪。史臣曰。王敦致天子。非能得天下。明帝遂單騎微行。直入姑熟城。敦正與璞食。璞久之不自敦。敦驚曰。吾今同議定大計。卿何不卽言。璞曰。向見日月星辰之精靈。五嶽四海之神祇。皆爲道從。絜衛下官。震悸失守。不卽得自將軍。敦使聞謂是小奚戲。馬檢定非也。遣三十騎追不及。敦曰。吾昨夜夢在石頭城外江中。扶犁而耕。占之璞曰。大江扶犁。耕亦自不成。反反亦無所成。敦怒謂璞

曰。卿命盡幾何。璞曰。下官命盡今日。敦誅璞。江水暴上市。璞尸出城南坑。見璞家載棺器及送終之具。已在坑側。兩松樹間。上有鵲巢。璞逆報家書所言也。謂伍伯曰。吾年十三時。於柵塘脫袍與汝。吾命應在汝手中。可用吾刀。伍伯感念昔惠。銜涕行法。殯後三日。南州市人見璞貨其平生服飾。與相識共語。非但一人。敦不信。開棺無尸。璞得兵解之道。今爲水仙伯。注山海經。夏小正爾雅方言。著遊仙詩。江賦。卜繇客傲洞林云。晉書有傳。

尹軌

尹軌者。字公度。太原人也。博學五經。尤明天文星氣。河洛讖緯。無不精微。晚乃學道。常服黃精華。日三合。計年數百歲。其言天下盛衰安危吉凶。未嘗不效。腰佩漆竹筒十數枚。中皆有藥。言可辟兵疫。常與人一丸。令佩之。會世大亂。鄉里多罹其難。唯此家免厄。又大疫時。或得粒許。大塗門。則一家不病。弟子黃理居陸渾山中。患虎暴。公度使其斷木爲柱。去家五里。四方各埋一柱。公度卽印封之。虎卽絕迹。到五里。輒還。有怪鳥止屋上者。以白公度公度爲書一符。著烏所鳴處。至夕。烏伏死。符下。

或有人遭喪。當葬而貧。汲汲無以辦。公度過省之。孝子遂說其孤苦。公度爲之愴然。令求一片鉛。公度入荆山。架小屋於爐火中。銷鉛。以所帶藥如米。大投鉛中。攪之。乃成好銀。與之。告曰。吾念汝貧困。不能營葬。故以拯救。慎勿多言也。有人負官錢百萬。身見收縛。公度於富人借數千錢。與之。令致錫得百兩。復銷之。以藥方寸七投之。成金。還官。後到太和山中仙去也。

壺公

壺公者。不知其姓名也。今世所有召軍符。召鬼神治病。玉府符。凡二十餘卷。皆出自公。故總名壺公符。時汝南有費長房者。爲市掾。忽見公從遠方來。入市賣藥。人莫識之。賣藥口不二價。治病皆愈。語買人曰。服此藥。必吐某物。某日常愈。事無不效。其錢日收數萬。便施與市中貧乏。饑凍者。唯留三五十常懸一空壺於屋上。日入之後。公跳入壺中。人莫能見。唯長房樓上見之。知非常人也。長房乃日日自掃公座前地。及供饌物。公受而不辭。如此積久。長房尤不懈。亦不敢有所求。公知長房篤信。謂房曰。至暮無人時。更來。長房如其言。卽往。公語房曰。

見我跳入壺中時。卿便可效我跳。自當得入。長房依言。果不覺已入。後不復是壺。唯見仙宮世界。樓觀重門。閣道。公左右侍者數十人。公語房曰。我仙人也。昔處天曹。以公事不勤。見責。因謫人間耳。卿可效。故得見我。長房下座頓首曰。肉人無知。積罪却厚幸。謬見哀憫。猶入剖棺布氣。生枯起朽。但恐臭穢頑弊。不任驅使。若見哀憐。百生之厚幸也。公曰。審爾大佳。勿語人也。公後詣長房於樓上曰。我有少酒。相就飲之。酒在樓下。長房使人取之。不能舉。盡至數十人。莫能得上。乃自公公乃下一指。提上與房共飲之。酒器如拳。許大。飲之。至暮不竭。告長房曰。我某日常去。卿能去乎。房曰。欲去之心。不可復言。欲使親容不覺。知去當有何計。公曰。易耳。乃取一青竹杖與房。戒之曰。卿以竹歸家。便可稱病。以此竹杖置卿所臥處。默然便來。房如公言。去後家人見房已死。屍在牀。乃向竹杖耳。乃哭泣葬之。房詣公。恍惚不知何所。公乃留房於羣虎中。虎磨牙張口欲噬房。房不懼。明日又內於石室中。頭上有一方石。廣數丈。以茅絢懸之。又諸蛇來嚙繩。繩即欲斷。而長房自若。公至撫之曰。子

可教矣。又令長房啗屎兼蛆。長寸許。異常臭惡。房難之。公乃歎謝遣之曰。子不得仙道也。賜子爲地上主者。可得壽數百歲。爲傳封符一卷。付之曰。帶此可主諸鬼神。常稱使者。可以治病消災。房憂不得到家。公以一竹杖與之曰。但騎此得到家耳。房騎竹杖辭去。忽如睡覺。已到家。家人謂是鬼。具述前事。乃發棺視之。唯一竹杖。方信之。房所騎竹杖。棄葛陂中。視之乃青龍耳。初去至歸。謂一日推問家人。已一年矣。房乃行符收鬼治病。無不愈者。每與人同坐。共語。常呵責。曠怒問其故。曰。曠鬼耳。時汝南有鬼怪。歲輒數來郡中。來時從騎如太守。入府打鼓。周行內外。爾乃還去。甚以爲患。房因詣府廳事。正值此鬼來。到府門前。府君馳入。獨留房。鬼知之。不敢前。房大叫呼曰。便捉前鬼來。乃下車伏庭前。叩頭乞曰。改過。房呵之曰。汝死老鬼。不念溫良。無故導從。唐突官府。自知合死。否。急復真形。鬼須臾成大鼈。如車輪。頭長丈餘。房又令復人形。房以一札符付之。令送與葛陂君。鬼叩頭流涕。持札去。使人追視之。乃見符札立陂邊。鬼以頭繞樹而死。房後到東海。東海大旱三年。謂請雨者曰。

東海神君前來淫葛陂夫人。吾係之辭狀不測。脫然忘之。遂致久旱。吾今當赦之。令其行雨。即便有大雨。房有神術。能縮地脈千里。存在目前。宛然。放之復舒如舊也。

介象

介象者。字元則。會稽人也。學通五經。博覽一家之言。能屬文。後學道入東山。善度世禁氣之術。能於茅上燃火。煮雞而不焦。令一里內人家炊不熟。雞犬三日不鳴。不吠。令一市人皆坐。不能起。隱形變化爲草木鳥獸。聞有五丹經。周旋天下。尋求之。不得其師。乃入山精思。冀遇神仙。鱗極臥石上。有一虎往舐象額。象驚見虎。乃謂之曰。天使汝來侍衛我。汝且停。若山神使汝試我。卽疾去。虎乃去。象入山谷上。有石子紫色。光綠甚好。大如雞子。不可稱數。乃取兩枚。谷深不能前。乃還於山中。見一美女。年十五六許。顏色非常。被服五綵。蓋神仙也。象乞長生之方。女曰。子可送手中物著故處。乃可。汝未應取此物。吾故止待汝象。送石還見。女子在前處。語象曰。汝血食之氣未盡。斷殺三年。更來。吾止此象歸。斷殺三年。復往見此女。故在前處。乃以還丹經一首。投象告之。曰。得

此使得仙。勿復他爲也。乃辭歸。象常住弟子。略廷雅舍。帷下屏牀中。有數生論左傳。義不平。象傍聞之。不能忍。乃忿然爲決書。生知非常人。密表薦於吳主。象知之。欲去。曰。恐官事拘束我耳。廷雅固留。吳王徵至武昌。甚尊敬之。稱爲介君。詔令立宇。供帳皆是綺繡。遣黃金千鎰。從象學隱形之術。試還後宮。出入閭闔。莫有見者。如此幻法。種種變化。不可勝數。後告言病。帝遣左右姬侍以美梨一奩。賜象。象食之。須臾便死。帝埋葬之。以日中時死。晡時已至。建業所賜梨。付苑吏種之。吏後以表聞。先主卽發棺視之。惟一符耳。帝思之。與立廟。時躬往祭之。常有白鶴來集座上。遲迴復去。後弟子見在蓋竹山中。顏色轉少。

董奉

董奉者。字君異。侯官人也。吳先主時。有少年爲奉本縣長。見奉年四十餘。不知其道。罷官去。後五十餘年。復爲他職。行經侯官。諸故吏人皆老。而奉顏貌一如往日。問言。君得道邪。吾昔見君如此。吾今已皓首。而君轉少。何也。奉曰。偶然耳。又杜燮爲交州刺史。得毒病死。死已三

日奉時在彼。乃往與藥三丸。內在口中。以水灌之。使人捧舉其頭。搖而消之。須臾手足似動。顏色漸還。半日乃能起坐。後四日乃能語云。死時奄忽如夢。見有十數鳥衣人來收燹。上車去。入大赤門。徑以付獄中。獄各一戶。戶纔容一人。以燹內一戶中。乃以上從外封塞之。不復見外光。忽聞戶外人言云。太乙遣使來召杜燹。又聞除其戶上。良久引出。見有車馬赤蓋。三人共坐車上。一人持節呼燹上車。將還至門。而覺燹遂活。因起謝曰。甚蒙大恩。何以報効。乃爲奉起樓於庭中。奉不食他物。唯啖脯羹。飲少酒。燹一日三度設之。奉每來飲食。或如飛鳥騰空來。坐食了飛去。人每不覺。如是一年。燹燹去。燹涕泣留之不住。燹問欲何所之。莫要大船否。不曰。不用船。惟要一棺器耳。燹卽爲具之。至明日日中時。奉死。燹以其棺殯埋之。七日後。有人從容昌來。奉見囑云。爲謝燹好自愛。理燹聞之。乃政殯發棺視之。惟存一帛。一面畫作人形。一面丹書作符。後還豫章廬山下。居有一人中。有瘡疾。垂死。載以詣奉。叩頭求哀。之奉使病人坐一房中。以五重布巾蓋之。使勿動病者云。初聞一物來。舐

身痛不可忍。無處不腫。量此舌廣一尺許。氣息如牛。不知何物也。良久物去。奉乃往池中。以水浴之。遣去。告云。不久當愈。勿當風。十數日病者身亦無皮。甚痛。得水浴痛卽止。二十日皮生。卽愈。身如凝脂。後忽大旱。縣令丁士彥議曰。聞董君有道。當能致雨。乃自齋酒。肺見奉。陳大旱之意。奉曰。雨易得耳。因視屋曰。貧道屋皆見天。恐雨至何堪。令解其意。曰。先生但致雨。當爲立架好屋。明日士彥自將人吏百餘輩。運竹木起屋立成。方聚土作泥。擬數里取水。奉曰。不須爾。暮當大雨。乃止。至暮卽大雨。高下皆平方。民大悅。奉居山不種田。日爲人治病。亦不取錢。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萬餘株。鬱然成林。乃使山中百禽羣獸。遊戲其下。卒不生草。常如芸治也。後杏子大熟。於林中作一草倉。示時人曰。欲買杏者。不須報奉。但將穀一器置倉中。卽自往取一器杏去。常有人置穀來少。而取杏去多者。林中羣虎出吼。逐之大怖。急挈杏走路。傍傾覆。至家量杏一如穀多少。或有人偷杏者。虎逐之到家。嚙至死。家人知其偷杏。乃送還奉。叩頭謝過。乃却便活奉。每年貨杏

得穀。旋以賑救貧乏。供給行旅不逮者。歲二萬餘斛。縣令有女爲精邪所魅。醫療不效。乃投奉治之。若得女愈。當以侍巾櫛奉然之。卽召得一白巖長數丈。陸行詣病者門。奉使侍者斬之。女病卽愈。奉遂納女爲妻。久無兒息。奉每出行。妻不能獨住。乃乞一女養之。年十餘歲。奉一日竦身入雲中去。妻與女猶存其宅。賣杏取給。有欺之者。虎還逐之。奉在人間三百餘年。乃去。顏狀如三十時人也。

荀子訓

荀子訓者齊人也。少嘗任州郡。舉孝廉。除郎中。又從軍。除騎馬都尉。人莫知其有道。在鄉里時。唯行信讓。與人從事。如此三百餘年。顏色不老。人怪之。好事者追隨之。不見其所常服藥物也。性好清澹。常閒居讀易。小小作文。皆有意義。見比屋抱嬰兒。訓求抱之。失手墮地。兒卽死。鄰家素尊敬子。訓不敢有悲哀之色。乃埋瘞之。後二十餘日。子訓往問之。曰。復思兒否。鄰曰。小兒相命。應不合成人。死已積日。不能復思也。子訓因出外抱兒。還其家。其家謂是死。不敢受。子訓曰。但取之。無苦。故是汝本

兒也。兒識其母。見而欣笑。欲母取之。抱猶疑不信。子訓既去。夫婦共往視所埋兒。棺中惟有一泥兒。長六七寸。此兒遂得長成。諸老人鬚髮畢白者。子訓但與之對坐。共語宿昔之間。明且皆黑矣。京師貴人聞之。莫不虛心謁見。無緣致之。有年少與子訓鄰居。爲太學生。諸貴人作計。共呼太學生謂之曰。子勤苦讀書。欲規富貴。但召得子訓來。使汝可不勞而得矣。生許諾。便歸事子訓。灑掃供侍。左右數百日。子訓知意。謂生曰。卿非學道。焉能如此。生尙諱之。子訓曰。汝何不以實對。妄爲虛飾。吾已知卿意。諸貴人欲見我。我豈以一行之勞。而使卿不獲榮位乎。汝可還京。吾某日當往。生甚喜。辭至京。與貴人具說某日子訓當到。至期未發。生父母來詣子訓。子訓曰。汝恐吾忘。使汝兒失信。不仕邪。吾今食後。卽發。半日乃行二千里。既至。生急往拜迎。子訓問曰。誰欲見我。生曰。欲見先生者甚多。不敢枉屈。但知先生所至。當自來也。子訓曰。吾千里不倦。豈惜寸步乎。欲見者。語之。令各絕賓客。吾明日當各詣宅。生如言告諸貴人。各自絕客。灑掃至時。子訓果來。凡二十三家。各有一子訓。諸朝

士各謂子訓先到其家。明日至朝。各問子訓何時到宅。二十三人所見皆同時。所服飾顏貌無異。惟所言話。隨主人意答。乃不同也。京師大驚異。其神變如此。諸貴人並欲詣子訓。子訓謂生曰。諸貴人謂我重賤。八采故欲見我。今見我矣。我亦無所能論道。吾去矣。適出門。諸貴人冠蓋塞路而來。生具言適去矣。東陌上乘驛者是也。各走馬逐之不及。如此半日。相去常一里許。終不能及。遂各罷還。子訓至陳公家。言曰。吾明日中午當去。陳公問遠近行乎。曰。不復更還也。陳公以葛布單衣一送之。至時子訓乃死。屍僵手足交臂。上不可得伸。狀如屈鐵。屍作五香之芳氣。達於巷陌。其氣甚異。乃殯之棺中。未得出棺中。噲然作雷霆之音。光照宅宇。坐人頓伏良久。視其棺蓋。乃分裂飛於空中。棺中無人。但遺一隻履而已。須臾聞陌上有人馬簫鼓之聲。徑東而去。乃不復見。子訓去後。陌上數十里。芳香百餘日不歇也。

李常在

李常在者。蜀郡人也。少治道術。百姓累世奉事。計其年已四五百歲。而不老。常如五十許人。治病困者三月。微

者一日愈。在家有二男一女。皆已嫁娶。乃去。去時從其弟子曾家孔家各請一小兒。年皆十七八。家亦不知常在欲何去。卽遣送之。常在以青竹杖度二兒。遣歸置其家所臥之處。徑還。勿與家人語。二子承教。以杖歸家。家人了不見兒。兒去後。乃各見死在牀上。二家哀泣殯埋之。百餘日。弟子從鄆縣逢常在。將此二兒俱行。二兒與弟子泣語良久。各附書到二家。發棺視之。惟青竹杖耳。乃知非死。後三十餘年。居地肺山。更娶婦。常在先婦兒乃往尋求之。未至十日。常在謂後妻曰。吾兒欲來見。尋吾當去。可將金餅與之。及至。求父所在。婦以金與之。兒曰。父捨我去數十年。日夜思戀。聞父在此。故自遠來。覲省不求財也。乃止。三十日。父不還。兒乃欺其母曰。父不還。我去矣。至外藏於草間。常在還語婦曰。此兒詐言。如是常還。汝語之。汝長不復須我。我在法不復與汝相見。乃去。少頃。兒果來。母語之如此。兒自知不復見其父。乃泣涕而去。後七十餘年。常在忽去。弟子見在虎壽山下。居復娶妻有子。世世見之如故。故號之曰常在。

成仙公

成仙公者。諱武丁。桂陽臨武烏里人也。後漢時年十三。身長七尺。爲縣小吏。有異姿。少言。大度。不附人人。謂之癡。少有經學。不授於師。但有自然之性。時先被使京。還過長沙。郡投郵舍。不及。遂宿於野樹下。忽聞樹上人語。云向長沙市藥。平旦視之。乃二白鶴。仙公異之。遂往市。見二人。置白傘。相從而行。先生遂呼之。設食。食訖。使去。曾不顧謝。先生乃隨之行。數里。二人顧見先生。語曰。子有何求。而隨不止。先生曰。僕少出陋賤。聞君有濟生之術。是以侍從耳。二人相向而笑。遂出玉函。看素書。果有武丁姓名。於是與藥二丸。令服之。二人語先生曰。君當得地仙。遂令還家。明照萬物。獸聲鳥鳴。悉能解之。先生到家後。縣使送餉。府君周听。有知人之。見先生呼曰。汝何姓名也。對曰。姓成。名武丁。縣司小吏。府君異之。乃留在左右。久之。署爲文學主簿。嘗與衆共坐。聞羣雀鳴而笑之。衆問其故。答曰。市東車翻覆米。羣雀相呼。往食。遣視之。信然也。時郡中寮吏豪族。皆怪不應。引寒小之人。以亂職位。府君曰。此非聊輩所知也。經旬。日乃與先生居閣直。至年初元會之日。三百餘人。令先生行

酒。酒巡徧訖。先生忽以盃酒向東南噴之。衆客愕然。怪之。府君曰。必有所以。因問其故。先生曰。臨武縣火。以此救之。衆客皆笑。明日。司儀上事。稱武丁不敬。卽遣使往臨武縣驗之。縣人張濟上書。稱元日。慶集飲酒。晡時。火忽延燒廳事。從西北起。時天氣清澄。南風極烈。見陣雲自西北直聳而上。徑止縣。大雨火卽滅。雨中皆有酒氣。衆疑異之。乃知先生蓋非凡人也。後府君令先生出郡。城西立宅居止。只有母一小弟及兩小兒。比及二年。先生告病。四宿而殞。府君自臨殯之。經兩日。猶未成服。先生友人從臨武來於武昌岡上。逢先生。乘白驪。西行。友人問曰。日將暮。何所之也。答曰。暫往迷溪。斯須却返。我去向來。忘大刀在戶側。履在雞棲上。可過語家人收之。友人至其家。聞哭聲。大驚曰。吾向來於武昌岡。逢先生共語云。暫至迷溪。斯須當返。令過語家人收刀并履。何得爾乎。其家人云。刀履並入棺中。那應在外。卽以此事往啟府君。府君遂令發棺視之。不復見尸。棺中惟一青竹杖。長七尺許。方知先生託形仙去。時人謂先生乘驪於武昌岡。乃改爲驪岡。在郡西十里也。

茅君

茅君者。幽州人。學道於齊。二十年道成。歸家。父母見之。大怒曰。汝不孝。不親供養。尋求妖妄。流走四方。欲笞之。茅君長跪謝曰。某受命上天。當應得道。事不兩遂。遠遠供養。雖日多無益。今乃能使家門平安。父母壽考。其道已成。不可鞭辱。恐非小故。父怒不已。操杖向之。適欲舉杖。杖即摧成數十段。皆飛如弓激矢。中壁壁穿。中柱柱陷。父乃止。茅君曰。向所言正慮如此。邂逅中傷人耳。父曰。汝言得道。能起死人否。茅君曰。死人罪重惡積。不可得生。橫傷短折。即可起耳。父使爲之有驗。茅君弟在宦。至二千石。當之官。鄉里送者數百人。茅君亦在座。乃曰。余雖不作二千石。亦當有神靈之職。某月某日當之官。賓客皆曰。願奉送。茅君曰。願肯送。誠君甚厚意。但當空來。不須有所損費。吾當有以供待之。至期。賓客並至。大作宴會。皆青縑帳。下鋪重白氈。奇饌異果。芬芳羅列。妓女音樂。金石俱奏。聲震天地。聞於數里。隨從千餘人。莫不醉飽。及迎官來。文官則朱衣素帶。數百人。武官則甲兵旌旗。器仗耀日。結營數里。茅君與父母親族辭別。

乃登羽蓋車而去。麾幡翳鬱。駢虬駕虎。飛禽翔獸。躍覆其上。流雲彩霞。霏霏繞其左右。去家十餘里。忽然不見。遠近爲之立廟奉事之。茅君在帳中。與人言語。其出入或發人馬。或化爲白鶴。人有病者。往請福。常灸鷄子十枚。以內帳中。須臾一一擲出。還之。歸破之。若其中黃者。病人當愈。若有土者。卽不愈。常以此爲候。

巫炎

巫炎。字子都。北海人也。漢騎馬都尉。武帝出見子都於渭橋。其頭上鬱鬱紫氣。高丈餘。帝召問之。君年幾何。所得何術。而有異氣乎。對曰。臣年已百三十八歲。亦無所得。將行詔東方朔。使相此君有何道術。朔對曰。此君有陰道之術。武帝屏左右而問之。子都對曰。臣年六十五時。苦腰痛。腳冷。不能自溫。口乾舌苦。滲涕出。百節四肢疼痛。又痺不能久立。得此道以來。七十三年。今有子二十六人。身體雖勇。無所疾患。氣力乃如壯時。無所憂患。帝曰。卿不仁。有道而不聞於朕。非忠臣也。子都對曰。臣誠知此道爲真。然陰陽之事。宮中之利。臣子之所難言。又行之皆逆人情。能爲之者少。故不敢以聞。帝曰。勿謝。

戲君耳。遂受其法。子都後年百歲。服餌水銀。白日昇天。武帝頗行其法。不能盡用之。然得壽最長於先帝也。

趙瞿

趙瞿者。字子榮。上黨人也。得癩病。重垂死。或告其家云。當及生棄之。若死於家。則世子孫相蛀耳。家人爲作一年糧。送置山中。恐虎狼害之。從外以木砦之。瞿悲傷。自恨晝夜啼泣。如此百餘日。夜中忽見石室前。有三人問瞿何人。瞿度深山窮林之中。非人所行之處。必是神靈。乃自陳乞叩頭求哀。其人行諸砦中。有如雲氣。了無所礙。問瞿必欲愈病。當服藥。能否。瞿曰。無狀多罪。嬰此惡疾。已見疎棄。死在旦夕。若別足割鼻。而可活。猶所甚願。況服藥。豈不能也。神人乃以松子松柏脂各五升。賜之。告瞿曰。此不但愈病。當長生耳。服半可愈。愈卽勿廢。瞿服之。未盡病愈。身體強健。乃歸家。家人謂是鬼。具說其由。乃喜。遂更服之二年。顏色轉少。肌膚光澤。走如飛鳥。年七十餘。食雉兔皆嚼其骨。能負重。更不疲極。年百七十夜臥。忽見屋間光有如鏡者。以問左右。云不見。後一日一室內。盡明。能夜書文。再見面上有二人。長三寸。

乃美女也。甚端正。但小耳。戲其鼻上。如此二女。稍長大。至如人不復在面上。出在前側。常聞琴瑟之聲。欣然。權樂在人間三百餘年。常如童子顏色。入山不知所之。

王遙

王遙者。字伯遼。鄱陽人也。有妻無子。頗能治病。病無不愈者。亦不祭祀。不用符水針藥。其行治病。但以八尺布。屝敷坐於地。不飲不食。須臾病愈。便起去。其有邪魅作禍者。遙畫地作獄。因招呼之。皆見其形入在獄中。或狐狸。蠶地之類。乃斬而燒燔之。病者卽愈。遙有竹篋。長數寸。有一弟子姓錢。隨遙數十年。未嘗見遙開之一夜大雨晦暝。遙使錢以九節杖擔此篋。將錢出。冒雨而行。遙及弟子衣皆不溼。所行道非所曾經。又常有兩炬火導前。約行三十里許。登小山入石室。室中有二人。遙旣至。取弟子所擔篋發之。中有五舌竹簧三枚。遙自鼓一枚。以二枚與室中二人並坐鼓之。良久。遙辭去。收三簧皆納篋中。使錢擔之。室中二人出送。語遙曰。卿當早來。何爲久在俗間。遙答曰。我如是常來也。遙還家百日。天復雨。遙夜忽大治裝。遙先有葛單衣及葛布巾。已五十餘。

年未嘗著。此夜皆取著之。其妻卽問曰。欲捨我去乎。遙曰。暫行耳。妻曰。當將錢去不。遙曰。獨去耳。妻卽泣涕曰。爲且復少留。遙曰。如是還耳。因自擔篋而去。遂不復還。後三十餘年。弟子見遙在馬蹄山中。顏色更少。蓋地仙也。

劉憑

劉憑者。沛人也。有軍功。封壽光金鄉侯。學道於稷丘子常服石桂英。及中獄。石硫黃年三百餘歲。而有少容。尤長於禁氣。嘗到長安。諸賈人聞憑有道。乃往拜見之。乞得侍從。求見祐護。憑曰。可耳。又有百餘人隨憑行。并有雜貨。約直萬金。乃於山中逢賊數百人。拔刀張弓。四合圍之。憑語賊曰。汝輩作人。當念溫良。若不能展才布德。居官食祿。當勤身苦體。夫何有靦面目豺狼其心。相教賊道。危人利己。此是伏尸都市肉饜烏鳶之法。汝等弓箭當何所用。於是賊射諸客。箭皆反著其身。須臾之間。大風折木。飛沙揚塵。憑大呼曰。小物輩敢爾。天兵從頭刺殺。先造意者。憑言絕而衆兵一時頓地。反手背上。不能復動。張口短氣。欲死。其中首帥三人。卽鼻中出血。頭

裂而死。餘者或能語曰。乞放餘生。改惡爲善。於是諸客或斫殺者。憑禁止之。乃責之曰。本擬盡殺汝。猶復不忍。今赦汝。猶敢爲賊乎。皆乞命曰。便當易行。不敢復爾。憑乃勅天兵。赦之。遂各能奔走去。嘗有居人妻病邪魅。累年不愈。憑乃勅之。其家宅榜有泉水。水自竭。中有一蛟。枯死。又有古廟。廟間有樹。樹上常有光。人止其下。多遇暴死。禽鳥不敢巢其枝。憑乃勅之。盛夏樹便枯死。有大蛇長七八丈。懸其間而死。後不復爲患。憑有姑子。與人爭地。俱在太守坐。姑子少黨。而敵家多親助。爲之言者。四五十人。憑反覆良久。忽然大怒曰。汝輩敢爾。應聲有雷電霹靂。赤光照耀滿屋。於是敵人之黨。一時頓地。無所復知。太守甚怖。爲之跪謝曰。願君侯少寬威靈。當爲理斷。終不使差失。日移數丈。諸人乃能起。漢孝武帝聞之。詔徵而試之。曰。殿下有怪。輒有數十人。絳衣披髮。持燭相隨。走馬可效否。憑曰。此小鬼耳。至夜帝僞令人作之。憑於殿上。以符擲之。皆而捨地。以火燉口無氣。帝大驚曰。非此鬼也。朕以相試耳。乃解之。後入太白山中。數十年復歸鄉里。顏色更少。

左慈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明五經。兼通星氣。見漢祚將衰。天下亂起。乃嘆曰。值此衰亂。官高者危。財多者死。當世榮華不足。貪也。乃學道。尤明六甲。能使鬼神。坐致行廚。精思於天柱山中。得石室中九丹金液經。能變化萬端。不可勝記。魏曹公聞而召之。閉一石室中。使人守視。斷穀期年。乃出之。顏色如故。曹公自謂生民無不食道。而慈乃如是。必左道也。欲殺之。慈已知求乞骸骨。曹公曰。何以忽爾。對曰。欲見殺。故求去耳。公曰。無有此意。公却高其志。不苟相留也。乃爲設酒。曰。今當遠曠。乞分盃飲酒。公曰。善。是時天寒。溫酒尚熱。慈拔道簪以撓酒。須臾道簪都盡。如人磨墨。初公聞慈求分杯飲酒。謂當使公先飲。以與慈耳。而拔道簪以畫盃酒中。其間相去數寸。卽飲半。半與公。公不善之。未卽爲飲。慈乞盃自飲之。飲畢。以杯擲屋棟。杯懸搖動。似飛鳥俯仰之狀。若欲落而不落。舉坐莫不視杯。良久乃墜。旣而已失慈矣。尋問之。還其所居。曹公遂益欲殺慈。試其能免死否。乃勅收慈。慈走入羣羊中。而追者不分。乃數本羊。果餘一口。

乃知是慈化爲羊也。追者語主人。意欲待見先生。暫還無怯也。俄而有犬羊前跪而曰。爲審爾否。吏相謂曰。此跪羊慈也。欲收之。於是羣羊咸向吏言曰。爲審爾否。由是吏亦不復知慈所在。乃止。後有知慈處者。告公公。又遣吏收之。得慈。慈非不能隱。故示其神化耳。於是受執入獄。獄吏欲拷掠之。戶中有一慈。戶外亦有一慈。不知孰是。公聞而愈惡之。使引出市殺之。須臾忽失慈所在。乃閉市門而索。或不識慈者。問其狀。言眇一目。著青葛巾。青單衣。見此人便收之。及爾一市中。人皆眇目。著葛巾。青衣。卒不能分。公令普逐之。如見便殺。後有人見知便斬。以獻公。公大喜。及至視之。乃一束茅。驗其尸。亦亡。處所。後有人從荊州來。見慈。刺史劉表亦以慈爲惑衆。擬收害之。表出耀兵。慈意欲見其術。乃徐徐去。因又詣表云。有薄禮。願以餉軍。表曰。道人單僞。吾軍人衆。安能爲濟乎。慈重道之。表使視之。有酒一斗。器盛。肺一束。而十人共舉不勝。慈乃自取出之。以刀削肺投地。請百人奉酒及肺。以賜兵士。酒一盃。肺一片。食之如常。肺味凡萬餘人皆周足。而器中酒如故。肺亦不盡。坐上又有

賓客千人皆得大醉。表乃大驚無復害慈之意。數日乃委表去。入東吳。有徐墮者有道術。居丹徒。慈過之。墮門下有賓客車牛六七乘。欺慈云。徐公不在。慈知客欺之。便去。客卽見牛在楊樹杪。行適上樹。卽不見。下卽復見。行樹上。又車轂皆生荆棘。長一尺。斫之不斷。推之不動。客大懼。卽報徐公。有一老翁。眇目。見其不急之人。因欺之云。公不在。去後須臾。牛皆如此。不知何等意。公曰。咄咄。此是左公過我。汝曹那得欺之。急追可及。諸客分布逐之。及慈。羅布叩頭謝之。慈意解。卽遣還去。及至車牛等各復如故。慈見吳主孫討逆。復欲殺之。後出遊。請慈俱行。使慈行於馬前。欲自後刺殺之。慈在馬前。著木履。挂一竹杖。徐徐而行。討逆著鞭策馬。操兵逐之。終不能及。討逆知其有術。乃止。後慈以意告葛仙公。言當入霍山。合九轉丹。遂乃仙去。

李意期

李意期者。本蜀人。傳世見之。漢文帝時人也。無妻息。人欲遠行。速至者。意期以符與之。并丹書兩腋。下則千里。皆不盡日而還。或說四方國土宮觀市廛。人未曾見聞。

說者意不解。意期則爲撮土作之。但盈寸。其中物皆是。須臾消滅。或行不知所之。一年許復還。於是乞食得物。卽度與貧人。於成都角中作土窟居之。冬夏單衣。飲少酒。食肺及棗栗。劉玄德欲伐吳。報關羽之死。使意期。意期到。甚敬之。問其伐吳吉凶。意期不答。而求紙畫作兵馬器械十數萬。乃一一裂壞之。曰。咄。又畫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乃徑還去。備不悅。果爲吳軍所敗。十餘萬衆。纔數百人得還。甲器軍資略盡。玄德忿怒。遂卒於永安宮。意期少言。人有所問。略不對答。蜀人有憂患。往問之。凶吉自有常候。但占其顏色。若懽悅則善。慘感則惡。後入瑛瑯山中。不復見出也。

河上公

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字。漢文帝時。公結草爲菴于河之濱。帝讀老子經。頗好之。勅諸王及大臣皆誦之。有所不解。數事時人莫能道之。聞時皆稱河上公。解老子經義。旨乃使齋所不決之事。以問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也。帝卽幸其菴。躬問之。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域中四大。王居其一。子雖有道。猶朕民

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公卽撫掌坐躍。冉冉在虛空中。去地數丈。俛仰而答曰。余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臣之有。帝乃下車稽首曰。朕以不德。恭統先業。才小任大。憂於不堪。雖治世事。而心敬道。直以暗昧。多所不了。唯願道君有以教之。公乃授素書二卷。與帝曰。熟研之。此經所疑。皆了。不事多言也。余注此經以來。一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以示非其人。言畢失其所在。須臾雲霧晦冥。天地混合。帝甚貴之。論者以爲文帝好老子之言。世不能盡通。故神人特下教之。而恐漢文心未至信。故示神變。所謂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耶。

劉根

劉根者。字君安。京兆長安人也。少明五經。以漢孝成皇帝綏和二年。舉孝廉。除郎中。後棄世學道。入嵩高山石室。磬嶒峻絕之上。直下五千餘丈。冬夏不衣。身毛長一。二尺。其顏色如十四五歲人。深目多鬚。髻皆黃。長三四寸。每與坐。或時忽然變著高冠玄衣。人不覺換之時。衡府君自說先祖與根同歲者。至王莽時。頻使使者請根。

根不肯往。衡府君使府掾王珍問起居。根不答。再令功曹趙公往山達敬。根唯言謝府君。更無他言。後潁川太守高府君到官。郡民大疫。死者過半。太守家大小悉得病。高府君復遣珍往求根。請消除疫氣之術。珍叩頭述府君之言。根教言於太歲宮氣上。掘地深三尺。以沙着其中。及酒沃之。君依言。病者悉愈。疫氣尋絕。每用有效。後太守張府君以根爲妖。遣吏召根。擬戮之一府共諫。府君府君不解。如是諸吏達根。欲令根去。根不聽。府君使至請根。根曰。張府君欲吾何爲耶。閒當至耳。若不去。恐諸君招咎。謂卿等不敢來呼我也。根是日至府。時賓客滿座。府君使五十餘人持刀杖繩索而立。根顏色不。作。府君烈聲問根曰。若有何道術也。答曰。唯唯。府君曰。能召鬼乎。曰。能。府君曰。既能。卽可捉鬼至廳前。不爾當大戮。根曰。召鬼至易見耳。借筆硯及奏按。鎗鎗然作銅鐵之聲。聞於外。又長嘯。嘯音非常。清亮。聞者莫不肅然。衆客震悚。須臾。廳上南壁忽開數丈。見兵甲四五百人。傳呼赤衣兵數十人。齋刀劍。將一車直從壞壁中入來。又壞壁復如故。根勅下車上鬼。其赤衣便乃發車上披。

見下有一老翁老姥。大繩反縛囚之。懸頭廳前。府君熟視之。乃其亡父母也。府君驚愕流涕。不知所措。鬼乃責府君曰。我生之時。汝官未達。不得汝祿養。我死。汝何爲犯神仙尊官。使我被收困辱如此。汝何面目以立人間。府君下階叩頭。向根伏罪受死。請求赦先人。根勅五百兵將囚出。散遣之。車出去。南壁開。後車過。壁復如故。既失車所在。根亦隱去。府君惆悵恍惚。狀若發狂。妻登時死。良久乃蘇。云見府君家先捉者大怒言。汝何故犯神仙尊官。使我見收。今當來殺汝。其後一月。府君夫婦男皆卒。府掾王珍數得見。數承顏色。愴然時。伏地叩頭。請問根學仙時本末。根曰。吾昔入山精思。無所不到。後如華陰山。見一人乘白鹿車。從者十餘人。左右玉女四人。執采旄之節。皆年十五六。余載拜稽首。求乞一言。神人乃告余曰。爾聞有韓衆否。答曰。實聞有之。神人曰。我是也。余乃自陳曰。某少好道。而不遇明師。頗習方書。按而爲之多不驗。豈根命相不應度世也。有幸今日得遇大神。是根宿昔夢想之願。願見哀憐。賜其要訣。神未肯告。余乃流涕自搏。重請神人曰。坐。吾將告汝。汝有仙

骨。故得見吾耳。汝今髓不滿。血不煖。氣少腦減。筋息肉沮。故服藥行氣。不得其力。必欲長生。且先治病。十二年乃可服仙藥耳。夫仙道有昇天躡雲者。有遊行五岳者。有服食不死者。有屍解而仙者。凡修仙道。要在服藥。藥有上下。仙有數品。不知房中之事。及行氣導引并神藥者。亦不能仙也。藥之上者。有九轉還丹。太乙金液。服之皆立登天。不積日月矣。其次有雲母。雄黃之屬。雖不即乘雲駕龍。亦可役使鬼神。變化長生。次乃草木諸藥。能治百病。補虛駐顏。斷穀益氣。不能使人不死也。上可數百歲。下卽全其所稟而已。不足久賴也。余頓首曰。今日蒙教。乃天也。神人曰。必欲長生。先去三尸。三尸去。卽志意定。嗜慾除也。乃以神方五篇見授。云。伏尸常以月望晦朔上天。白人罪過。司命奪人算。使人不壽。人身中神欲得人生。而尸欲得入死。人死則神散。無形之中而成鬼。祭祀之則得歆饗。故欲人死也。夢與惡人鬪爭。此乃尸與神相戰也。余乃從其言。合服之。遂以得仙。珍又每見根書符了。有所呼召。似人來取。或數聞推問。有人對答。及聞鞭撻之聲。而悉不見其形。及地上時時有血。莫

測其端也。根乃教珍守一行氣存神坐三綱六紀謝過上名之法。根後入鷄頭山仙去。

葛玄

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金液仙經。未及合作。常服餌。尤長於治病。鬼魅皆見形。或遣或殺。能絕殺連年不饑。能積薪烈火而坐其上。薪盡而衣冠不灼。飲酒一斛。便入深泉。湖中臥酒解。乃出身不濡濕。玄備覽五經。又好談論好事。少年數十人從玄遊學。嘗船行。見器中藏書。北符數十枚。因問此符之驗。能爲何事。可得見否。玄曰。符亦何所爲乎。卽取一符投江中。順流而下。客曰。此無足異也。又取一符投江中。逆流而上。曰。何如。客曰。異矣。又取一符投江中。停立不動。須臾。下符上。上符下。三符合一處。玄乃取之。又江邊有一洗衣女。玄謂諸少年曰。吾爲卿等走此女。何如。客曰。善。乃投一符于水中。女便驚走。數里許不止。玄曰。可以止矣。復以一符投水中。女卽止。還。人問女何怖而走。答曰。吾自不知何故也。玄常過主人。主人病。祭祀道精。主人使玄飲酒。精人言語不遜。玄大怒曰。奸鬼敢爾。敕五伯曳精人縛柱。

鞭脊。卽見如有人牽精人出者。至庭抱柱解衣投地。但聞鞭聲。血出流漓。精人故作鬼語乞命。玄曰。赦汝死罪。汝能令生人病愈否。精人曰。能。玄曰。與汝三日期。病者不愈。當治汝。精人乃見放。玄嘗行過廟。此神常使往來之人。未至百步。乃下騎。乘中有大樹數十株。上有衆鳥。莫敢犯之。玄乘車過不下。須臾有大風。迴逐玄車。塵埃漫天。從者皆辟易。玄乃大怒曰。小邪敢爾。卽舉手止風。風便止。玄還以符投廟中。樹上鳥皆墮地而死。後數日。廟樹盛夏皆枯。尋廟屋火起。焚燒悉盡。玄見賣魚者在。水邊。玄謂魚主曰。欲煩此魚至河伯處可乎。魚人曰。魚已死矣。何能爲。玄曰。無苦也。乃以魚與玄。玄以丹書紙。納魚腹。擲魚水中。俄頃魚還躍上岸。吐墨書青色。如大葉而飛去。玄常有賓後來者。出迎之。坐上又有一玄。與客語。迎送亦然。時天寒。玄謂客曰。貧居不能人人得爐火。請作火共使得煖。玄因張口吐氣。赫然火出。須臾滿屋。客盡得如在日中。亦不甚熱。諸書生請玄作可以戲者。玄時患熱。方仰臥。使人以粉粉身。未及結衣。答曰。熱甚。不能起。作戲。玄因徐徐以腹揩屋棟。數十過。還復牀。

上。及下。冉冉如雲氣。腹粉着屋棟。連日猶在。玄方與客對食。食畢。漱口中飯。盡成大蜂。數百頭。飛行作聲。良久。張口。羣蜂還飛入口中。玄嚼之。故是飯也。玄手拍牀。蝦蟇及諸蟲。飛鳥。燕雀。魚鼈之屬。使之舞。皆應絃節。如人。玄止之。卽止。玄冬中能爲客設生瓜。夏致冰雪。又能取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玄徐徐以器於上。呼錢出。於是一一飛從井中出。悉入器中。玄爲客致酒。無人傳杯。杯自至人前。或飲不盡。杯亦不去。畫流水卽爲逆流。十丈許。于時有一道士。頗能治病。從中國來。欺人言我數百歲。玄知其誑。後會衆坐。玄謂所親曰。欲知此公年否。所親曰。善。忽有人從天上下。舉座矚目。良久集地。着朱衣。進賢冠。入至此道士前曰。天帝詔問公之比年幾許。而欺誑百姓。道士大怖。下牀長跪。答曰。無狀。實年七十。三玄因撫手大笑。忽然失朱衣。所在道士大慚。遂不知所之。吳大帝請玄相見。欲加榮位。玄不聽。求去不得。以客待之。常共遊宴。坐上見道間人民。請雨。帝曰。百姓請雨。安可得乎。玄曰。易得耳。卽使書符著社中。一時之間。天地晦冥。大雨流注。中庭平地水尺餘。帝曰。水寧可使

有魚乎。玄曰。可。復書符水中。須臾有大魚百許頭。亦各長一二尺。走水中。帝曰。可食乎。玄曰。可。遂使取治之。乃眞魚也。常從帝行舟。遇大風。百官船無大小。多濡沒。玄船亦淪失。所在帝歎曰。葛公有道。亦不能免此乎。乃登四望山。使人鈎船。船沒已經宿。忽見玄從水上來。旣至。尙有酒色。謝帝曰。昨因侍從而伍子胥見彊。幸過。卒不得捨去。煩勞至尊。暴露水次。玄每行。卒逢所親。要于道間樹下。折草刺樹。以杯器盛之。汁流如泉。杯滿卽止。飲之。皆如好酒。又取土石草木以下酒。入口皆是鹿脯。其所刺樹。以杯承之。杯至卽汁出。杯滿卽止。他人取之。終不爲出也。或有請玄。玄意不欲往。主人彊之。不得已。隨去。行數百步。玄腹痛止而臥地。須臾死。舉頭頭斷。舉四肢。四肢斷。更臭爛。蟲生。不可復近。請之者。遽走告玄家。更見玄故在堂上。此人亦不敢言之。走還向玄死處。已失玄尸所在。與人俱行。能令去地三四尺。仍並而步。又玄遊會稽。有賈人從中國過神廟。廟神使主簿。敎語賈人曰。欲附一封書與葛公爲致之主簿。因以函書。擲賈人船頭。如釘着。不可取。及達會稽。卽以報玄。玄自取之。

即得語。弟子張大言曰。吾為天子所逼留。不違作大隱。今當尸解。八月十三日。日中時當發。至期。玄衣冠入室。臥而氣絕。其色不變。弟子燒香守之。三日。夜半忽大風起。發屋折木。聲如雷。炬滅良久。風止。忽失玄所在。但見委衣床上。帶無解者。且問隣家。隣家人言了無大風。風止。止一宅。籬落樹木皆敗拆也。

郭玄

郭澄

許允婦 又見世說新語

許允婦是阮德如妹。奇醜。交禮竟。許永無復入理。桓範勸之曰。阮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宜察之。許使入見。婦即出提裾裙待之。許謂婦曰。婦有四德。卿有幾。答曰。新婦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其有幾。許曰。皆備。婦曰。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許有慙色。遂雅相敬重。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帝遣虎賁收允。婦出閤戒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至。明帝核之。允答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願陛下檢校為稱職與否。若不稱職。臣宜受其罪。既檢校。皆其人。於是乃釋允。舊服敗壞。乃賜新衣。初被收。舉家號哭。允新婦自云。無憂。尋還作粟。

粥待之。須臾允至。

王渾妻鍾 又見世說新語

王渾妻鍾。生女甚賢明。合武子為姊。擇嘉婿。而未有其人。兵家子有才。欲以妻之。獨與之議。初不告。事定乃白。母曰。誠是地也。自可貴。要當令我見之。於是武子合此兵與羣小雜處。使母微察之。母曰。刑衣者汝可拔乎。武子曰。是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非長年不足展其才用。觀其形骨。恐不可與婚。數年果死。

玄中記

郭氏名闕

姑獲鳥

姑獲鳥。夜飛盡藏。蓋鬼神類。衣毛為飛鳥。脫毛為女人。名曰帝少女。一名夜遊。一名鈎星。一名隱飛鳥。無子。喜取人子養之。以為子。人養小兒。不可露其衣。此鳥度即取兒也。有小兒之家。即以血點其衣。以為誌。故世人名為鬼鳥。荊州為多。昔魯章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人。不知是鳥。匍匐往。先得其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諸鳥。鳥各走。就毛衣衣之。飛去。一鳥獨不得去。男子取以為婦。生三女。其母後令女問父。知衣在積稻下。得之。衣之而飛。

去。後以衣迎三女。三女兒得衣亦飛去。今謂之鬼車。

九江記

何晏

王植

王植。新贛人也。乘舟過襄江。時晚日遠眺。謂友朱壽曰。此中昔楚昭王獲萍實之處。仲尼言童謠之應也。壽曰。他人以童謠爲偶然。而聖人必知之。言訖。見二人自岸下。青衣持蘆杖。謂植曰。卿來何自。植曰。自新贛而至。於此。爾二人曰。觀君皆儒士也。習何典教。植壽曰。各習詩禮。二人且笑曰。尼父云子不語神怪。又云敬鬼神而遠之。何也。壽曰。夫子聖人也。不言神怪者。恐惑典教。又言敬鬼神而遠之者。以戒褻倫。其意在奉宗之孝。二人曰。善。又曰。卿信乎。曰。然。二人曰。我實非鬼神。又非人類。今日偶與卿談。乃天使也。又謂植曰。明日此岸有李環戴政俱商徒。以利剝萬民。所貪未已。上帝惡欲懲其罪。於三日內。卿無此泊。慎之。言訖沒於江。壽植但驚異之。未明何怪也。及明。植謂壽曰。有此之不祥。可移於遠矣。乃牽舟於上流。五百餘步。纜訖。見十餘大舟。自上流而至。果泊於植本處。植曰。可便詳問其故。要知姓字。於是壽

杖策而問之。二商姓字果如其所言。壽心驚曰。事定矣。乃謂植曰。夫陰晦之間。惡人之不善。今夕方信之矣。植曰。夫言幽明者。以幽有神。而神之明。奈何不信乎。時晉恭帝元熙元年七月也。八日至十日。果有大風雷雨。而二商一時沉溺。植初聞二人之言。私告於人。及是其觀者有數百人。內有耿譚者。年七十。素諳土事。謂植曰。此中有二蛟如青蛇。長丈餘。往往見於波中。時化遊於洲渚。然亦不甚傷物。卿所見二人青衣者。恐是此蛟有靈。奉上帝之命也。

陸社兒

陸社兒者。江夏民。常種稻於江際。夜歸。路逢一女子。甚有容質。謂社兒曰。我昨自縣前來。今欲歸浦里。願投君宿。然辭色甚有憂容。社兒不得已。同歸。閉室共寢。未幾。便聞暴風震雷。電光明照。社兒但覺此女驚惶。制之不止。須臾。雷震只在簾前。社兒寢室有物突開。乘電光。見一大毛手。擎此女去。社兒仆地。絕而復蘇。及明。鄰里異而問之。社兒告以女子投宿之事。少頃。鄉人有渡江來者云。此去九里。有大蛟龍。無首。長百餘丈。血流注地。盤

泊數畝。有千萬禽鳥。臨而噪之也。

顧保宗

顧保宗。字世嗣。江夏人也。每釣魚江中。嘗夏夜於草堂。臨月未臥。忽有一人。鬚髮皓然。自稱爲翁。有如漁父。直至堂下。乃揖保宗。便箕踞而坐。唯哭而已。保宗曰。翁何至不語良久。謂保宗曰。陸行甚困。言不得速。保宗曰。翁適何至。今何往。答曰。來自江州。復歸江夏。言訖。又哭。保宗曰。翁非異人乎。答曰。我實非人。以君閑退。故來相語。保宗曰。野人漁釣。用釋勞生。何閑退之有。答曰。世方兵亂。閑退何詞。保宗曰。今世清平。亂當何有。答曰。君不見桓玄之志也。保宗因問。若是有兵。可言歲月否。翁曰。今不是。隆安五年耶。保宗曰。是。又屈指復哭。謂宗曰。後年易號。復一歲。桓玄盜國。盜國未幾。爲卯金所敗。保宗曰。卯金爲誰。答曰。君當後識耳。言罷。復謂保宗曰。不及二十稔。當見大命變革。保宗曰。翁遠至何所食。答曰。請君常食。保宗因命筆記之。翁食訖。謂保宗曰。今夕奉使。須向前江。來日平旦。幸願觀之。又曰。百里之中。獨我偏異。故屢災祥。我等是也。宗曰。未審此言。何以驗之。答曰。兵

甲之兆也。言訖乃出。保宗送之於戶外。乃訣去。及曉。宗遂臨江觀之。聞水風漸急。魚皆出浪。極目不知其數。觀者相傳。首尾百餘里。其中有大白魚。長百餘丈。驪首四。俾移時乃沒。是歲隆安五年六月十六日也。保宗大異之。後二歲。改隆安七年爲元興。元興二年十一月壬午。桓玄果篡位。三年二月。建武將軍劉裕起義兵。滅桓玄。復晉安帝位。後十七年。劉裕受晉禪。一如魚之所言。

壬子年拾遺記

王嘉

龍門山

禹鑿龍關之山。亦謂之龍門。至一空巖。深數千里。幽闇不可復行。禹負火而進。有獸狀如豕。銜夜明之珠。其光如燭。又有青色犬。行吠於前。禹計行十餘里。迷於晝夜。旣覺。漸明。見向來豕犬。變爲人形。皆著玄衣。又見一神人。禹因與之語。神卽示禹八卦之圖。列於金板之上。又有八神侍於此。圖之側。禹問曰。華胥生聖子。是汝邪。答曰。華胥是孔江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簡以授禹。簡長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時之數。使度量天地。禹卽執持此簡。以平定水土。授簡披圖。蛇身之神。則羲皇之身也。

延娟延娛

周昭王二十年東歐貢女。一曰延娟。二曰延娛。俱辯麗詞巧能歌笑步塵無跡。日中無影。及王遊江漢。與二女俱溺。故江漢之間至今思之。乃立祠於江上。後十年人每見二女擁王泛舟。戲於水際。至暮春上巳之日。櫻集祠間。或以時鮮甘果採蘭杜包裹之。以沈於水中。或結五色綵以包之。或以金鐵繫其上。乃蛟龍不侵。故祠所號招祇之祠。

金莖草

晉武帝為撫軍時。府內後堂砌下。忽生異草三株。莖黃葉綠。若總金抽翠。花條苒弱。狀如金莖。時人未得知。是何芬瑞也。故隱蔽不聽外人窺。厥有羌人姓姚名馥。字世芬。充廐養馬。妙解陰陽之術。云此草以應金德之瑞。馥年九十歲。姚襄即其祖也。馥好讀書嗜酒。每醉歷月不醒。於醉時好言王者興亡之事。善戲笑滑稽。無窮常歎云。九河之水不足以為蒸薪。七澤麋鹿不足以充庖俎。每言凡人稟天地精靈。不知飲酒者直動肉含氣耳。何必土木之偶。而無心識乎。好啜濁糟。恆言渴於醇酒。

羣輩常弄狎之。呼為渴羌。及晉武踐位。忽見馥立於階下。帝奇其個儻。擢為朝歌邑宰。馥辭曰。氏羌異域。遠隔風化。得遊中華。已為殊幸。請辭朝歌之縣長。充馬圍之役。時賜美酒以樂餘年。帝曰。朝歌郡紂之故都。地有酒池。故使老羌不復呼渴。馥於階下高聲而應曰。馬圍老羌漸染皇教。溥天夷貊皆為王臣。今者歡酒池之樂。受朝歌之地。更為殷紂之比乎。帝撫玉几大悅。即遷為酒泉太守。其地有清泉。其味如酒。馥乘醉而拜受之。遂為善政。民為立生祠。後以府第賜張華。猶有此草。故茂先金莖賦云。擢九莖於漢庭。美二株於茲館。貴表祥乎金德。名比類而相亂。至惠帝咸熙元年。三株草化為樹。條葉似楊。樹高五尺。以應三楊擅權之事。時有楊雋弟瑤弟濟。號曰三楊。醉羌之驗也。

漢太上皇

漢太上皇微時。常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其字雖難識。疑是般高宗伐鬼方時作此物也。太上皇遊豐沛山澤中。窮谷裏有人歐冶鑄。上皇息其傍。問曰。此鑄何器。工人笑而答曰。為天子鑄劍。勿泄言。上皇謂為戲言。了無

疑色。工曰。今所鑄鐵。鋼礪難成。若得翁腰間佩刀。雜而冶之。卽成神器。可以尅定天下。星精爲輔佐。以殲三猾。水衰火盛。此爲異兆也。上皇曰。余有此物。名爲七首。其利難儔。水斷虬龍。陸斬虎兇。魑魅魍魎。莫能逢之。削玉鑄金。其刃不卷。工人曰。若不得此七首。以和鑄。雖歐冶專精。越工砥鐔。終爲鄙器。上皇卽解腰間七首。以投於罏中。俄而烟燄衝天。日爲之晝闇。及乎劍成。殺三牲。饗祭之。鑄工問上皇。何時得此七首。曰。秦昭襄王之時。余行逢一野人於路。授余云。殷時靈物。世世相傳。上有古書記其年月。及劍成。工人視之。其銘尙存。叶前疑也。工人卽持劍。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高祖長佩於身。以殲三猾。及天下已定。授呂后藏於寶庫之中。守藏者見白氣如雲。出於戶外。如龍蛇。改其庫名曰靈金藏。及諸呂擅權。白氣亦滅。及惠帝卽位。以此庫貯禁兵器。改曰靈金內府。

王溥

後漢永初三年。國用不足。令民吏入錢者。得爲官。瑯琊王溥。其先吉爲昌邑中尉。溥奕世衰陵。及安帝時。家貧。

無貲。不得仕。乃挾竹簡。搖筆洛陽市。傭書爲人。美形貌。又多文詞。儻其書者。丈夫賜其衣冠。婦人遺其金玉。一日之中。衣寶盈車而歸。積粟十廩。九族宗親。莫不仰其衣食。洛陽稱爲善而富也。溥先時家貧。穿井得鐵印。銘曰。儲力得富。至億庾。一十三田。軍門主溥。以得錢。輸官得中壘校尉。三田一土。壘字。校尉掌北軍壘門。故曰軍門主也。

後漢靈帝

靈帝初平三年。於西園起裸遊館十間。採綠苔以被階。引渠水以遠砌。周流澄澈。乘小舟以游漾。宮人乘之。選玉色輕體者。以執篙楫。搖蕩於渠中。其水清淺。以盛夏之時。使舟覆沒。視宮人玉色。奏招商七言之歌。以來涼氣也。其歌曰。涼風起兮。日照渠。青荷晝。偃葉夜舒。唯日不足。樂有餘。清絃流管。歌玉鳥。千年萬歲喜難渝。渠中植蓮大如蓋。枝長一丈。南國所獻也。其葉夜舒。晝捲。一葉有四蓮叢生。名曰夜舒荷。亦言日出見葉舒。亦名望舒荷。帝乃盛夏避暑於裸遊館。長夜飲宴。帝嘆曰。使萬年如此。則爲上仙矣。宮人年二七以上。三六以下。皆觀。

敷而解上衣。或共裸浴。西域所獻茵堠香。爇爲浴湯。宮人以之沐浴。浴畢。餘汁入渠。名曰流香渠。又欲內盞爲雞鳴。於館北起雞鳴堂。多畜雞。每醉樂。迷於天曉。內閣競作雞鳴。以亂真聲也。仍以炬燭投於殿下。帝乃驚寤。及董卓破京師。收其美人。焚其堂館。至魏成熙中。於先帝投燭處。溟溟有光如星。後人以爲神光。於此地建屋。名曰餘光祠。以祈福。至魏明之末。乃掃除焉。

吳夫人

吳主趙夫人。趙達之妹也。善畫。巧妙無雙。能於指間以彩絲織爲雲龍虬鳳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宮中謂之機絕。孫權常嘆魏蜀未夷。軍旅之際。思得善畫者。使圖作山川地勢軍陣之像。達乃進其妹。權使寫九州江湖方嶽之勢。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滅。不可久寶。妾能刺繡。列萬國於方帛之上。寫以五嶽河海城邑行陣之形。乃進於吳主。時人謂之針絕。雖棘刺木猴。雲梯飛鷺。無過此麗也。權居昭陽宮。倦暑。乃褰紫綃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貴也。權使夫人指其意思焉。答曰。妾欲窮慮盡思。能使下絹帷而清風自入。視外無有蔽礙。列侍者

飄然自涼。若馭風而行也。權稱善。夫人乃析髮。以神膠績之。神膠出鬱夷國。接弓弩之斷絃者。百斷百續。乃織爲羅縠。累月而成。裁之爲幔。內外視之。飄飄如煙氣。輕動而房內自涼。時權尙在軍旅。常以此幔自隨。以爲征幕。舒之則廣。縱數丈。卷之則可內於枕中。時人謂之絲絕。故吳有三絕。四海無儔。其妙。後有貪寵求媚者。言夫人幻耀於人主。因而致退黜。雖見疑。猶存錄其巧工。及吳亡。不知所在。

淫淵浦

日南之南。有淫泉之浦。言其水浸淫從地而出。以成淵。故曰淫淵也。或言此泉甘軟。男女飲之則淫。其水小處可濫觴。塞涉大處可方舟。沿源隨流。屈直其水激石之聲。似人之歌笑。聞者令人淫動。故俗謂之淫泉。時有鳧鴈。色如金。羣飛戲於沙瀨。羅者得之。乃真金鳧也。昔秦破鄜山之墳。行野者見金鳧向南面。飛至淫泉。寶鼎元年。張善爲日南太守。郡民有得金鳧。以獻太守。張善善博識多通。考其年月。卽是秦始皇墓金鳧也。昔始皇爲塚。斂天下瓊異。生殉工人。傾遠方奇寶於塚中。爲江海

川瀆及列山嶽之形。以沙棠沉檀爲舟楫。金銀爲鳧鴈。以琉璃雜寶爲龜魚。又於海中作玉象鯨魚。銜火珠爲星。以代膏燭。光出塚間。靈之偉也。皆生埋巧匠於塚裏。又列燈燭如皎日焉。先所埋工匠於塚內。至被開時。皆不死。巧人於塚裏。琢石爲龍鳳仙人之像。及作碑辭。讚漢初發此塚。驗諸史傳。皆無列仙龍鳳之製。則知生埋匠者之所作也。後人更寫此碑文。而辭多怨酷之言。乃謂怨碑。史記略而不錄矣。

師延

師延者。殷之樂工也。自庖皇以來。其世遵此職。至師延。精述陰陽。曉明象緯。終莫測其爲人。世載遼絕。而或出。或隱。在軒轅之世。爲司樂之官。及乎殷時。總修三皇五帝之樂。撫一絃之琴。則地祇皆升。吹玉律。則天神俱降。當軒轅之時。已年數百歲。聽衆國樂聲。以審世代興亡之兆。至夏末。抱樂器以奔殷。而紂淫於聲色。乃拘師延於陰宮之內。欲極刑戮。陰宮囚人之所。師延既被囚。繫。奏清商流徵調角之音。司獄者以聞於紂。猶嫌曰。此乃淳古遠樂。非余可聽悅也。猶不釋師延。乃更奏迷魂

淫魄之曲。以歡修夜之娛。乃得免炮烙之害。聞周武王興師。乃越漢流而逝。或云其本死於水府。故晉衛之人鑄石鑄金圖畫。以象其形。立祠不絕矣。

薛夏

薛夏。天水人也。博學絕倫。母孕夏之時。夢有人遺一篋。衣云。夫人必生賢明之子。爲帝王所宗。母記其夢之時。及生夏。年及弱冠。才術過人。魏文帝與之講論。彌日不息。辭華旨暢。應對如流。無有凝滯。帝曰。昔公孫龍稱爲辯捷。而迂誕誣妄。今子所說。非聖人言。不談。則子游子貢之儔。不能過也。若仲尼在魏。復爲入室焉。帝手製書。與夏題云。入室生位。至祕書丞。居甚貧。帝解御衣以賜之。以符先夢。名冠當時。爲一代高士。

申毒國道人

燕昭王七年。沐骨之國來朝。則申毒國之一名也。有道術人。名尸羅。其年云百四十歲。荷錫持瓶。云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喜衛惑之術。於其指端出浮圖十層。高三尺。乃諸天神仙。巧麗特絕。列幢蓋。舞繞塔而行。人皆長五六分。歌唱之音。如真人矣。尸羅飲水爲雲。露閣

數里間。俄而復吹爲疾風。雲霧皆止。又吹指上浮圖。漸入雲裏。又於左耳出青龍。右耳出白虎。始出之時。纔一。二寸。稍至八九尺。俄而風至雲起。卽以一手揮之。卽龍虎皆入耳中。又張口向日。則見人乘羽蓋。駕螭鶴。直入於口內。復以手抑胸上。而聞衣袖之中。轟轟雷聲。更張口。則向見羽蓋螭鶴。相隨從口中而出。尸羅常坐日中。漸漸覺其形小。或化爲老叟。或變爲嬰兒。倏忽而死。香氣盈室。時有清風來吹之。更生如向之形。呪術術惑神怪無窮。

劉向

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黑衣。植青藜之杖。扣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人乃吹杖端。赫然火出。因以照向。具說開闢以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辭說繁廣。向乃裂裳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向請問姓名。云我太一之精。天帝聞金卯之子。有博學者。下而教焉。乃出懷中所牒。有天文地圖之書。余略授子焉。向子歆。從向授其術。向亦不悟此人也。

田疇

田疇北平人也。劉虞爲公孫瓚所害。疇追慕無已。往虞墓。設雞酒之禮。哭之音動林野。翔鳥爲之悽鳴。走獸爲之悲吟。疇臥於草間。忽有人通云。劉幽州來。欲與田子秦言生平之事。疇神悟遠識。知是劉虞之魂。旣進而拜。疇泣不自止。因相與進雞酒。疇醉。虞曰。公孫瓚購求子甚急。宜竄伏避害。疇對曰。君臣之道。生則盡其義。今見君之靈。願得同歸九泉。骨且不朽。安可逃乎。虞曰。子萬古之高士也。深慎爾儀。奄然不見。而疇醉亦醒。

蜀甘后

蜀先主甘后。沛人。生於賤微。里中相者云。此女後貴。位極宮掖。及后生而體貌特異。年至十八。玉質柔肌。態媚容冶。先主致后於白綃帳中。於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晝則講說軍謀。夕則擁后而玩玉人。常稱玉之所貴。比德君子。況爲人形。而可不玩乎。甘后與玉人潔白齊潤。觀者殆相亂惑。嬖寵者非唯嫉甘后。而亦妬玉人。后常欲琢毀壞之。乃戒先主曰。昔子罕不以玉爲寶。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安以妖玩經懷。凡誣惑生疑。勿復進焉。先主乃撤玉人。

像。嬖者皆浪。當時君子以廿后爲神智婦人。

石崇婢鬻風

石季倫所愛婢名鬻風。魏末於胡中買得之。年始十歲。使房內養之。至年十五。無有比其容貌。特以姿態見美。妙別玉聲。能觀金色。石氏之富。財比王家。嬌侈當世。珍寶瑰奇。視如瓦礫。聚如糞土。皆殊方異國所得。莫有辨識其處者。使鬻風別其聲色。並知其所出之地。言西方北方。玉聲沈重。而性溫潤。佩服益人性靈。東方南方。玉聲清潔。而性清涼。佩服者利人精神。石氏侍人美豔者數千人。鬻風最以文辭擅愛。石崇常語之曰。五百年之後。當指白日以汝爲殉。答曰。生愛死離。不如無愛。妾得爲殉。身其何朽。於是彌見寵愛。崇常擇美容姿相類者數十人。裝飾衣服。大小一等。使忽視不相分別。常侍于側。使鬻風調玉以付工人。爲倒龍之珮。縈金爲鳳冠之釵。刻玉爲倒龍之勢。鑄金像鳳凰之形。結袖繞楹而舞。晝夜相接。謂之常舞。若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聽珮聲。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金色豔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也。使數十人各含異香。使行而笑語。則口氣從風而颺。

又飾沈水之香如塵末。布致象牀上。使所愛踐之。無跡。卽賜珍珠百粒。若有跡者。則節其飲食。令體輕弱。乃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粒真珠。及鬻風年三十。妙年者爭嫉之。或言胡女不可爲羣。競相排毀。崇受譖潤之言。卽退鬻風爲房老。使主羣少。乃懷怨。懟而作五言詩。詩曰。春華誰不羨。卒傷秋落時。哽咽追自泣。鄙退豈所期。桂芬徒自蠹。失愛在蛾眉。坐見芳時歇。憔悴空自嗤。石氏房中並歌此爲樂曲。至晉末乃止。

玄天二女

燕昭王卽位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波。一名提謨。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而窈窕。絕古無倫。或行無影跡。或積年不饑。昭王處以單綺華幄。飲以瑤珉之膏。飴以丹泉之粟。王登崇霞臺。乃召二人來側。時香風欬起。徘徊翔舞。殆不自支。王以纓縷拂之。二人皆舞容冶妖麗。靡於翔鸞。而歌聲輕颺。乃使女伶代唱其曲。清響流韻。雖飄梁動塵。未足加焉。其舞一名縈塵。言其體輕與塵相亂。次曰集羽。言其婉轉若羽毛之從風也。末曰旋懷。言其支體緬曼。若人懷袖也。乃設鱗文。

之席散華蕪之香。香出波弋國。浸地則土石皆香。着朽木腐草莫不蔚茂。以薰枯骨則肌肉皆生。以屑鋪地厚四五尺。使二人舞其上。彌日無跡。體輕故也。時有白鸞孤翔。銜千莖穉。穉於空中。自生花。實落地卽生根。葉一歲百穫。一莖滿車。故曰盈車嘉穉。麟文者錯雜衆寶。以爲席也。皆爲雲霞麟鳳之狀。昭王復以衣袖麾之。舞者皆止。昭王知爲神異。處於崇霞之臺。設枕席以寢。讖遣人以衛之。王好神仙之術。故玄天之女託形作二人。昭王之末。莫知所在。或遊於江漢。或在伊洛之濱。遍行天下。乍近乍遠也。

趙高

秦王子嬰嘗寢於望夷宮。夜夢有人身長十丈。鬢髮絕偉。納玉鳥而乘丹車。駕朱馬。至宮門云。欲見秦王嬰。闢者許進焉。子嬰乃與之言。謂嬰曰。予是天使也。從沙邱來。天下將亂。當有欲誅暴者。翌日乃起。子嬰旣疑趙高。因囚高於咸陽獄。納高於井中。七日不死。更以鑊煮之。亦七日不沸。戮之子嬰。問獄吏曰。高其神乎。獄吏曰。初囚高之時。見高懷有一青丸。大如雀卵。時方士說云。趙

高先世受韓衆丹法。受此丹者。冬日坐於冰。夏日臥於爐上。不覺寒熱也。及高戮子嬰。棄尸於九達之路。泣送者千家。咸見一青雀從高屍中出。直飛入雲。九轉之驗。信于是乎。

董仲君

漢武帝嬖李夫人。及夫人死後。帝欲見之。乃詔董仲君與之語。曰。朕思李氏。其可得見乎。仲君曰。可遠見。而不可同於帷席。帝曰。一見足矣。可致之。仲君曰。黑河之北。有對野之都也。出潛英之石。其色青。質輕如毛羽。寒盛則石溫。夏盛則石冷。刻之爲人像。神悟不異真人。使此石像往。則夫人至矣。此石人能譯人語。有聲無氣。故知神異傳也。帝曰。此石可得乎。仲君曰。願得樓船百艘。巨力千人。能浮水登木者。皆使明於道術。費不死之藥。乃至閼海。經十年而還。偕去之人。或昇雲不歸。或托形假死。獲反者四五人。得此石。卽令工人依先圖。刻作李夫人形。俄而成。置于輕紗幕中。婉若生時。帝大悅。問仲君曰。可得近乎。仲君曰。譬如中宵忽夢。而晝可得親近乎。此石毒特宜遠望。不可迫也。勿輕萬乘之尊。惑此精魅。

也。帝乃從其諫。見夫人畢。仲君使人舂此石人爲九段。不復思夢。乃築夢靈臺。時祀之。

張承母

張承之母孫氏。懷承之時。乘輕舟遊於江浦之際。忽有白蛇長三丈。騰入舟中。母呪曰。君爲吉祥。勿毒噉我。乃篋而將還。置諸房內。一宿視之。不復見蛇。嗟而惜之。鄰人相謂曰。昨見張家有一白鶴。聳翮凌雲。以告承母。使箠之。卜人曰。此吉祥也。蛇鶴延年之物。從室入雲。自卑升高之象。昔吳王闔閭葬其妹。殉以美女名劍寶物。窮江南之富。未及十七年。雕雲覆於溪谷。美女遊於街上。白鶴翔於林中。白虎嘯於山側。皆是昔之精靈。今出世。當使子孫位超臣極。擅名江表。若生子可以爲名。及生承。名曰鶴承。生昭。位至丞相。爲輔吳將軍。年踰九十。蛇鶴之祥也。

拾遺名山記（按此記卽拾遺記之第十卷文獻

通考別之爲名山記。魏晉小說題曰拾遺名山

記。蓋自古已別出單行。今仍分列之。

昆吾山

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如火。昔黃帝伐蚩尤。陳兵於此地。掘深百丈。猶未及泉。惟見火光如星也。中多丹鍊石。爲銅。銅色青而利。泉色赤。山草木皆勁利。土亦鋼而精。至越王句踐。使工人以白馬白牛祠昆吾之神。採金鑄之以成八劍之精。一名擘日。以之指日。則光盡。暗金陰也。陰盛則陽滅。二名斷水。以之劃水。開卽不合。三名轉魄。以之指月。蟾兔爲之倒轉。四名懸剪。飛鳥遊過觸其刀。如斬截焉。五名驚鯢。以之泛海。鯨鯢爲之深入。六曰滅魂。挾之夜行。不逢魑魅。七名卻邪。有妖魅者見之。則伏。八名真剛。以切玉斷金。如削土木矣。以應八方之氣。鑄之也。其山有獸。大如兔。毛色如金。食土下之丹石。深穴地以爲窟。亦食銅鐵。膽腎皆如鐵。其雌者色白如銀。昔吳國武庫之中。兵刃鐵器俱被食盡。而封署依然。王令檢其庫穴。獵得雙兔。一白一黃。殺之。開其腹。而有鐵膽腎。方知兵刃之鐵爲兔所食。王乃召其劍工。令鑄其膽腎。以爲劍。一雌一雄。號于將者。雄號鎮鄒者。雌其劍可以切玉斷犀。王深寶之。遂霸其國。後以石匣埋藏。及晉之中興。夜有紫色衝斗牛。張華使雷煥爲豐城縣令。

掘而得之。華與煥各寶其一。拭以華陰之土。光耀射人。後華遇害。失劍所在。煥子佩其一劍。過延平津。劍鳴飛入水。及入水尋之。但見雙龍纏屈於潭下。日光如電。遂不敢前取矣。

洞庭山

洞庭山。浮於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玉女居之。四時聞金石絲竹之聲。徹於山頂。楚懷王之時。舉羣才賦詩於水湄。故云瀟湘洞庭之樂。聽者令人難老。雖咸池九韶不得比焉。每四仲之節。王常繞山以遊宴。舉四仲之氣以爲樂章。仲春律中夾鍾。乃作輕風流水之詩。醜於山南。時中蕤賓。乃作皓露秋霜之曲。後懷王好進姦雄。羣賢逃越。屈原以忠見斥。隱於沅湘。披荊茹草。混同禽獸。不交世務。採柏實以和桂膏。用養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謂之水仙。其神遊於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爲之立祠。漢末猶在其山。又有靈洞。入中常如有燭於前。中有異香芬馥。泉石明朗。采藥石之人。入中如行十里。迴然天清霞耀。花芳柳暗。丹樓瓊宇。宮觀異常。乃見衆女霓裳。冰顏豔質。與世人殊別。來邀

采藥之人。飲以瓊漿金液。延入璇室。奏以簫管絲桐。餞令還家。贈之丹醴之訣。雖懷慕戀。且思其子息。卻還洞穴。還若燈燭。導前便絕。饑渴而達舊鄉。已見邑里人戶。各非故鄉。鄰唯尋得九代孫。問之云。遠祖入洞庭山采藥不還。今經三百年也。其人說於鄰里。亦失所之。

崑崙山

崑崙山。有崑陵之地。其高出日月之上。山有九層。每層相去萬里。有雲色。從下望之。如城闕之象。四面有風。羣仙常駕龍乘鶴。遊戲其間。四面風者。言東南西北一時俱起也。又有祛塵之風。若衣服塵污者。風至吹之。衣則淨如洗。潔甘露濛濛似霧。著草木。則滴漉如珠。亦有朱露。望之色如丹。著木石。赭然如朱。雪灑焉。以瑤器承之。如糝。崑崙山者。西方曰須彌山。對七星之下。出碧海之中。上有九層。第六層有五色玉樹。蔭翳五百里。夜至水上。其光如燭。第三層有禾穉。一株滿車。有瓜如柱。有柰冬生。如碧色。以玉井水洗食之。骨輕柔。能騰虛也。第五層有神龜。長一尺九寸。有四翼。萬歲則升木而居。亦能言。第九層山形漸小。狹下有芝田。蕙圃。皆數百頃。羣仙

種。礪焉。旁有瑤臺十二。各廣千步。皆五色玉爲臺基。最下層有流精。霄間直上四十丈。東有風雲雨師。聞南有丹密雲。望之如丹色。丹雲四垂周密。西有螭潭。多龍螭。皆白色。千歲一蛻其五臟。此潭左側有五色石。皆是白螭腸。化此石有琅玕瓊琳之玉。煎可以爲脂。北有珍林。別出折枝相扣。音聲和韻。九河分流。南有赤陂。紅陂。千劫一竭。千劫水乃更生也。

蓬萊山

蓬萊山亦名防邱。亦名雲來。高二萬里。廣七萬里。水淺有細石如金玉。得之不加陶冶。自然光淨。仙者服之。東有鬱夷國。時有金霧。諸仙說此上常浮轉低昂。有如山上架樓室。常向明以開戶。牖及霧滅歇。戶皆向北。其西有含明之國。綴鳥毛以爲衣。承露而飲。終天登高取水。亦以金銀蒼環水精火藻爲階。有水亦沸水。飲者千歲有大螺名鰲步。負其殼露行。冷則復入其殼。生卵著石。則軟取之。則墜。明王出世。則浮于海際焉。有霞紅色。可編爲席。溫柔如麩。焉有鳥名鴻鵠。色似鴻。行如禿鶖。腹內無腸。羽翮附骨而生。無皮肉也。雄雌相酌。則生產。

南有鳥名鴛鴦。形似雁。徘徊雲間。棲息高岫。足不踐地。生於石穴中。萬歲一交。則生雛。千歲銜毛學飛。以千萬爲羣。推其毛長者。高竊萬里。聖君之世。來入國郊。有浮筠之簪。葉青莖紫。子大如珠。有青鸞集其上。下有沙磧。細如粉。柔風至。葉篠翻起。拂細沙。如雲霧。仙者來觀。而戲焉。吹風竹葉聲如鐘磬之音。

方丈山

方丈之山。一名鬱雉。東方龍場。地方千里。玉瑤爲林。雲色皆紫。有龍皮骨如山阜。散百頃。遇其蛻骨之時。如生龍。或云龍常鬪此處。膏血如水流。膏色黑者。著草木及諸物。如淳漆也。膏色紫。先著地。凝堅。可爲寶器。燕昭王二年。海人乘霞舟。以雕壺盛數斗膏。以獻昭王。王坐通雲之臺。亦曰通霞臺。以龍膏爲燈。光耀百里。烟色丹紫。國人望之。咸言瑞光。世人遙拜之。燈以水洗布爲纏。山西有照石。去石十里。視人物之影。如鏡焉。碎石片片。皆能照人。而質方一丈。則重一兩。昭王眷此石爲泥。泥通霞之臺。與西王母常遊居此臺。上常有衆鸞鳳鼓舞。如琴瑟和鳴。神光照耀如日月之出。臺左右種恆春之樹。

葉如蓮花。芬芳如桂花。隨四時之色。昭王之末。仙人貢焉。列國咸賀。王曰。寡人得恆春矣。何憂太清不至。恆春一名沉生。如今之沉香也。有草名濡。好葉色如紺。莖色如漆。細軟可縈。海人織以爲席。薦卷之。不盈一手。舒之則列坐萬國之賓。莎羅爲經。莎羅草細大如髮。一莖百尋。柔軟香滑。羣仙以爲龍鶴之轡。有池方百里。水淺可涉。泥色若金。而味辛。以泥爲器。可作舟矣。百練可爲金色。青照鬼魅。猶如石鏡。魍魎不能藏形矣。

員嶠山

員嶠山一名環邱山。有方湖。周迴千里。多大鵠高一丈。銜不周之粟。粟穗高三丈。粒皎如玉。鵠銜粟飛於中國。故世俗間往往有之。其粟食之。歷月不餓。故呂氏春秋云。粟之美者有不周之粟焉。東有雲石廣五百里。駁駱如錦。扣之片片則翫然。雲出有木名猗桑。煎樵以爲蜜。有氷蠶。長七尺。黑色。有角有鱗。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彩。織爲文錦。入水不濡。以之投火。經宿不燎。唐堯之世。海人獻之。堯以爲黼黻。西有星池。千里。其中有神龜。八足六眼。背負七星。日月八方之圖。腹有

五岳四瀆之象。時出石上。望之煌煌如列星矣。有草名芸蓬。色白如雪。一枝二丈。夜視有白光。可以爲杖。南有移池。國人長三尺。壽萬歲。以茅爲衣服。皆長裾大袖。因風以昇烟霞。若鳥用羽毛也。人皆雙眸。修眉長耳。滄九天之正氣。死而復生。於億劫之內。見五岳再成。塵扶桑萬歲一枯。其人視之。如旦暮也。北有浣腸之國。甜水繞之。味甜如蜜。而水強流。迅急千鈞。投之久久乃沒。其國人常行於水上。逍遙於絕岳之嶺。度天下廣狹。繞八柱爲一息。經四軸而暫寢。拾塵吐霧。以算歷劫之數。而成邱阜。亦不盡也。

岱輿山

岱輿山有員淵。千里常沸騰。以金石投之。則爛如土矣。孟冬水涸。中有黃烟。從地出。起數丈。烟色萬變。山人掘之。入數尺。得焦石如炭。滅有碎火。以蒸燭投之。則燃而青色。深掘則火轉盛。有草名莽煌。葉圓如荷。去之十步。炙人衣。則焦刈之。爲席。方冬。彌溫。以枝相摩。則火出矣。南有平沙千里。色如金。若粉屑。靡靡常流。鳥獸行則沒。足風吹沙起。若霧。亦名金霧。亦曰金塵。沙著樹。粲然如

黃金塗矣。和之以泥。塗仙宮。則晃昱明粲也。西有人玉山。其石五色而輕。或似履鳥之狀。光澤可愛。有類人工。其黑色者爲勝。衆仙所用焉。北有玉梁千丈。駕玄流之上。紫苔覆漫。味甘而柔滑。食者千歲不飢。玉梁之側。有斑斕自然雲霞龍鳳之狀。梁去玄流千餘丈。雲氣生其下。傍有丹桂。紫桂。白桂。皆直上百尋。可爲舟航。謂之文桂之舟。亦有沙棠。豫章之木。長千尋。細枝爲舟。猶長十丈。有七色芝。生梁下。其色青光輝耀。謂之蒼芝。熒火。大如蜂。聲如雀。八翅六足。梁有五色蝙蝠。黃者無腸。倒飛。腹向天。白者腦重頭垂。自挂。黑者如鳥。至千歲。形變如小燕。青者毫毛長二寸。色如翠。赤者止於石穴。穴上入天。視日出入。恆在其上。有獸名嗽月。形似豹。飲金泉之液。食銀石之髓。此獸夜噴白氣。其光如月。可照數十畝。軒轅之世。獲焉。有遙香草。其花如丹。光耀入月。葉細長而白。如忘憂之草。其花葉俱香。扇馥數里。故名遙香草。其子如薏。中實甘香。食之累月不饑渴。體如草之香。久食延齡萬歲。仙人常采食之。

瀛洲

瀛洲一名魂洲。亦曰環洲。東有淵洞。有魚長千丈。色斑鼻端有角。時鼓舞羣戲。遠望水間。有五色雲。就視乃此魚噴水爲雲。如慶雲之麗。無以加也。有樹名影木。日中視之。如列星。萬歲一實。實如瓜。青皮黑瓢。食之骨輕。上如華蓋。羣仙以避風雨。有金辮之觀。飾以衆環。直上干雲。中有青瑤瓦。覆以雲紈之素。刻碧玉爲倒龍之狀。懸火精爲日。刻黑玉爲鳥。以水精爲月。青瑤爲蟾兔。於地下爲機杼。以測昏明。不虧弦望。時時有香風。冷然而至。張袖受之。則歷年不歇。有獸名嗅石。其狀如麒麟。不食生卉。不飲濁水。嗅石則知有金玉。吹石則開金沙寶璞。粲然而可用。有草名芸苗。狀如菖蒲。食葉則醉。餌根則醒。有鳥如鳳。身紺翼丹。名曰藏珠。每鳴翔而吐珠累斛。仙人嘗以其珠飾仙裳。蓋輕而耀於日月也。

搜神後記

陶潛

滎陽人

滎陽人。姓何。忘其名。有名聞士也。荊州辟爲別駕。不就。隱遯養志。常至田舍人收穫。在場上。忽有一人長丈餘。蕭疎單衣。角巾來詣之。翩翩舉其兩手并舞而來。語何

云。君曾見韶舞不。此是韶舞。且舞且去。何尋逐。徑向一山。山有穴。纔容一人。其人命入穴。何亦隨之。入初甚急。前輒閒曠。便失人。見有良田數十頃。何遂墾作。以爲世業。子孫至今賴之。

桃花源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遠近。忽逢桃花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漁人姓黃名道真）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捨舟。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曠空。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爲設酒殺雞。作食。村中人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難。率妻子邑人。至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具言所聞。皆爲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乃詣太守說如此。太

守劉歆。卽遣人隨之。往尋向所誌。不復得焉。

姑舒泉

臨城縣南四十里。有蓋山。百許步。有姑舒泉。昔有舒女。與父析薪于此。泉女因坐。牽挽不動。乃還告家。比還。唯見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好音樂。乃作絃歌。泉涌洄流。有朱鯉一雙。今人作樂嬉戲。泉故涌出。

吳猛

吳舍人名猛。字世雲。有道術。同縣鄒惠政。迎猛。夜于家中。庭燒香。忽有虎來。抱政兒。超離去。猛語云。無所苦。須臾當還。虎去數十步。忽然復送兒歸。政遂精進。乞爲好道士。猛性至孝。小兒時。在父母旁。臥時。夏日多蚊蟲。而終不搖扇。同宿人覺。問其故。答云。懼蚊蟲去。嚙我父母。爾及父母。終行服。慕次。蜀賊縱暴。焚燒邑屋。發掘墳壠。民人迸竄。猛在墓號慟。不去。賊爲之感。愴。遂不犯。

比邱尼

晉大司馬桓溫。字元子。末年忽有一比邱尼。失其名。來自遠方。投溫爲檀越。尼才行不恆。溫甚敬待。居之門內。尼每浴。必至移時。溫疑而窺之。見尼裸身。揮刀破腹。出

臙斷截身首支分。纒切。温怪駭而還。及至尼出浴室。身形如常。温以實問。尼答曰。若逐凌君上。形當如之。時温方謀問鼎。聞之。悵然。故以戒懼。終守臣節。尼後辭去。不知所在。

周同

沛國有一士。姓周名同。生三子。年將弱冠。皆有聲無言。忽有一客。從門過。因乞飲。聞其兒聲。問之曰。此是何聲。答曰。是僕之子。皆不能言。客曰。君可還內省過。何以致此。主人異其言。知非常人。良久出云。都不憶有罪過。客曰。試更思幼時事。入內食頃。出語客曰。記小兒時。當牀上有燕巢。中有三子。其母從外得食。哺三子。皆出口。受之。積日如此。試以指內巢中。燕雛亦出口。承受。因取三燕。各與食之。俄而皆死。母還不見子。悲鳴而去。昔有此事。今實悔之。客聞言。遂變爲道人之容。曰。君既自知悔罪。今除矣。言訖。便聞其子言語。周正驚訝。忽不見此道人。

郭璞三則

趙固常乘一匹赤馬。以戰征。甚所愛重。常繫所住齋前。

忽腹脹。少時死。郭璞從北過。因往詣之。門吏云。將軍好馬。甚愛惜。今死。盛懊惋。璞便語門吏云。可入通道。吾能活此馬。則必見我。門吏聞之。驚喜。卽啓固。固踴躍令門吏走往迎之。始交。寒温。便問。卿能活我馬乎。璞曰。我可活爾。固忻喜。卽問。須何方術。璞云。得卿同心。健兒二三。十人。皆令持竹竿。于此東行三十里。當有邱陵。林樹狀若社廟。有此者。便當以竹竿攪擾。打拍之。當得一物。便急持歸。既得此物。馬便活矣。於是左右驍勇之十五人。人使去。果如璞言。得大叢林。有一物。似猴而非。走出。人共逐得。便抱持歸。此物遙見死馬。便跳梁欲往。璞令放之。此物便自走。往馬頭。問。噓。吸其鼻。良久。馬起。噴奮奔迅。便不見此物。固厚貲給璞。得過江左。

王文獻曾令郭璞筮。己一年吉凶。璞曰。當有小不吉利。可取廣州二大罌。盛水置牀。張二角。名曰鏡。好以厭之。至某時。撒罌去水。如此。其災可消。至日忘之。尋失銅鏡。不知所在。後撒去水。乃見所失鏡。在于罌中。罌口數寸。鏡大尺餘。王公復令璞筮。鏡罌之意。璞云。撒罌違期。故致此妖。邪魅所爲。無他故也。使燒車轄。而鏡立出。

中興初郭璞每自爲卦。知其凶終。嘗行經建康柵塘。逢一趨步少年甚寒。便牽住。脫絲布袍與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人受而去。及當死。果此人入刑。旁人皆爲求屬。璞曰。我託之久矣。此人爲之歎歎。哽咽。行刑既畢。此人乃說。

杜不愆

高平鄒超字嘉賓。年二十餘。得重病。廬江杜不愆少就外祖郭璞學易。卜頗有經驗。超令試占之。卦成不愆曰。案卦言之。卿所恙尋愈。然宜於東北三十里上官姓家索其所養雌雉。籠而絆之。置東簷下。却後九日丙午日午時。必當有野雌雉飛來。與交合。既畢。雙飛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應。年將八十。位極人臣。若但雌逝。雉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時正羸篤。慮命在旦夕。笑而答曰。若保八十之半。便有餘矣。一周病差。何足爲淹。然未之信。或勸依其言。索雌雉。果得。至丙午日。超臥南軒之下。觀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飛入籠。與雌雉交而去。雌雉不動。超歎息曰。管郭之奇。何以尙此。超病逾年。乃起。至四十卒於中書郎。

丁令威

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于靈虛山。後化鶴歸遼。集城門華表柱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家。業遂高上。沖天今遼東諸子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但不知名字耳。

嵩高山

嵩高山北有大穴。莫測其深。百姓歲時遊觀。晉初嘗有一人誤墮穴中。同輩黨其僮不死。投食于穴中。墜者得之。爲尋穴而行。計可十餘日。忽然見明。又有草屋。中有二人對壘圍棋。局下有一杯白飲。墜者告以飢渴。棋者曰。可飲此。遂飲之。氣力十倍。棋者曰。汝欲停此否。墜者不願停棋者曰。從此西行。有天井。其中多蛟龍。但投身入井。自當出。若餓取井中物食。墜者如言。半年許。乃出。蜀中歸洛下。問張華華曰。此仙館大夫所飲者瓊漿也。所食者龍穴石髓也。

剡縣民

會稽剡縣民袁相根。頌二人。獵經深山。重嶺甚多。見一

羣山羊六七頭。逐之。經一石橋。甚狹而峻。羊去。根等亦隨渡。向絕崖。崖正赤壁。立名曰赤城。上有水流下。廣狹如匹布。刻人謂之瀑布。路徑有山穴。如門豁。然而過。既入內。甚平敞。草木皆香。有一小屋。二女子住其中。年皆十五六。容色甚美。著青衣。一名瑩珠。一名口口。見二人至。忻然云。早望汝來。遂爲室家。忽二女出行。云復有得婿者。往慶之。曳履于絕巖上。行琅琅然。二人思歸。潛去歸路。二女追還。已知。乃謂曰。自可去。乃以一腕囊與根等。語曰。慎勿開也。于是乃歸。後出行。家人開視其囊。囊如蓮花。一重去。一重復。至五重。中有小青鳥飛去。根遠知此。悵然而已。後根于田中耕。家依常餉之。見在田中不動。就視。但有殼。乃蟬蛻也。

長沙女

長沙有人忘姓名。家江邊。有女下浴。浴衣覺身中有異。後不以爲患。遂妊。身生三物。皆如蝦魚。女以己所生甚憐之。著澡盤水中。養經三月。此物遂大。乃是蛟子。皆有字。大者爲當洪。次者名破阻。小者曰撲岸。天暴雨。三蛟一時俱去。遂失所在。後天欲雨。此物輒來。女亦知其當

來。便出望之。蛟子亦舉頭望母。良久復去。經年此女亡。後三蛟一時俱至。墓所哭泣。經日乃去。聞其哭聲如狗嗥。

蓮社高賢傳

無名氏

慧遠法師

法師諱慧遠。姓賈氏。雁門樓煩人。幼而好學。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博綜六經。尤善莊老。宿儒先進。莫不服其深致。二十一。欲渡江。從學范寧。適石虎暴死。南路梗塞。有志不遂。時沙門釋道安。建利於大行常山。一面盡敬。以爲真吾師也。初聞安師講。般若經。豁然開悟。歎曰。九流異議。皆糠粃耳。遂與母弟慧持。投簪受業。精思諷誦。以夜續晝。因求直道場。沙門曇翼。每給燈燭之費。安師聞之曰。道士誠知人師。神明英越。志與理冥。至二十四。大善講貫。有客聞說實相義。往復問難。彌增疑昧。師爲引莊子之說。以相比類。惑者釋然。安師因許令不廢外典。常臨衆歎曰。使道流東國者。其在遠乎。後隨安師南遊襄陽。值秦將苻丕爲寇。乃分張徒屬。各隨所往。耆德臨歧。皆蒙誨益。唯師不聞一言。卽跪詣曰。獨無

訓勅。懼非人類。安師曰。如汝者。復何所慮。師乃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荊州。居上明寺。念舊與同門慧永約。結屋於羅浮。太元六年。至尋陽。見廬山閣曠。可以息心。乃立精舍。以去水猶遠。舉杖扣地曰。若此可居。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尋陽亢旱。師詣池側。讀龍王經。忽有神蛇從池而出。須臾大雨。歲竟有秋。因名龍泉精舍。永師先居廬山西林。欲邀同止。而師學侶寔衆。永乃謂刺史桓伊曰。遠公方當弘道。而貧道所棲隘不可處。時師夢山神告曰。此山足可棲神。願毋往。其夕大雨雷震。詰旦林麓廣闊。素沙布地。榦栴文梓。充布地上。不知所自。至伊大敬感。乃爲建刹。名其殿曰神運。以在永師舍東。故號東林。時太元十一年也。此山儀形九疊。峻聳天絕。而所居盡林壑之美。背負爐峯。旁帶瀑布。清流環階。白雲生棟。別營禪室。最居靜深。凡在瞻履。神清氣肅。師聞天竺佛影。是佛昔化毒龍瑞迹。欣感於懷。後因邪舍律士。敍述光相。乃背山臨流。營築龕室。淡采圖寫。望如煙霧。復製五銘。刻之於石。江州太守孟懷玉。別駕王喬之。常侍張野。晉安太守殷隱。黃門毛修之。主簿殷蔚。參軍

王穆夜。孝廉范悅之。隱士宗炳等。咸賦銘贊。先是尋陽陶侃刺廣州。漁人見海中有神光。網之得金像文殊。誌云。阿育王所造。後商人於海東獲一圓光。持以就象。若彌縫然。侃以送武昌寒溪。主僧珍常往夏口。夜夢寺火。而此像室獨有神護。馳還寺果焚。像室果存。及侃移督江州。迎像將還。至舟而溺。荆楚爲之謠曰。陶惟劍椎像。以神標雲翔泥宿。邈何遙遙。可以誠至。難以力招。及寺成。師至江上。虔禱之像。忽浮出。遂迎至神運殿。造重閣以奉之。因製文殊瑞像讚。嘗謂諸教三昧。其名甚衆。功高易進。念佛爲先。旣而謹律息心之士。絕塵清信之賢。不期而至者。慧永。慧持。道生。曇順。僧叡。曇恒。道暘。曇詵。道敬。佛馱。邪舍。佛馱。跋陀。羅名。儒劉程之。張野。周續之。張詮。宗炳。雷次宗等。結社念佛。世號十八賢。復率衆至百二十三人。同修淨土之業。造西方上聖像。建齋立誓。令劉遺民著發願文。而王喬之等。復爲念佛三昧詩。以見志。師神貌嚴宿。瞻仰者則心戰。沙門有持如意致獻者。不敢陳白。竊留座隅而去。法師慧義。強正少可。謂師弟子慧寶曰。諸君膚淺。故於遠公望風推服。常至山。值

師講法華。欲致難趣。內悸流汗。出謂慧寶曰。此公言貌。誠可敬服。殷仲堪任荊州。入山展敬。與師俱臨北澗。松下共談易道。終日忘倦。仲堪歎曰。師智識深明。實難庶幾。師亦曰。君之才辨。如此流泉。司徒王謐。護軍王默。并欽慕風德。遙致敬禮。盧循據江州。入山詣師。師少與循父遐同爲書生。及見循。歡然道舊。其徒諫曰。循爲國寇。得不爲人疑。師曰。我佛法中。情無取舍。識者自能察之。此何足懼。及宋武進討循。設帳桑尼。左右曰。遠公素主廬山。與循交厚。宋武曰。遠公世表之人。何可疑也。乃遣使馳書。遺以錢帛。有行者常來侍師。善驅蛇。蛇爲盡去。因號辟蛇行者。有一虎往來。時見形迹。未嘗傷人。人號遊山虎。師與社衆。每遊憩山上。方峯頂。患去水遠。他日有虎跑其石。水爲之出。因號虎跑泉。又於一峯。製涅槃疏。因名擲筆峯。初是大教流行江東。經卷未備。禪法無聞。律藏多闕。師乃領弟子法淨。法領等。遠越葱嶺。曠歲來還。皆獲梵本。昔安公在關中。請曇摩難。提出阿毗曇心。其人未善。晉言頗多凝滯。後僧伽提婆至。卽請重及三法度論。於是二論乃興。師卽製序以貽學者。聞鳩摩

羅什入關。遣書通好。什答書曰。傳譯來觀。粗聞風德。經言末代東方。有護法菩薩。欽哉仁者。善弘其道。曇摩流支入秦。師遣弟子曇邕。請於關中。出十誦律。流傳晉國。西土諸僧。咸稱漢地有大乘開士。每東向致敬。獻心廬岳。及佛馱跋陀羅至。師卽請出禪數諸經。於是禪戒典。出自廬山。幾至百卷。先是此土未有泥洹常住之說。但言壽命長遠。師曰。佛是至極。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耶。乃著法性論十四篇。羅什見而歎曰。邊方未見。經便闡與理合。秦主欽風。以大智度論新譯。致書求序。師以其文繁廣。乃抄其要。爲二十卷。而爲之序。桓玄征殷仲堪。要師出虎溪。稱疾不往。玄將入山。左右曰。昔殷仲堪禮敬于遠。請公勿屈。玄曰。仲堪死人耳。及玄見師。不覺屈膝。所懷問難。不復敢發。及語至征討師。卽不答。玄後以震主之威。勸令登仕。師正辭以答。玄不能強。旣而欲沙汰衆僧。下教僚屬曰。沙門之徒。有能申述經誥。禁修行整者。始可以宣寄大化。其有違於此者。悉當罷黜。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列。師因致書廣立條制。玄悉從之。初庾冰輔政。以沙門應敬王者。何充奏不

應禮。及玄在姑熟。復申冰議。師答書曰。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塵外之容。不應致敬王者。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一明在家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二明出家以求志。變俗以達道。豈得與世典同其禮。敬。三明求宗不順化。宗謂泥洹不變。其化盡爲宅。不順化者。其生可滅。其神可冥。冥神絕境。謂之泥洹。而不隨順於生生化化。流動無窮之境。斯所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豈復有所禮敬者哉。四明體極不兼應。謂歷代君王體極之主。但務方內。而不可并御於方外。故曰不兼應。天地之道。盡於蓮化。帝主之德。理極於順通。與夫獨絕之教。不變之宗。優劣明矣。若夫如來之道。則無所不應矣。五明形盡神不滅。謂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方生方死。往來無窮。但悟徹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有頃。玄篡位。卽下書曰。佛法宏誕。所未能了。初推奉主之情。故令興。今事既在己。宜進謙光。諸道人勿復致禮也。桓玄西奔。安帝自江陵還京師。輔國何無忌。勸師候迎。師稱疾不行。帝遣使勞問。師上書謝病。帝復下詔慰答。師嘗講喪服經。雷次宗宗

炳等。并執奏承旨。次宗後著義疏。首稱雷氏。宗炳寄書責之曰。昔與足下面。受於釋和。尚今便稱雷氏。耶。釋惠安。患山中無刻漏。乃於水上立十二葉芙蓉。因波隨轉。分定晝夜。以爲行道之節。謂之蓮花漏。僧徹善篇。脂膏至山南。攀松而笑。和風遠集。衆鳥悲鳴。超然有自得之趣。退諮於師曰。律禁管絃歌舞。若一噏一笑。可得爲乎。師曰。苟以亂意。皆爲非法。徹唯此而止。師居山三十年。迹不入俗。唯以淨土克勤於念。初十一年。澄心繫想。三觀聖相。沉厚不言。後十九年。七月晦夕。於般若臺之東。龕方從定起。見阿彌陀佛。身滿虛空。圓光之中。有諸化佛。觀音勢至。左右侍立。乃見水流光明。分十四支。流注上下。演說苦空無常無我之音。佛告之曰。我以本願力。故來安慰汝。汝後七日當生我國。又見佛馱邪舍。慧持劉遺民。在佛之側。乃揖師曰。師志在先。何來之晚。師語法淨。惠寶曰。吾始居此十一年中。三見佛相。今復見之。吾生淨土必矣。又曰。七日之期。斯爲漸矣。卽寢疾。製遺誠曰。吾昔以知命之年。託業此山。自審有必盡之期。便欲絕迹外緣。以求其志。良由性弱於斷。遂令同趣相引。

時賢過眷。情以類感。不覺形與運頽。今年已八十三矣。仰尋遠離之誨。俯慨自負之心。徒令此生虛謝。以悼往疾之深。令於時至。露骸松林之下。卽嶺爲墳。與土木同狀。此乃古人之禮。汝等勿違。苟神理不昧。庶達其誠。大哀世尊。亦當祐之以道。門徒號慟。若喪父母。師以世情難割。乃制七日展哀。至期始順寂。卽義熙十二年八月六日也。弟子不忍露屍。與尋陽太守阮侃奉全軀舉葬於西嶺。累石爲塔。謝靈運立碑以銘遺德。張野作序。自稱門人。宗炳復立碑於寺門。以表德業。師將終。耆德請以酒治病。師曰。律無通文。請飲米汁。師曰。日過中矣。又請飲蜜和水。乃令披律尋文。卷未半而終。所著經論諸序銘贊詩記。凡十卷。號廬山集。自佛圖澄道安師遠法師曇順僧叡五世爲國師。云唐宣宗大中二年。追諡辨覺大師。昇元三年。追諡正覺。大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追諡圓悟大師。凝寂之塔。按唐宣宗以下數語當是後人續增。

劉程之

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漢楚元王之後。妙善老莊。旁通

百氏。少孤。事母以孝。既自負才。不預時俗。初解褐。爲府參軍。謝安劉裕嘉其賢。相推薦。皆力辭。性好佛理。乃之廬山。傾心自託。遠公曰。官祿巍巍。欲何不爲。答曰。君臣相疑。吾何爲之。劉裕以其不屈。乃旌其號曰。遺民。及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詮畢穎之等。同來廬山。遠公謂曰。諸君之來。豈宜思淨土之遊乎。程之乃鑿石爲誓文。以志其事。遂於西林湖北。別立禪坊。養志安貧。精研玄理。兼持禁戒。宗張等咸歎仰之。嘗貽書關中。與什摩揚推經義。著念佛三昧詩。以見專念坐禪之意。始涉半載。卽於定中見佛光照地。皆作金色。居十五年。于正念佛中。見阿彌陀佛。玉毫光照。隨手慰接。程之曰。安得如來爲我摩頂。授我以衣。俄而佛爲摩頂。引袈裟以披之。他日念佛。又見入七寶池。蓮青白。其水淇淇。有人頂有圓光。胸出卍字。指池水曰。八功德水。汝可飲之。程之飲水。甘美。及寤。猶覺異香。發於毛孔。乃自慰曰。吾淨土之緣。至矣。復請僧轉法華經。近數百遍。后時廬阜諸僧畢集。程之對像焚香。再拜而祝曰。我以釋迦遺教。故知有阿彌陀佛。復次供養妙法華經。所以得生淨土。由此經功德。

願令一切有情俱生淨土。卽與衆別臥床上。面西合手氣絕。勅子雍積土爲墳。勿用棺槨。時義熙六年也。春秋五十九。

宗炳

宗炳字少文。南陽人。其母聰辨。富於學識。教授諸子。皆有成。炳妙善琴書。尤精玄理。殷仲堪桓玄并以主簿辟。皆不就。劉豫領荊州。復辟爲主簿。答曰。棲邱飲谷。三十年矣。乃入廬山築室。依遠公蓮社。久之。兄臧爲南平守。逼與俱還江陵。閑居絕俗。劉裕辟太尉掾。不就。二兄卒。累甚衆。頗營稼穡。武帝勅南郡長時致餼。贛衡陽王義季在荊州。親至其室。炳角巾布衣。引見不拜。王曰。處先生以重祿。可乎。對曰。祿如秋草。時過卽腐。宋受禪。徵爲太子舍人。元嘉初。徵爲通直郎。太子建。徵爲中庶子。并不應。妻羅氏亦有尙志。羅氏沒。炳哀之過甚。旣而悲情頓釋。謂沙門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雅好山水。往必忘歸。西陟荆巫。南登衡嶽。因結宇山中。懷尙平之志。以疾還江陵。歎曰。老病俱至。名山不可再登。唯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悉圖之于

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宋元嘉二十四年卒。春秋六十九。

雷次宗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博學明詩禮。入廬山。預蓮社。立館東林之東。元嘉十五年。召至京師。立學館。籠雞山。置生徒百員。除給事中。不拜。久之。還南昌。公卿祖道以送。與子姪書曰。吾童稚之年。已懷遠略。弱冠託廬山。事釋和尙遊。餐風二十餘載。淵邱旣傾。復與汝曹歸耕先壟。山居谷飲。忽復十年。及今未老。尙可勵志。成西歸之津梁。自今以往。家務大小。一勿見關。二十五年。召拜散騎常侍。不就。復徵詣京師。築室鍾山。謂之招隱館。每自華林園入延賢堂。爲太子諸王講禮經。是年無疾而卒。春秋六十三。子肅之。頗傳素業。官至豫章郡丞。

抱朴子

著餌石人

葛洪

汝陽有彭氏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餌。以歸。天熱。過蔭彭氏墓口樹下。以所買餌。暫著石人頭上。及去。忘取之。後來者見石人頭上有餌。求

而問之。或人調云。此石人有神。能治病。病愈者以餌來謝之。如此轉以相語。云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石人腹。亦還以自摩。無不愈者。遂千里來就石人治病。初具雞豚。後用牛羊。為立帷帳。管絃不絕。如此數年。前忘餌母聞之。乃為人說。無復往者。

洛西古墓

洛西有古墓。穿壞多時。水滿墓中。多石灰汁。主治瘡。夏日行人有病瘡。煩熱。見此墓中水清好。因自洗浴。瘡偶便愈。於是諸病者聞之。悉往自洗。轉有飲之以治腹內者。近墓居人。便於墓所立廟舍。而賣此水。而往買者。又當祭廟中。酒肉不絕。而來者轉多。此水行盡。於是賣者常夜竊運他水。以益之。其遠道人不能往者。皆因行使。或持器遺信。賣水者大富。或言其無神。官家禁止。遂填塞之。乃絕。

須曼卿

蒲坂有須曼卿者。曰。在山中三年。精思。有仙人來迎我。乘龍昇天。龍行甚疾。頭昂尾低。令人在上危怖。及到天上。先過紫府。金牀玉几。晃晃昱昱。真貴處也。仙人以流

霞一杯飲我。輒不饑渴。忽然思家。天帝前謁拜失儀。見斥來還。令更自修責。乃可更往。昔淮南王劉安昇天。見上帝而箕坐大言。自稱寡人。遂見謫守天廁三年。吾何人哉。河東因號曼卿為斥仙人。

馬太守

興古太守馬氏在官。有親故人投之求恤焉。馬乃令此人出住外。詐云是神人道士。治病無不手下立愈。又令辯士遊行。為之虛聲云。能令盲者明。瞽者即行。于是四方雲集。赴之如市。而錢帛固已山積矣。又敕諸來治病者。雖不便愈。其當告人已愈也。如此則必愈矣。若告人言未愈者。則後終不愈也。道法正爾。不可不承信。於是後人問前來者。輒告之云。已愈。無敢言未愈者也。旬月之間。乃致巨富焉。

冥祥記

趙泰

王琰

晉趙泰。字文和。清河貝邱人也。祖父京兆太守。泰郡察孝廉。公府辟不就。精思聖典。有譽鄉里。當晚乃仕。終中散大夫。泰年三十五時。嘗卒心痛。須臾而死。下屍于地。

心煖不冷。屈申隨意。既死十日。忽然喉中有聲如雨。俄而蘇活。說初死之時。夢有一人來近心下。復有二人乘黃馬。從者二人夾扶。秦膝徑將東行。不知可幾里。至一大城。崔峯高峻。城邑青黑色。遂將秦向城門入。經兩重門。有瓦室可數千間。男女大小亦數千人行列。而吏著皂衣有五六人。條疏姓字。云當以科呈府君。秦名在三。十須臾。將秦與數千人男女一時俱進。府君西向坐。閱視名簿。訖復遣秦南入里門。有人著絳衣坐大屋下。以次呼名。問生時作何孽。罪行何福。善諦汝等。以實言也。此間恆遣六部使者在人間疏記善惡。具有條狀。不可得虛。秦答父兄仕官皆二千石。我少在家修學而已。無所事也。亦不犯惡。乃遣秦爲水官。督作吏將二千餘人。運沙裨岸。晝夜勤苦。後轉秦水官。都督知諸獄事。給秦兵馬。合案行地獄所。至諸獄。楚毒各殊。或針貫其舌。流血竟體。或被頭露髮。髀形徒跣。相牽而行。有持大杖從後。催促鐵牀銅柱。燒之洞然。驅遣此人抱臥其上。赴卽焦爛。尋復還生。或炎鑪巨鏹。焚煮罪人。身首碎墜。隨沸翻轉。有鬼持叉倚于其側。有三四百人立于一面。次當

入鏹。相抱悲泣。或劍樹高廣。不知限極。根莖枝葉。皆劍爲之。人衆相警。自登自攀。若有欣競。而身體割截。尺寸離斷。秦見祖父母及二弟。在此獄中。涕泣。秦出獄門。見有二人齋文書來說獄吏言。有三人其家爲於塔寺中。懸幡燒香。解救其罪。可出福舍。俄見三人白獄而出。已有自然衣服完整在身。南詣一門。名開光大。舍有三重門。朱彩照發。見此三人卽入舍中。秦亦隨入。前有大殿。珍寶周飾。精光耀日。金玉爲牀。見一神人。姿容偉異。殊好非常。坐此座上。邊有沙門立倚甚衆。見府君來。恭敬作禮。秦問此是何人。府君致敬吏曰。號名世尊。度人之師。有頃令惡道中人皆出聽經。時有萬九千人皆出地獄。入百里城。在此到者奉法衆生也。行雖虧殆。尙當得度。故開經法七日之中。隨本所作善惡多少。差次免脫。秦未出之頃。已見十人昇虛而去。去此舍復見一城。方二百餘里。名爲受變形城。地獄考治已畢者。當於此城更受變報。秦入其城。見有土瓦屋數千區。各有房舍。正中有瓦屋高壯。欄檻采飾。有數百局吏對校文書。云殺生者當作蟬。朝生暮死。劫盜者當作豬羊。受人屠割。

姪逸者作鶴鶩鷹麋。兩舌作鴟梟。鴝鵒。捍債者爲騾驢。牛馬。秦案行畢。還水官處。主者語秦。卿是誰者子。以何罪過而來在此。秦答祖父兄弟皆二千石。我舉孝廉。公府辟不行。修志念善。不染衆惡。主者曰。卿無罪。故相使爲水官都督。不爾。與地獄中人無以異也。秦問主者曰。人有何行。死得樂報。主者言。唯奉法弟子。精進持戒。得樂報。無有譴罰也。秦復問曰。人未事法時。所行罪過。事法之後。得以除否。答曰。皆除也。語畢。主者開藤篋。檢年紀。尚有餘算三十年在。乃遣秦還。臨別。主者曰。已見地獄罪報如是。當告世人。皆令作善。善惡隨人。其猶影響。可不慎乎。時親表內外。候視秦者五六十人。同聞秦說。秦自書記。以示時人。時晉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也。乃爲祖父母二弟。延請僧衆。大設福會。皆命子孫。改意奉法。課觀精進。士人聞秦死而復生。多見罪福。互來訪問。時有太中大夫武城孫豐。關內侯常山郝伯平等十八人。同集秦會。款曲尋問。莫不瞿然。皆卽奉法。

王練

王練字玄明。瑯琊人也。宋侍中。父珉字季琰。晉中書令。

相識有一胡沙門。每瞻珉風采。甚敬悅之。輒語同學云。若我後生得爲此人作子。於近願亦足矣。珉聞而戲之曰。法師才行。正可爲弟子耳。頃之沙門病亡。亡後歲餘。而練生焉。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絕國奇珍。銅器珠貝。生所不見。未聞其名。卽而名之。識其產出。又自然親愛。諸胡過於漢人。咸謂沙門審其先身。故珉字之曰阿練。遂爲大名云。

僧道志

宋沙門僧道志者。北多寶僧也。嘗爲衆僧令知殿塔。自竊幡蓋等寶飾。所取甚衆。後遂儉像眉間。珠相既而開。穿垣壁若外盜者。故僧衆不能覺也。積旬餘而得病。便見異人。以戈矛刺之。時來時去。輒驚叫。應聲流血。初猶日中一兩如此。其後病甚。刺者稍數。瘡痂變遍體。呻呼不能聲。同寺僧衆頗疑其有罪。欲爲懺謝。始問猶諱。而不言。將盡二三日。乃具自陳。列泣涕請救曰。吾愚悖。不通。謂無幽途。失意作罪。招此殃酷。生受楚拷。死嬰刀鑿。已糜之身。惟垂哀恕。今無復餘物。時衣被毳履。或足充一會。并頻請願。具爲懺悔者。儉像相珠有二枚。一枚已

屬。人。不。可。復。得。一。以。質。錢。在。陳。昭。家。令。贖。取。道。志。既。死。諸。僧。合。集。贖。得。相。珠。并。設。齋。懺。初。工。人。復。相。珠。時。展。轉。迴。趣。終。不。安。合。衆。僧。復。爲。禮。拜。燒。香。乃。得。著。焉。年。餘。而。同。學。等。於。昏。夜。間。聞。空。中。有。語。詳。聽。卽。道。志。聲。也。自。說。云。自。死。已。來。備。嬰。痛。毒。方。累。年。劫。未。有。出。期。賴。衆。衆。僧。哀。憐。救。護。贖。像。相。珠。故。苦。酷。之。中。時。有。間。息。感。恩。無。已。故。暫。來。稱。謝。言。此。而。已。聞。其。語。時。腥。腐。臭。氣。苦。痛。難。過。言。終。久。之。乃。稍。歇。

石長和

趙石長和者。趙國高邑人也。年十九。病月餘卒。家貧。未及殯殮。經四月而蘇。說初死時。東南行。見二人治道。在長和前五十步。長和行有遲疾。二人亦隨緩速。常五十步而道之兩邊。棘刺森然如鷹爪。見人甚衆。羣足棘中。身體傷裂。地皆流血。見長和獨行平道。俱歎息曰。佛子。獨行大道中。前至瓦屋御樓。可數千間。屋甚高。上有一人形而壯大。著皂袍。四縫臨窗而坐。長和拜之。閣上人曰。石君來耶。一別二千餘年。長和便若憶得。此別時也。相識中有馬放孟丞夫妻。先死已積歲。閣上人曰。君識

孟丞不。長和答曰。識。閣上人曰。孟丞生時。不能精進。今恆爲我。司掃除之役。孟妻精進。居處甚樂。舉手指西南。一房曰。孟妻在此也。孟妻開窗見長和。厚相慰問。遍訪其家中大小安否。曰。石君還時。可更見過。當因附書也。俄見孟丞執帚提箕。自閣西來。亦問家消息。閣上人曰。聞魚龍超積。進爲信耳。何所修行。長和曰。不食魚肉。酒不經口。恆轉尊經。救諸疾痛。閣上人曰。所傳不妄也。語久之。閣上人問都籙主者。審案石君籙。勿謬濫也。主者按籙。餘三十年。閣上人曰。君欲歸不。長和對願歸。乃敕主者。以車騎兩吏送之。長和拜辭上車而歸。前所行道。更有傳館吏。民飲食儲峙之具。倏忽至家。惡其尸不欲附之。於屍頭立。見其亡妹於後。推之。踣屍而上。因得蘇。法道人山時。未出家。聞長和所說。遂定入道之志。法山者。咸和時人也。

陳秀遠

宋陳秀遠。潁川人。嘗爲湘州西曹。客居臨湘縣。少信奉三寶。年過耳順。篤業不衰。元徽二年七月。中寢臥未寢。歎念萬品。死生流轉無定。惟己將從何來。一心祈念。冀

通感夢。時夕結陰。室無燈燭。有頃見枕邊如螢火者。明照流飛。俄而一室盡明。連空如晝。秀遠遽興。合堂喘息。見庭中四五丈上。有一橋閣。危欄彩檻。立於空中。秀遠了不覺升之。坐於橋側。見橋上士女往還。衣裝不異世人。末有一嫗。年可三十。青襖白裳。行至秀遠而立。有頃又一婦人。純衣白布。徧環髻。持香花前語秀遠曰。汝前身卽我也。以此花供養佛。故得轉身作汝。復指青白嫗曰。此卽復是我前身也。言殫而去。後指者亦漸隱。秀遠忽不覺還下之。時光亦尋滅。

齊諧記

東陽無疑

董昭之

吳當陽縣有董昭之者。曾乘船過錢塘江。江中央見有一蟻。著一短蘆。一頭迴復向一頭。甚遑遽。昭之曰。此畏死也。便以繩繫此蘆。欲取著船頭。船中人罵此毒螫物。不可長。我當蹋殺之。昭甚憐此蟻。船至岸。蟻緣繩得出。其夜夢一人烏衣。從百許人來。謝曰。僕不慎墮江。慚君濟活。僕是蟲王。君後若有急難之日。當見告。語歷十餘年。時所在劫盜。昭之被橫錄爲劫主。繫餘姚。昭之忽思

蟻王之夢。結念之際。同被禁者問之。昭之具以實告。其人曰。但取三兩蟻。著掌中。語之。昭之如其言。夜果夢烏衣云。可急投餘杭山中。天下旣亂。赦令不及也。旣悟。蟻齧械已盡。因得出獄。過江投餘杭山。旋遇赦。遂得無他。

東陽郡吳道宗

義熙四年。東陽郡太末縣吳道宗。少失父。單與母居。未娶。婦會道宗收債不在家。鄰人聞其屋中砰礮之聲。闕不見其母。但有烏斑虎在其室中。鄉曲驚怕。恐虎入食其母。便鳴鼓會里人共往救之。圍宅突進。不見有虎。但見其母語如平常。不解此意。兒還。母語之曰。宿罪見譴。當有變化事。後一月日。便失其母。縣界內虎災屢起。皆云烏斑虎。百姓患之。發人格擊之。殺數人。後人射虎。箭帶膺。并戟刺中其腹。然不能卽得。經數日後。虎還其家。臥牀上。不能復人形。伏牀上而死。其子號泣而葬其母。如法朝暝哭臨。

師道宣

晉太元元年。江夏郡安陸縣師道宣。年二十二。少未了。後忽發狂。變爲虎。食人不可紀。後有一女子樹上採

桑虎取食之竟。乃藏其釵釧於山石間。後復人形。知而取之。經年還家。復爲人。遂出仕。官爲殿中令史。夜共人語。忽道天地變怪之事。道宣自云。吾曾得病發狂。遂化作虎。嚼人。言其姓名。同坐人。或坐人。或有食其父子兄弟者。於是號哭。捉送赴官。遂餓死。建康獄中。

幽明錄

劉義慶

東方朔

漢武帝宴於未央。方噉黍臠。忽聞人語云。老臣冒死自訴。不見其形。尋覓良久。梁上見一老翁。長八九寸。面目黧皺。鬚髮皓白。拄杖僂步。篤老之極。帝問曰。叟姓字何居在何處。何所病苦。而來訴朕。翁緣柱而下。放杖稽首。嘿而不言。因仰頭視屋。俯指帝脚。忽然不見。帝駭愕。不知何等。乃曰。東方朔必識之。於是召方朔以告。朔曰。其名爲藻。水木之精。夏巢幽林。冬潛深河。陛下頃日頻興造官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頭看屋。而復俯指陛下脚者。足也。願陛下宮室足於此。帝感之。旣而息役。幸瓠子河。聞水底有弦歌聲。前梁上翁及年少數人。絳衣素帶。佩纓甚鮮。皆長八九寸。有一人長尺餘。凌波而出。衣

不需濡。或有挾樂器者。帝方食。爲之輟膳。命列坐於食案前。帝問曰。聞水底奏樂。爲是君耶。老翁對曰。老臣前味死歸訴。幸蒙陛下天地之施。卽息斧斤。得全其居。不勝歡喜。故私相慶樂耳。帝曰。可得奏樂否。曰。故齋樂來。安敢不奏。其最長人便弦而歌。歌曰。天地德兮垂至仁。愍幽魄兮停斧斤。保窟宅兮庇微身。願天子兮壽萬春。歌聲小大無異於人。清徹繞越梁棟。又二人鳴管撫節。調契聲諧。帝歡悅舉觴。並勸曰。不德不足當雅覲。老翁等並起拜受。爵各飲數升。不醉。獻帝一紫螺殼。中有物狀如牛脂。帝問曰。朕闔無以識此物。曰。東方生知之耳。帝曰。可更以珍異見貽。老翁願命取洞穴之寶。一人受命下沒淵底。倏忽還到。得一大珠。徑數寸。明耀絕世。帝甚愛翫。翁等忽然而隱。帝問朔紫螺殼中何物。朔曰。是蛟龍髓。以傳而令人好顏色。又女子在孕產之。必易會。後宮產難者。試之殊有神效。帝以脂塗面。便悅澤。又曰。何以此珠名洞穴珠。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蚌。蚌生珠。故以名焉。帝旣深歎此事。又服朔之奇識。

鍾道

宋永興縣吏鍾道。得重病初差。情欲倍常。先樂白鶴墟中女子。至是猶存想焉。忽見此女子振衣而來。卽與燕好。是後數至。道曰。吾甚欲雞舌香。女曰。何難。乃掬香滿手。以授道。道邀女同舍。咀之。女曰。我氣素芳。不假此女子。出戶。狗忽見。隨咋殺之。乃是老獺口香。卽獺糞。頓覺臭穢。

董奇

京兆董奇。庭前有大樹。陰曠甚佳。後霖雨。奇獨在家。鄉有小吏言。太承雲府君來。乃見承雲著通天冠。長八尺。自稱爲方伯某第三子。有雋才。方當與君周旋。明日覺樹下有異。每晡後無人。輒有一少年。就奇語戲。或命取飲食。如是半年。奇氣強壯。一門無疾。奇後適下墅。其僕客三人送護。言樹材可用。欲貨之。郎常不聽。今試共斬斫之。奇遂許之。神亦自爾絕矣。

劉雋

元嘉初。散騎常侍劉雋。家在丹陽。後嘗遇驟雨。見門前有三小兒。皆可六七歲。相率狡獪。而並不沾濡。俄見共爭一匏壺。子雋引彈彈之。正中壺。霍然不見。雋得壺。因

掛閣邊。明日有一婦人入門。執壺而泣。雋問之。對曰。此是吾兒物。不知何由在此。雋具語。所以婦持壺埋兒墓前。問一日。又見向小兒持來。門側舉之。笑語。雋曰。阿儂已復得壺矣。言終而隱。

陳良

大元中。北地人陳良。與沛國劉舒友善。又與同郡李焉。共爲商賈。曾獲厚利。共致酒相慶。焉遂害良。以葦裹之。棄之荒草。經十許日。良復生歸家。說死時見一人著赤幘。引良去。造一城門。門下有一牀。見一老人。執朱筆。點校籍。赤幘人言曰。向下土有一人。姓陳名良。遊魂而已。未有統攝。是以將來校籍者。曰。可令便去。良旣出。忽見友人劉舒。謂曰。不圖於此相見。卿今幸蒙尊神所遣。然我家廂屋後桑樹中。有一狸。常作妖怪。我家數數橫受苦惱。卿歸。豈能爲我說此耶。良然之。旣蘇。乃詣官疏李焉。而伏罪。仍特報舒家。家人涕泣云。悉如言。因伐樹得狸。殺之。其怪遂絕。

庾崇

庾崇者。建元中。於江州溺死。兩日。卽還家。見形一如平

生多在妻樂氏室中。妻初恐懼。每呼諸從女作伴。於是作伴漸疎。時或暫來。輒詈罵云。貧與生者接耳。反致疑惡。豈副我歸意耶。從女在內紡績。忽見紡績之具在空。中有物撥亂。或投之於地。從女怖懼。皆去。鬼即常見。有一男纔三歲。就母求食。母曰。無錢。食那可得。鬼乃悽愴。撫其兒頭曰。我不幸早世。令汝窮乏。愧汝念汝。情何極也。忽見將二百錢置妻前。云可爲兒買食。如此經年。妻轉貧苦不立。鬼云。卿既守節而貧苦若此。直當相迎耳。未幾妻得疾亡。鬼乃寂然。

張隆

宋永初三年。吳郡張隆家。忽有一鬼。云汝與我食。當相佑助。後爲作食。因以大刀斫其所食處。便聞數十人哭。哭亦甚悲。云死何由得棺。又聞云。主人家有破船。奴甚愛惜。當取爲棺。見取船至。有釜鋸聲。日既暝。聞呼喚。舉尸置船中。隆皆不見。惟聞處分。便見船漸升空。入雲霄中。及滅。後復聞。如有數十人大笑。云汝那能殺我也。但向以惡我憎汝。故隱沒汝船耳。隆便回意奉事此鬼。問吉凶及將來之計。語隆曰。汝可以大甕著壁角中。我當

爲覓物也。十日一倒。有錢及金銀銅鐵魚腥之屬。

王志都

馬仲叔。王志都。並遼東人也。相知至厚。叔先亡。後年忽形見。謂曰。吾不幸早亡。心恆相念。念卿無婦。當爲卿得婦。期至十一月二十日。送詣卿家。但掃除設牀席待之。至日。都密掃除施設。天忽大風。白日晝昏。向暮風止。寢室中忽有紅帳。自施發視其中。牀上有一婦。花媚莊嚴。臥牀上。纔能氣息。中表內外驚怖。無敢近者。唯都得往。須臾便蘇。起坐。都問卿是誰。婦曰。我河南人。父爲清河太守。臨當見嫁。不知何由忽然在此。都具語其意。婦曰。天應令我爲君妻。遂成夫婦。往詣其家。大喜。亦以爲天相與也。遂與之生一男。後爲南郡太守。

買粉兒

有人家甚富。止有一男。寵恣過常。遊市見一女子美麗。賣胡粉。愛之。無由自達。乃託買粉。日往市。得粉便去。初無所言。積漸久。女深疑之。明日復來。問曰。君買此粉。將欲何施。答曰。意相愛樂。不敢自達。然恆欲相見。故假此以觀姿耳。女悵然有感。遂相許。以私尅以明夕。其夜安

寢堂屋。以俟女來。薄暮果到。男不勝其悅。把臂曰。宿願始伸。於此歡踊。遂死。女惶懼不知所以。因遞去。明還粉店。至食時。父母怪男不起。往視已死矣。當就殯斂。發篋筒中。見百餘裹胡粉。大小一積。其母曰。殺我兒者必此粉也。入市遍買胡粉。次此女比之手跡如先。遂執問女曰。何殺我兒。女聞嗚咽。具以實陳。父母不信。遂以訴官。女曰。妾豈復恠死。乞一臨尸。盡哀。縣令許焉。徑往撫之。慟哭曰。不幸致此。若死魂而靈。復何恨哉。男豁然更生。具說情狀。遂爲夫婦。子孫繁茂。

王明

東萊王明。兒居在江西。死經一年。忽形見。還家經日。命招親好。殺平生。云天曹許以暫歸。言及將離。語使流涕。問訊鄉里。備有情焉。敕兒曰。吾去人間。便已一周。思視桑梓。命兒同親鄉閭。行經鄧艾廟。令燒之。兒大驚曰。艾生時爲征東將軍。沒而有靈。百姓祠以祈福。奈何焚之。怒曰。艾今在尙方。摩鎧十指垂掘。豈其有神。因云。王大將軍亦作牛。驅馳殆斃。桓温爲卒。同在地獄。此等並困劇理盡。安能爲人損益。汝欲求多福者。正當恭慎盡忠。

孝順無恙。怒便善流無極。又令可錄指爪甲。死後可以贖罪。又使高作戶限。鬼來入人室內。記人罪過。越限撥脚。則忘事矣。

王彪之

晉王彪之。年少未官。嘗獨坐齋中。前有竹。忽聞有歎聲。彪之惕然。怪似其母。因往看之。見母衣服如昔。彪之跪拜。歎曰。汝方有奇厄。自今以去。當日見白狗。若能東行出千里。三年然後得免災。忽不復見。彪之悲悵達旦。既明。獨見一白狗。恆隨行止。便經營行裝。將往會稽。及出千里外。所見便蕭然。都盡過三年。乃歸。復還先齋。作。忽聞前聲。往見母如先。謂從吾故。來慶汝。汝自今已後。年踰八千位。班台司。皆如母言。

新鬼

有新死鬼。形疲瘦頓。忽見生時友人。死及二十年。肥健相問。訊曰。卿那爾。曰。吾飢餓。殆不自任。卿知諸方便。故當以法見教。友鬼云。此甚易耳。但爲人作怪。人必大怖。當與卿食。新鬼往入大墟東頭。有一家奉佛。精進。屋西廂有磨。鬼就捱此磨。如人推法。此家主語子。弟曰。佛憐

吾家貧。令鬼推磨。乃糞麥與之。至夕磨數斛。疲頓乃去。遂罵友鬼。卿那誑我。又曰。但復去。自當得也。復從墟西頭人一家。家奉道。門傍有確。此鬼使上確。如人舂狀。此人言。昨日鬼助某甲。今復來助吾。可釐殺與之。又給婢簪飾。至夕力疲甚。不與鬼食。鬼暮歸。大怒曰。吾自與卿爲婚媾。非他比。如何見欺。二日助人。不得一甌飲食。友鬼曰。卿自不偶耳。此二家奉佛事。道情自難動。今去可覓百姓家作怪。則無不得。鬼復去。得一家。門首有竹竿。從門入。見有一羣女子。窗前共食。至庭中。有一白狗。便抱令空中行。其家見之大驚。言自來未有此怪。占云。有客鬼索食。可殺狗。并甘果酒飯於庭中祀之。可得無他。其家如師言。鬼果大得食。自此後恆作怪。友鬼之教也。

劉道錫

劉道錫與從弟康祖。少不信有鬼。從兄與伯。少來見鬼。但辭論不能相屈。嘗於京口長廣橋宅東。云有殺鬼在。東籬上。道錫笑。便問其處。牽與伯俱去。捉大刀欲斫之。與伯在後喚云。鬼擊汝。道錫未及鬼處。便聞如有大杖聲。道錫因倒地。經宿乃醒。一月日都差。與伯復云。廳事

東頭桑樹上有鬼。形尙孺。長必害人。康祖不信。問在樹高下指處。分明經十餘日。是月晦夕。道錫逃闇中。以戟刺鬼所住。便還人。無知者。明日與伯早來。忽驚曰。此鬼昨夜那得人刺之。死死都不能復動。死亦當不久。康祖大笑。

姚牛

須縣民姚牛。年十餘。父爲鄉人所殺。牛嘗殺衣服市刀戟。圖欲報讎。後在縣門前相遇。手刃之於衆中。吏擒得。官長深矜孝節。爲推遷其事。會赦得免。又爲州郡論救。遂得無他。令後出獵。遂鹿入草中。有古深井。數處。馬將趣之。忽見一翁。舉杖擊馬。馬驚避不得。及鹿。令奴引弓將射之。翁曰。此中有井。恐君墮耳。令曰。汝爲何人。翁長踞曰。民姚牛父也。感君活牛。故來謝。因滅不見。

阮瑜之

晉太元十年。阮瑜之居在始興佛圖前。少孤貧。不立。哭泣無時。忽見一鬼書搏著前。云。父死歸玄冥。何爲久哭。泣。卽後三年中。君家可得立。僕當寄君家。不使有損失。勿畏我爲凶。要爲君作吉。後鬼恆在家。家須用者。鬼與

之二三年。窘小差。爲鬼作食。共談笑語議。阮問姓。答云。姓李。名留之。是君姊夫耳。阮問君那得來。鬼云。僕受罪已畢。今暫生鬼道。權寄君家。後四五年當去。曰。復何處去。答云。當生世間。至期果別而去。

陳素

晉昇平元年。剡縣陳素。家富。娶婦十年無兒。夫欲娶妾。婦禱祠神。明忽然有身。鄰家小婦亦同。有因貨鄰婦云。我生若男。天願也。若是女。汝是男者。當交易之。便共將許。鄰人生男。此婦後三日生女。便交取之。素忻喜。養至十三。當祠祀。家有老婢素見鬼。云。見府君家先人來。至門首便住。但見一羣小人來座所。食噉此祭。父甚疑怪。便迎見鬼人。至祠時。轉令看。言語皆同。素便入問婦。婦懼且說言此事。還男本家。喚女歸。

甄沖

甄沖字叔讓。中山人。爲雲社令。未至惠懷縣。忽有一人來通云。社郎須臾便至。年少容貌美淨。既坐。寒溫云。大人見使。貧慕高。援欲以妹與君婚。故來宣此意。甄愕然曰。僕長大。且已有家。何緣此理。社郎復云。僕妹年少。且

令色少雙。必欲得佳對。云。何見拒。甄曰。僕老翁。見有婦。豈容遠越。相與反覆數過。甄殊無動意。社郎有恚色。云。大人當自來。恐不得違爾。既去。便見兩岸上有人著幘。捉馬鞭。羅列相隨。行從甚多。社公尋至。鹵簿導從。如方伯。乘馬。擧青幘。赤絡。覆車數乘。女郎乘四望車。錦步障數十張。婢子八人。夾車前。衣服文彩。所未嘗見。便於甄。傍邊岸上。張幔屋。舒薦席。社公下。隱膝几坐。白旂坐褥。玉唾壺。以瑤珥爲手巾籠。捉白麀尾女郎。却在東岸。黃門白拂夾車立。婢子在前。社公引佐吏令前坐。當六十八人。命作樂器。悉如瑤瑤。社公謂甄曰。僕有陋女。情所鍾愛。以君體德。令茂。貧結親。援因遣小兒。已具宣此旨。甄曰。僕既老。悻已有室家。兒子且大。雖貧。貴聘不敢聞命。社公復云。僕女年始二十。姿色淑令。四德克備。今在岸上。勿復爲煩。但當成禮耳。甄拒之。轉苦。謂是邪魅。便拔刀橫膝上。以死拒之。不復與語。社公大怒。使令呼三班兩虎來。張口正赤。號呼裂地。徑跳上。如此者數十次。相守至天明。無如之何。便去。留一牽車。將從數十人。欲以迎甄。甄便移至惠懷上縣中住。所迎車及人至門中。有

一人著單衣。幘向之揖。於此便住。不得前。甄停十餘日。方敢去。故見一人著幘。捉馬鞭隨至家。至家少日而歸。病遂亡。

世說新語

劉義慶

陳仲舉

陳仲舉言爲士則。行爲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爲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白。羣情欲府君先入。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閭。席不暇煖。吾之禮賢。有何不可。

陳元方兄弟

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與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

荀巨伯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邪。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

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全。

王祥

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家有一李樹。結子殊好。母恆使守之。時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祥嘗在別牀眠。母自往闢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於是感悟。愛之如己子。

郝公

郝公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公名德。傳共餽之。公常攜兒子邁。及外甥周翼。二小兒往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之賢。欲共濟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於是獨往食。輒含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郝公亡。翼爲剡縣。解職歸。席苦於公。靈牀頭心喪終三年。

顧榮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輟已施焉。同坐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遭亂渡江。每經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已問其所以。乃

受炙人也。

鄧攸

鄧攸始避難於道中。棄己子。全弟子。既過江。取一妾。甚寵愛。歷年後。訊其所由。妾具說是非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業。言行無玷。聞之。哀恨終身。遂不復畜妾。

陳道

吳郡陳道家至孝。母好食。鑊底焦飯。道作郡主簿。恆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袁府君卽日便征。道已聚斂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餓死。道獨以焦飯得活。時人以爲純孝之報也。

孔文學

孔文學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爲司隸校尉。詣門者皆僞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學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旣通。前坐。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爲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

陳躡後至。人以其語語之。躡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學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躡大蹶蹶。

司馬德操

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處世。當帶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德操曰。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爲奇。此乃許父所以慨夷齊。所以長歎。雖有竊秦之爵。千鎰之富。不足貴也。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義。若不一叩洪鐘。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蔡洪

蔡洪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英奇於仄陋。采賢僞於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之山。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得

無諸君是其苗裔乎。

溫嶠

溫嶠初爲劉琨使來過江。於時江左營建始爾。綱紀未舉。溫新至。深有諸慮。既詣王丞相。陳主上幽越。社稷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有黍離之痛。溫忠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泣。敍情既畢。便深自陳結。丞相亦厚相酬納。既出。愴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復何憂。

謝太傅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卽公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

司馬太傅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於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歎以爲佳。謝景重在坐。答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

鄭玄二則

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

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據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服虔

服虔既善春秋。將爲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遂匿姓名爲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間。既知不能踰已。稍共諸生敍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蚤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度不覺。應遂相與友善。

向秀莊子注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鳴玄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爲人。薄行有

雋才。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句而已。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張憑 又見郭玄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劉洗濯料事處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無端。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遙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真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真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卽同載詣撫軍。至門。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爲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旣前。撫軍與之話。言咨嗟稱善。曰。張憑勃窣爲理窟。卽用爲太常博士。

左太冲

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後示張公。張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謐見之。嗟歎。遂爲作敍。於是

先相非貳者。莫不歛衽讚述焉。

郭淮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淮妻太尉王淩之妹。坐淩事。當并誅。使者徵攝甚急。淮使戒裝。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百姓勸淮舉兵。淮不許。至期。遣妻百姓號泣。追呼者數萬人。行數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還。於是文武奔馳如徇身首之急。旣至。淮與宣帝書曰。五子哀戀。思念其母。其母旣亡。則無五子。五子若殞。亦復無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

顧劭

豫章太守顧劭。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園基。外啓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賓客旣散。方歎曰。己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於是豁情散哀。顏色自若。

阮遙集

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並恆自經營。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簾。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

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閑曠。於是勝負始分。

褚公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唐亭。住爾時。吳興沈充爲縣令。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僮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遙問僮父。欲食甍。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修刺詣公。更宰殺爲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慙。公與之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傅嘏

何晏鄧颺夏侯玄並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諸人乃因荀粲說合之。謂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傑士。虛心於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合則致隙。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此蘭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傅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爲

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關。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毀。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耳。遠之。猶恐罹禍。況可親之邪。後皆如其言。

郗超

郗超與謝玄不善。苻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視淮陰矣。於時朝議遣玄北討。人問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當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勳。元功既舉。時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

王汝南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略不過叔。叔亦不候濟脫時。過止寒溫而已。後聊試問近事。答對甚有音辭。出濟意外。濟極愧愕。仍與語。轉造精微。濟先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凜然。心形俱肅。遂留共語。彌日累夜。濟雖雋爽。自視缺然。乃喟然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至門。濟從騎有一馬。絕難乘。少能騎者。濟聊問叔好騎乘不。曰。亦好爾。濟又使騎難乘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縈。名騎無以過之。濟

益嘆其難測。非復一事。既還。渾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濟具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武帝每見濟。輒以洪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既而得叔。後武帝又問如前。濟曰。臣叔不癡。稱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於是顯名。年二十八始宦。

漢武帝乳母

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東方朔。朔曰。此非唇舌所爭。爾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側。因謂曰。汝癡耳。帝豈復憶汝乳哺時恩邪。帝雖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戀。乃悽然愍之。即赦免罪。

桓道恭

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室。或行陳不整。麇兔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桓道恭玄之族也。時為賊曹參軍。頗敢直言。常自帶絳綿繩。著腰中。玄問此何為。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芒也。玄自此小

差。

曹娥碑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修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糴曰八字。魏武謂修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別記。所知。修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糴曰。受辛也。於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修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

周處

周處年少時。兇強俠氣。為鄉里所患。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鬪跡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為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一。處即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乃自吳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況君前途尚可。且人

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邪。處遂改厲。終爲忠臣孝子。

戴淵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胡牀。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旣神姿峯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泣涕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王子猷子敬

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不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旣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卒。

阮步兵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鄰巖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

美。以問之。佗然不應。復敍有爲之教。棲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疑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還半嶺。許聞上嶠。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迺向人嘯也。

周浚妾李氏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內宰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人聲。密覘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爲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嫗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遂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爲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輻齒遇。

陶公母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坩餼餉母。母封餼付使。反書責侃曰。汝爲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益。乃增吾憂也。

王凝之謝夫人

王凝之謝夫人。旣往王氏。大薄凝之。旣還謝家。意大不

說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憾乃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邇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劉伶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

吳郡卒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爲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遽條覆之。時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撈檢甚急。卒捨船市洛。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潮江。寄山陰魏家。得免。後事平。冰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廝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恆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

餘年足矣。無所復須。冰爲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

袁彥道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輪。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陳郡袁就。俊邁多能。宣武欲求救於就。就時居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許。略無慊吝。遂變服。懷布帽。隨溫去。與債主戲。就素有姦名。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辦。作袁彥道邪。遂共戲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帽擲對人曰。汝竟識袁彥道不。

孫皓

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爲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苟鳴鶴陸士龍

苟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其語。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苟答曰。日下苟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觀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苟答曰。本謂雲龍。驟驟。定是山鹿野麋。獸弱弩。

彊。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

郝隆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於時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卽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自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參軍危語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旌。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

魏武

魏武嘗言人欲危己。己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刀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爲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爲實。謀逆者挫氣矣。

晉明帝

王大將軍旣爲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之才。猶相猜憚。乃著戎服。騎巴賈馬。齎一金馬鞭。陰察軍形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賣食。帝過謁之。謂姥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廷駭懼。社稷是憂。故劬勞晨夕。用相覘察。恐形迹危露。或至狼狽。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與客姥馬鞭而去。行敦營。匝而出。軍士覺曰。此非常人也。敦臥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來。命騎追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向姥。不見一黃須人。騎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人息意而反。

王右軍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旣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汗頭。而被褥。詐熟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縱橫。信其實熟眠。於是得全。於時稱其有智。

溫公

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婿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塔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玉鏡臺是公爲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

孫興公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娉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啟藍田云。興公向來。忽言欲與阿智婚。藍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欲過阿智。方知興公之詐。

石崇二則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於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

斬三人。顏色如故。尙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沈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著令出。客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王藍田

王藍田性急。嘗食鷄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鷄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蹙之。又不得。瞋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卽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況藍田邪。

王國寶

孝武甚親敬王國寶。王雅雅薦王珣於帝。帝欲見之。嘗夜與國寶及雅相對。帝微有酒色。令喚珣。垂至。已聞卒傳聲。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傾奪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自可別詔召也。帝然其言。心以爲忠。遂不見珣。

殷荊州

王緒數讒殷荊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它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它所論。國寶謂緒於己有隱。果情好日疏。讒言以息。

王丞相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直過不應。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悅。飲酒及出。諸王故在門。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大將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可爲三公。丞相不答。又問可爲尚書令。不又不應。因云：如此。唯當殺之耳。復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己。嘆曰：我不殺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

韓壽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爲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瑣中。看見壽說之。悟懷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及期往。

宿壽躊躇絕人。踰牆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說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歇。充計武帝唯賜已。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通。而垣牆重密。門閤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人修牆。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人跡。而牆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卽以狀對。充祕之以女妻壽。

孫秀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爲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必不免。後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邪。潘曰：可謂自首同所歸。潘金谷集詩云：投分寄石友。自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襄陽耆舊傳

王逸

後漢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元初中舉。上計吏。爲校書郎。累至侍中。著楚詞章句。行於世。其賦誄書論及雜。

習鑿齒

文凡二十一篇。作漢詩百二十三篇。子延壽。字文考。作靈光殿賦。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甚奇之。遂輟翰。曾有奇夢。惡之作夢賦。以自勵。後溺死。

黃承彥

黃承彥。高爽開朗。為河南名士。謂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面。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為笑樂。鄉里為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

李衡

吳李衡。字叔平。襄陽人。習竺以女英習配之。漢末為丹陽太守。衡每欲治家事。英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往武陵龍陽。泛洲上作宅。種橘千株。臨死勅兒曰。汝母每怒吾治家事。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食。歲上匹絹。亦當足用。爾既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英習曰。此當是種柑也。汝家失十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遺為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云。士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爾。用此何為。吳末。衡柑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富足。晉咸康中。其宅上枯蘖猶在。

龐統

統字士元。少未有識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詣司馬德操。德操與語。自晝達夜。乃嘆息曰。德公誠知人。此實盛德也。必南州士之冠冕。由是顯名。後劉備訪世事於德操。曰。後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有臥龍鳳雛。備問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

龐德公

後漢龐德公。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躬耕田里。夫妻相待如賓。琴書自娛。觀其貌者。肅如也。荊州牧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自往候之。諸葛孔明每至公家。獨拜公於牀下。公殊不令止。司馬德操嘗造公。值公渡河上。先人墓。操徑入堂上。呼德公。妻子使作黍。徐元直向言。有客即來。就公談論。妻子皆奔走供設。德操少德公十歲。以兄事之。呼作龐公也。人乃謂公是德公。名非也。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託言採藥。因不知所在。從子統。

異苑

朱牙之

劉敬叔

東陽太守朱牙之。元與中忽有一老公從其妾董牀下出。著黃裳衿帽。所出之招滑澤有臭。遂與董交好。若有吉凶。遂以告牙之兒病瘵。公曰。此應得虎卵服之。持戟向山東。得虎陰。尙餘暖氣。使兒炙噉。瘵立斷。公常使董梳頭。髮如野豬牙。後詣祭酒上章。於是絕跡。作沸湯試澆。此增掘得數斛大蟻。不日村人捉大刀野行。逢一丈夫。見刀操黃金一餅。求以易刀。授刀奄失其人所在。重察向金。乃是牛糞。計此卽牙家鬼。

永康人

吳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卽逐之。龜便言曰。遊不良時。爲君所得。人甚怪之。載出欲上吳王。夜泊越里。纜艫於大桑樹。宵中樹呼龜曰。勞乎元緒。奚事爾耶。龜曰。我被拘繫。方見烹臠。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令求如我之徒。計從安出。龜曰。子明無多辭。禍將及爾。樹寂而止。旣至。權命煮之。焚柴百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燃以老桑。方熟。糜之人。仍說龜樹共言。權登使伐取煮龜。立爛。今烹龜猶多用桑薪。野人故呼龜爲元緒也。

章汎

臨海樂安章汎。年二十餘死。經日未殯而蘇。云被錄天曹。天曹主者是其外兄。料理得免。初到時。有少女子同被錄送。立佳門外。女子見汎事散。知有力助。因泣涕。脫金釧三隻及臂上雜寶。託汎與主者。求見救濟。汎卽爲請之。并進釧物。良久。出語汎。已論秋英亦同遣去。秋英卽此女之名也。於是俱去。脚痛疲頓。殊不堪行。會日亦暮。止道側小窟。狀如客舍。而不見主人。汎共宿。爇接更相問。女曰。我姓徐。家吳縣烏門。臨瀆爲居。門前倒棗樹。卽是也。明晨各去。遂並活。汎先爲護軍府吏。依假出都。經吳。乃對烏門。依此尋索。得徐氏舍。與主人敍闊。問秋英何在。主人云。女初不入。君何知其名。汎因說昔日魂相見之由。秋英先說之。所言因得主人。乃悟。甚羞。不及寢。爇之事。而其鄰人或知。以語徐氏。徐氏試令侍婢數人。遞出示汎。汎曰。非也。乃令秋英見之。則如舊識。徐氏謂天意。遂以妻汎。生子名曰天賜。

阿紫

世有紫姑神。古來相傳。是人妾爲大婦所嫉。每以穢事

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於廁間。或豬欄邊。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是其婿名也。曹姑亦歸去。卽其大婦也。小姑可出。戲捉者覺重。便是神來。奠設酒果。亦覺貌輝輝有色。卽跳躑不住。占衆事。卜行年蠶桑。又善射鈞。好則大德。惡使仰眼。平昌孟氏。恒不信。躬試往捉。便自躍穿屋。永失所在。

袁雙

丹陽縣有袁雙廟。眞第四子也。眞爲桓宣武誅。便失所在。靈在太元中。形見於丹陽。求立廟。未旣就功。大有虎災。被害之家。輒夢雙至。催功甚急。百姓立祠堂。於是猛暴川息。今道俗常以二月晦。鼓舞祈祠。爾日常風雨。忽至元嘉五年。設奠訖。村人邱都於廟後。見一物。人面鼯身。葛巾七孔。端正而有酒氣。未知爲雙之神。爲是物。憑也。

管輅

管輅洞曉術數。初有婦人亡牛。從卜。曰。可視東邱塚中。牛當懸向上。旣而果得。婦人反疑輅。告官按驗。乃知是術數所推。又洛中一人失妻。輅令與擔家人鬪於東陽。

門豚逸入一舍。突壞其牆。其婦出焉。輅鄉里范玄龍。苦頻失火。輅云。有角巾諸生。駕黑牛。故車來。必留之宿。後果有此生來。玄龍因留之。生急求去。不聽。遂宿。主人罷入。生懼。圖已。乃持刀門外。倚薪假寐。忽有一物。以口吹火。生驚斫之。死而視之。則狐也。自是不復有災。又有人捕鹿。獲之。爲人所竊。詣輅爲卦。云。東巷第三家。候無人時。發其屋頭第七椽。以瓦著椽下。明日食時。自送還汝也。其夜盜者。父患頭痛。亦來自占。輅令歸之。病乃愈。又治內吏失物。輅使候人靜於寺門。令指天畫地。舉手四向。暮果獲於故處。

張春

高祖永初中。張春爲武昌太守。時人有嫁女未及升車者。女忽然失怪。出外毆擊。乃自云。已不樂嫁。俗人巫云。邪魅將女至江際。遂擊鼓以術咒療。春以爲欺。惑百姓。刻期須得妖魅。翌日。有一青虵。來到坐所。卽以大釘釘其頭。至日中時。復見大龜從江來。伏於巫前。巫以朱書龜背作符。更遣入江。至暮。有大白鼯從江中出。乍沉乍浮。龜隨後推逼。置自分必死。冒來先入幔。與女辭訣。

女遂動心。哭云：失其姻好，於是漸差。或問巫曰：魅者歸於一物，今安得有？三巫云：她是傳通，龜是媒人，鼯是其對所獲三物，悉以示春。春始知靈驗，皆殺之。

述異記

祖沖之

陸機

晉陸機少時頗好獵。在吳，有家客獻快犬，曰黃耳。機仕洛，常將自隨。此犬黠慧，能解人語。又常借人三百里外，犬識路，自隨。機羈官京師，久無家問。機戲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馳取消息否？犬喜，搖尾作聲，應之。機試爲書，盛以竹筒，繫犬頸。犬出驛路，走向吳。飢則入草嚙肉，每經大水，輒依渡者，引毛掉尾向之，因得載渡。到機家，口銜筒，作聲示之。機家開筒，取書看畢，犬又向人作聲，如有所求。其家作答書，納筒。復繫犬頸，犬復馳還洛。計人行五旬，犬往還纔半。後犬死，還葬機家村南二百步，聚土爲墳，村人呼之爲黃耳塚。

雲都縣人

南康雲都縣跨江南，出去縣三里，名夢口，有穴狀如石室，舊傳嘗有神雞，色如好金，出此穴中，奮翼迴翔，長鳴。

響徹。見人輒隱入穴中，因號此石爲雞石。昔有人耕此山側，望見雞出遊戲，有一長人操彈彈之，雞遙見，便飛入穴。彈丸正著穴上，石徑六尺許，下垂蔽穴，猶有間隙，不復容人。又有人乘船從下流還縣，未至此崖數里，有一人通身黃衣，擔兩籠黃瓜，求寄載之。黃衣人乞食，船主與之盤酒食，訖至崖下。船主乞瓜，此人不與，仍唾盤內。徑上崖，直入石中。船主初甚忿之，見其入石，始知神異，取向食器視之，見盤上唾，悉是黃金。

黃苗

宋元嘉中，南康平固人黃苗爲州吏，受假還期方上，行經宮亭湖，入廟下，願希免罰坐，又欲還家。若所願並遂，當上豬酒。苗至州，皆得如志，乃還。資裝既薄，遂不過廟，行至都界，與同侶並船泊宿。中夜，船忽從水自下，其疾如風，介夜四更。苗至官亭，始醒悟，見船上有三人，並烏衣，持繩收縛苗。夜上廟，階下見神，年可四十，黃白披錦袍，梁下懸一珠，大如彈丸，光輝照屋。一人戶外，白平固黃苗，上願豬酒，遞回家，教錄。今到命謫三年，取三十人，遣吏送苗窮山林中，鑲腰繫樹，日以生肉食之。苗忽忽。

憂思。但覺寒熱身瘡。舉體生斑。毛經一旬。毛蔽身。爪牙生。性欲搏噬。吏解鑰放之。隨其行止。三年。凡得二十九人。次應取新淦一女。而此女士族。初不出外。後值與娣妹。從後門出。詣親家。女最在後。因取之。爲此女難得。涉五年。人數乃充。吏送至廟。神教放遣。乃以鹽飯飲之。體毛稍落。鬚髮悉出。爪牙墮。生新者。經十五日。還如人形。意慮復常。送出大路。縣令呼苗。具疏事。覆前後所取人。遍問其家。並符合焉。婢爲戟所傷。創癩尙在。苗還家八年。得時疾死。

白道猷

章安縣西有赤城山。周三十里。一峯特高。可三百餘丈。晉泰元中。有外國人白道猷。居於此山。山神屢遣狼怪。形異聲往。恐怖之道。猷自若。山神乃自詣之。云法師威德嚴重。今推此山相與。弟子更卜所託。道猷曰。君是何神。居此幾時。今若必去。當去何所。答云。弟子夏王之子。居此千餘年。寒石山是家舅所住。某且往寄憩。將來欲還。會稽山廟。臨去。遣信贈三奩香。又躬來別。執手恨然。鳴鞞響角。凌空而逝。

區敬之

南康縣營民區敬之。宋元嘉元年。與息共乘舫。自縣泝流。深入小溪。幽荒險絕。人跡所未嘗至。夕登岸。停止舍中。敬之中惡。猝死。其子燃火守尸。忽聞遠哭聲。呼阿舅。孝子驚疑。俯仰間。哭者已至。如人長大。被髮至足。髮多蔽面。不見七竅。因呼孝子姓名。慰唁之。孝子恐懼。因悉薪以燃火。此物言故來相慰。當何所畏。將須燃火。此物坐亡人頭邊哭。孝子於火光中竊窺之。見此物以面掩亡人面。亡人面須臾裂。剥露骨。孝子懼。欲擊之。無兵仗。須臾其父尸見。白骨連續。而皮肉都盡。竟不測此物是何鬼神。

富陽人

宋元嘉初。富陽人姓王。於窮濱中作蟹齋。且往視。見一材頭長二尺許。在齋裂開。蟹出都盡。乃修治齋。出材岸上。明往看之。見材復在齋中。敗如前。王又治齋。再往視。所見如初。王疑此材妖異。乃取納蟹籠中。繫擔頭。歸云。至家當破燃之。未之家三里。聞中倅倅動。轉顧見向材頭變成一物。人面猴身。一手一足。語王曰。我性嗜蟹。此

實入水。破若蟹。齧相負已多。望君見恕。開籠出我。我是山神。當相佑助。使全齧。大得蟹。王曰。汝犯暴人。前後非一罪。自應死。此物轉饜。請乞放。又頻問君姓名爲何。王回顧不應答。去家轉近。物曰。旣不放棄。又不告我姓名。當復何計。但應就死耳。王至家。熾火焚之。後寂無復異。士俗謂之山魘。云知人姓名。則能中傷人。所以勤問。正欲害人自免。

梁清

宋文帝世。天水梁清。家在京師。新亭臘日。將祀。使婢於墨室造食。忽覺空中有物。操杖打婢。婢走告清。清遂往見甌器自運。盛飯斟羹。羅列案上。閉喙。餒之聲。清曰。何不形見。乃見一人。著平上幘。烏皮袴褶。云我京兆人。亡沒飄寄。聞卿好士。故來相從。清使席地共坐。設肴酒。鬼云。卿有祀事。云。清圖某郡。先以訪鬼。鬼云。所規必諧。某月某日。除出。果然。鬼云。郡甚優閒。吾願周旋。清答甚善。後停舟石頭。待之五日。鬼不來。於是引路。達彭城。方見至。同在郡數年。還郡亦相隨而返。

費慶伯

宋費慶伯者。孝建中。仕爲州治中。假歸至家。忽見三騶。皆赤幘。同來云。官喚慶伯。云。纔謁歸。那得見。召且汝常黑幘。今何得皆赤幘也。騶答云。非此閒官也。慶伯方知非生人。遂叩頭祈之。三騶同詞。因許回換。言却後四日。當更詣君。可辦少酒食。見待。慎勿泄也。如期果至。云已得爲力矣。慶伯欣喜拜謝。躬設酒食。見鬼飲噉。不異生人。臨去曰。哀君故爾。乞祕隱也。慶伯妻性猜妬。謂伯云。此必妖魅所罔也。慶伯不得已。因具告其狀。俄見向三騶。禁繞流血。怒而立於前。曰。君何相誤也。言訖失所在。慶伯遂得暴疾未旦而卒。

俗說

沈約

荀介子

荀介子。爲荊州刺史。荀婦大妬。恆在介子齋中。客來便閉屏風。有桓客者。時在中兵參軍。來詣荀。諮事。論學已訖。爲復作餘語。桓時年少。殊有姿容。荀婦在屏風裏。便語桓云。桓參軍。君知作人。不論事已訖。何以不去。桓狼狽便走。

續齊諧記

吳均

紫荆樹

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貲皆平均。惟堂前一株紫荆樹。共議欲破。三日。明日就截之。其樹即枯死。狀如火然。真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將分斫。所以顛頽。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勝。不復解樹。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合財寶。遂爲孝門。真仕至大中大夫。

華陰黃雀

弘農楊寶。性慈愛。年九歲。至華陰山。見一黃雀。爲鷓鴣所搏。遂樹下。傷癩甚多。宛轉復爲螻蛄所困。寶懷之以歸。置諸梁上。夜聞啼聲甚切。親自照視。爲蚊所嚙。乃移置巾箱中。啖以黃花。逮十餘日。毛羽成。飛翔。朝去暮來。宿巾箱中。如此積年。忽與羣雀俱來。哀鳴遶堂。數日乃去。是夕。寶三更讀書。有黃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昔使蓬萊。爲鷓鴣所搏。蒙君之仁。愛見救。今當受賜。南海別以四玉環與之。曰。令君子孫潔白。且從登三公事。如此環矣。寶之孝。大聞天下。名位日隆。子震。震生秉生。彪。四世名公。及震葬時。有大鳥降。人皆謂真孝所招也。

上巳曲水

晉武帝問尙書郎摯虞仲洽。三月三日曲水。其義何旨。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爲怪。乃相與至水濱盥洗。因流以盪觴。曲水之義。蓋自此矣。帝曰。若如所談。便非嘉事也。尙書郎束皙進曰。仲洽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見金人自河而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此處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洽爲城陽令。

五花絲粽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貯米投水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忽見一士人。自云三閩大夫。謂曲曰。聞君當見祭。甚善。常年爲蛟龍所竊。今若有惠。當以楝葉塞其上。以綵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帶楝葉五花絲。遺風也。

陽羨書生

東晉陽羨許彥。於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臥路。

側云脚痛。求寄彥鵝籠中。彥以爲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彥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爲君薄設。彥曰甚善。乃於口中吐一銅盤。奩子。奩子中具諸饌。殺海陸珍羞。方丈。其器皿皆是銅物。氣味芳美。世所罕見。酒數行。乃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要之。彥曰甚善。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麗。容貌絕倫。共坐宴。俄而書生醉臥。此女謂彥曰。雖與書生結妻。而實懷外心。向亦竊將一男子回來。書生既眠。暫喚之。願君勿言。彥曰甚善。女人於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穎悟可愛。仍與彥敘寒溫。書生臥欲覺。女子吐一錦行障。書生仍留女子共臥。男子謂彥曰。此女子雖有情。心亦不盡。向復竊將女人同行。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泄言。彥曰善。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二十許。共讌酌。戲調甚久。聞書生動聲。男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女子。還內口中。須臾書生處。女子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更吞向男子。獨對彥坐。書生然後謂彥曰。暫眠遂久。君獨坐當悒悒耶。日已晚。便與君

別還。復吞此女子。諸銅器悉內口中。留大銅盤。可廣二尺餘。與彥別曰。無以藉君。與君相憶也。彥大元中爲蘭臺令史。以盤餉侍中張散。散看其題。云是漢永平三年所作也。

桓玄

東晉桓玄時。朱雀門下。忽有兩小兒。通身如墨。相和作芒籠歌。路邊小兒。從而和之。數十人。歌云。芒籠首繩縛。腹車無軸。倚孤木。聲甚哀楚。聽者忘歸。日既夕。二小兒還入建康縣。至閣下。遂成一雙漆鼓。槌鼓更劉云。槌積久。比恆失之。而復得。不意作人也。明年春。而桓玄敗。言車無軸。倚孤木。桓字也。荊州送玄首。用敗籠。因包裹之。又以芒繩束縛其尸。沈諸江中。悉如童謠所言爾。

犀導

晉東海蔣潛嘗至不其縣。見林下踣一屍。已臭爛。烏來食之。輒見一小兒。長三尺許。來驅烏。烏乃起。如此非一。潛異之。乃就視之。見死人頭上著通天犀導。價數萬錢。乃拔取之。既去。衆烏爭集。無復驅者。潛後以此導上晉武陵王。王薨。以襯衆僧。王武剛以九萬錢買之。後落褚

太宰虞褚以餽齊故丞相豫章王。王死後。內人江夫人遂斷以為斂。每夜輒見一兒纏床頭啼叫云。何為見屠。剖必當相報。終不獨受枉酷。江夫人惡之。月餘遂薨。

徐秋夫

錢塘徐秋夫善治病。宅在湖溝橋東。夜聞空中呻吟聲甚苦。秋夫起至呻吟處問曰。汝是鬼耶。何為如此。饑寒須衣食耶。抱病須治療耶。鬼曰。我是東陽人。姓斯名僧。平昔為樂遊吏。患腰痛死。今在湖北。雖為鬼。苦亦如生。為君善醫。故來相告。秋夫曰。但汝無形。何由治。鬼曰。但縛茅作人。按穴鍼之。訖。棄流水中可也。秋夫作茅人為鍼。腰目二處。并復薄祭。遣人送後湖中。及醒。夢鬼曰。已差。并承惠食。感君厚意。秋夫宋元嘉六年為奉朝請。

清溪廟神

會稽趙文韶為東宮扶侍。坐清溪中橋。與尚書王叔卿家隔一巷。相去二百步許。秋夜嘉月。愜然思歸。倚門唱。西夜鳥飛。其聲甚哀。忽有青衣婢年十五六。前曰。王家娘子。白扶侍。聞君歌聲。有門人逐月遊戲。遣相聞耳。時未息。文韶不之疑。委曲答之。亟邀相過。須臾女到。年

十八九。行步容色可憐。猶將兩婢自隨。問家在何處。舉手指王尚書宅曰。是。聞君歌聲。故來相詣。豈能為一曲耶。文韶即為歌。草生盤石。音韻清暢。又深會女心。乃曰。但令有瓶。何患不得水。顧謂婢子。還取簞篋。為扶侍鼓之。須臾至。女為酌兩三彈。洽洽更增楚絕。乃令婢子歌。繁霜自解。裙帶繁。簞篋腰叩之。以倚歌。歌曰。日暮風吹。葉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歌繁霜。侵曉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歌闋夜已久。遂相停燕寢。竟四更別去。脫金簪以贈文韶。文韶亦答以銀梳。白琉璃七各一枚。既明文韶出。偶至清溪廟。歇神坐上。見梳甚疑。而悉委之屏風後。則琉璃七在焉。簞篋帶縛如故。祠廟中惟女姑神像。青衣婢立在前。細視之。皆夜所見者。於是遂絕。當宋元嘉五年也。

真誥

萼綠華

陶弘景

萼綠華者女仙也。年可二十許。上下青衣。顏色絕整。以晉穆帝昇平三年己未十一月十日。夜降於羊權家。自云是南山人。不知何仙也。自此一月。輒六過其家。權字

道學卽晉簡文黃門郎羊欣祖也。權及欣皆潛修道要。耽玄味真。綠華云。我本姓楊。又云是九嶷山中得道羅郁也。宿命時曾爲其師母毒殺乳婦玄洲。以先罪未滅。故暫謫降臭濁。以償其過。贈權詩一篇。并火漚布手巾一。金玉條脫各一枚。條脫似指環而大。異常精好。謂權曰。慎無泄我下降之事。泄之則彼此獲罪。因曰。修道之士。視錦繡如敝帛。視爵位如過客。視金玉如礫石。無思無慮。無事無爲。行人所不能行。學人所不能學。勤人所不能勤。得人所不能得。何者。世人行嗜欲。我行介獨。世人行俗務。我學恬淡。世人勤聲利。我勤內行。世人得老死。我得長生。故我行之已九百歲矣。授權尸解藥。亦隱景化形而去。今在湘東山中。

高僧傳

釋慧皎

杯渡

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因而爲號。初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由。嘗於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渡竊而將去。家主覺而追之。見渡徐行。走馬逐之不及。至於孟津河。浮木杯於水。憑之渡河。不假

風棹。輕疾如飛。俄而渡岸。達于京師。見時可年四十許。帶索襤褸。殆不蔽身。言語出沒。喜怒不均。或剖冰扣凍。而洗浴。或著履上山。或徒行入市。唯荷一蘆。圖子更無餘物。嘗往延賢寺。法意道人處。意以別房待之。後欲往瓜步江。於江側就航人告渡。不肯載之。復累足杯中。願呵言詠。杯自然流。直渡北岸。向廣陵。遇村舍李家。八關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堂。而坐置圖於中庭。衆以其形陋。無恭敬之心。李見蘆圖。當道欲移置牆邊。數人舉不能動。渡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福于李家子。時有一豎子。窺其圖中。有四小兒。並長數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追覓。不知所在。後三日。乃見在西界蒙龍樹下。坐李禮拜。請還家。日日供養。渡不甚持齋。飲酒噉肉。至於辛膾。與俗不殊。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國劉興伯爲兗州刺史。遣使要之。負圖而來。興伯使人舉視。十餘人不勝。伯自看。唯見一敗衲及一木杯。後李家復得二十餘日。清且忽云。欲得一袈裟。中時令辨。李卽經營。至中未成。渡云。慙出。至暝不返。合境聞有異。香疑之。爲怪。處處覓渡。乃見在北巖下。敷敗袈裟於地。臥之而死。頭

前脚後。皆生蓮華。極鮮香。一夕而萎。邑共殯葬之。後日有人從北來。云見渡負蘆圖。行向彭城。乃共開棺。唯見敗衣。既至彭城。遇有白衣黃欣。深信佛法。見渡禮拜。請還家至貧。但有麥飯而已。渡食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語欣云。可覓蘆圖三十六枚。吾須用之。答云。此間止可有十枚。貧無以買。恐不盡辦。渡曰。汝但檢覓。宅中應有。欣卽窮檢。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雖有其數。亦多破敗。命欣次篤熟視。皆已新完。渡密封之。因語欣令開。乃見錢帛皆滿。可堪百許萬。識者謂杯渡分身他土所得。贖施迴以施欣。欣受之。皆爲功德。經一年許。渡辭出。欣爲辦糧食。卽晨見糧食皆存。不知渡所在。經一月許。復至京師。時潮溝有朱文殊者。少奉佛法。渡多來其家。文殊謂渡云。弟子脫捨身沒後。願見救濟。脫在好處。願爲法侶。渡不答。文殊喜。佛法默然。已爲許矣。後東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魚師施一餒者。渡手弄反覆。還役水遊活而去。又見往師。更從乞魚。網師瞋罵不與。渡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鬪其網中。網碎。敗不復見。牛渡亦已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而

渡岸。經涉會稽剡縣。登天台山。數月而反京師。遊止無定。請召或往不往。時南州有陳家。頗有衣食。渡往其家。甚見迎奉。聞都下復有一杯渡。陳父子五人咸不信。故下都看之。果如其家杯渡形相。一種陳爲設一合蜜。蓋及刀子陸香等。渡卽食蜜。蓋都盡。餘物宛在膝前。其父子五人恐是其家杯渡。卽留二弟。停都守視。餘三人還家。見杯渡如舊。膝前亦有香刀子等。但不噉蜜。蓋爲異爾。乃詣陳云。刀子鈍可爲磨之。二弟都還云。杯渡已移。靈鷲寺。其家杯渡忽求黃紙兩幅。作書不成。字合同其背。陳問上人作何券書。渡不答。竟莫測其然。時吳郡民朱靈期。使高麗還。值風舶飄。經九日至一洲邊。洲上有山。山甚高大。入山採薪。見有人於路。靈期乃將數人。隨路告乞。行十餘里。聞馨香。煙於是共稱佛禮拜。須臾見一寺。甚光麗。多是七寶莊嚴。又見十餘石人。乃共禮拜。還反行少許。聞唱道聲。還往更看。猶是石人。靈期等相謂。此是聖僧。吾等罪人。不能得見。因共竭誠懺悔。更往。乃見真人。爲期等設食。食味是菜。而香美不同。衆食竟。共叩頭禮拜。乞速還至鄉。有一僧云。此間去都乃二

十餘萬里。但令至心。不憂不遠也。因問期云。識杯渡道人。不答言甚。因指北壁有一囊。掛錫杖及鉢。云。此是杯渡住處。今因君以鉢與之。并作書著函中。別有一青竹杖。謂期言。但擲此杖置舫前水中。閉目靜坐。不假勞力。必令速至。於是辭別。令一沙彌送至門上。語曰。此道去行七里。至船不須從先路去也。如言西轉行七里許。至船。卽具如所示。唯聞舫從山頂樹木上過。都不見水。經三日。至石頭淮而住。亦不復見竹杖所在。舫入淮。至朱雀。乃見杯渡騎大航。蘭以箠捶之曰。馬何不行。觀者甚多。靈期等在舫遙禮之。渡乃自下舫。取書并鉢。開書視之。字無人識者。渡大笑曰。使我還耶。取鉢擲雲中。還接之曰。我不見此鉢四千年矣。渡多在延賢寺法意處。時世以此鉢異物。競往觀之。一說云。靈期舫漂至一窮山。遇見一僧來。云是渡弟子。昔持師鉢而死。治城寺。今因君以鉢還師。但令一人擎鉢舫前。自安穩至也。期如所教。果獲全濟。至南州杯渡。當其騎蘭之日。爾日早出。至晚不還。陳氏明旦見門扇上有青書六字云。福德門靈人降。字劣可識。其家杯渡遂絕迹矣。都下杯渡往來。

山邑多行神呪。時庾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問渡云。已死在城江邊空塚中。往看果如所言。孔寧子時以黃門侍郎在家患病。遣信請渡咒。竟云難差。見有四鬼皆被傷殺。寧子泣曰。昔孫恩作亂。家爲軍人所破。二親及叔皆被痛酷。寧子果死。又有齊諧妻胡母氏病。衆治不愈。被請僧設齋坐。有僧勸迎杯渡。渡既至。一呪病者卽愈。齊諧伏事爲師。因爲作傳。記其從來神異。不可備紀。元嘉三年九月。辭諧入東。留一萬錢物寄諧。倩爲營齋。於是別去。行至赤山湖。患病而死。諧卽爲營齋。并接屍還葬。建康覆舟山。至四年。有吳興邵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無人敢看。乃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來。云是杯渡弟子。語云。莫憂。家師尋來相看。答云。渡久已死。何容得來。道人云。來復何難。便衣帶頭。出一合許散。與服之。病卽差。又有杜僧哀者。住在南岡下。昔經伏事杯渡。兒病甚篤。乃思念恨不得渡。與念神呪。明日忽見渡來。言語如常。卽爲呪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渡復來。齊諧家呂道惠聞人。怛之。杜天期水丘熙等。並見。皆大驚。卽起禮拜。渡語衆人。言年當大凶。可勤修福業。法意道人甚。

有德。可往就之。修立故寺。以禳災禍也。須臾門上有一僧喚渡。便辭去云。貧道當向交廣之間。不復來也。齊諧等拜送。慇懃。於是絕迹。頃世亦言時有見者。

釋道安

釋道安。姓魏氏。常山扶柳人也。家世爲儒。早失覆蔭。爲外兄孔氏所養。年七歲。讀書。再覽能誦。鄉鄰嗟異。至年十二。出家。神性聰敏。而形貌甚陋。不爲師之所重。數歲之後。方啟師求經。與辯意經一卷。可五千言。安齋經入。因休息。就覽。暮歸。以經還師。更求餘者。師曰。昨經未讀。今復求耶。答曰。卽已闡誦。師雖異之。而未言也。復與成具光明經一卷。不減一萬言。齋之如初。暮復還師。師執覆之。不差一字。師大驚。嗟而敬異之。後爲受戒。具恣其遊學。至鄴。遇佛圖澄。因事澄爲師。及石氏將亂。與弟子惠遠等四百餘人。渡河南遊。夜行。值雷雨。乘電光而進。前行得人家。見門裏有二馬。椿椿之間。懸一馬兜。可容一斛。安便呼林百升。百升謂是神人。厚相賞接。既而弟子問何以知其姓字。安曰。爾木爲林。兜容百升也。既達襄陽。復宣佛法。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時。

其先籍安高名。及聞安至。卽往修造。旣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時人以爲名答。時苻堅素聞安名。每云。襄陽有釋道安。是神器。方欲致之。以輔朕躬。後遣苻平南攻襄陽。安與朱序俱獲於堅。堅謂僕射權翼曰。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翼曰。誰耶。堅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旣至。住長安五重寺。初堅承石氏之亂。至是。戶民殷富。四方略定。唯建業一隅。未能尅伏。每與侍臣談語。未嘗不欲平一江左。堅弟平陽公融。及朝臣石越。原紹等。並切諫。終不能迴。衆以安爲堅所信敬。乃共請曰。主上將有事東南。公何能不爲蒼生致一言耶。會堅出東苑。命安升輦同載。僕射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道安毀形。寧可參廁。堅勃然作色曰。安公道德可尊。朕以天下不易輿輦之榮。未稱其德。卽敕僕射扶安登輦。俄而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而巡狩。陟會稽。以觀滄海。不亦樂乎。安對曰。陛下應天御世。有八州之富。居中土而制四海。宜棲神無爲。與堯舜比隆。今欲以百萬之師。求厥田下下之士。且東南一隅。地卑氣厲。禹遊而止。舜狩而殂。秦

王適而不歸以貧道觀之非愚心所同也平陽公懿戚石越重臣並謂不可猶尙見距貧道輕淺言必不允既荷厚遇故盡丹誠耳堅曰非爲地不廣民不足治也將簡天心明大運所在耳順時巡狩亦著前典若如師言則先帝王無省方之文乎安曰若戀駕必動可先幸洛陽抗威蓄銳傳檄江南如其不伏伐之未晚堅不從遣平陽公融等精銳二十五萬爲前鋒堅躬率步騎六十萬至須城晉遣征虜將軍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距之堅前軍大潰於八山公晉軍逐北三十餘里堅單騎而遁如所諫焉安註諸經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甚遠理願見瑞相乃夢見道人頭白眉長語安云君所註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沮住在西域當相助宏通可時時設食後日誦律至遠公乃知和尚所夢賓頭盧也後至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異僧形色庸陋來寺寄宿寺房既窄處之講堂時維那直殿夜見此僧從窗而出入遽以白安安驚起禮訊問其來意答云特相爲來安曰自惟罪深詎可度脫答云甚可以度耳安請問來生所生之處彼乃以手虛撥天之西北卽見

雲開備觀兜率妙勝之報安至其年二月八日忽告衆曰吾當去矣是日齋畢無疾而卒葬城內五級寺中是歲晉太元十年也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也善經律論化行於西域及東遊龜茲龜茲王爲造金獅子座一處之時苻堅僭號關中有外國前部王及龜茲王弟並來朝堅引見二王說堅云西域多產珍奇請兵往定以求內附至堅建元十三年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戎有鳩摩羅什襄陽有沙門道安將非此耶卽遣使求之至十七年二月鄯善王前部王等又說堅請兵西伐十八年九月堅遣驍將呂光凌江將軍姜飛將前部王及車師王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臨發堅餞光於建章謂光曰夫帝王應天而治以子愛蒼生爲本豈貪其地而伐之正以懷遠之人故也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爲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尅龜茲卽馳驛送什光軍未至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勁

敵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茲。殺純。立純弟震爲主。光旣獲什。未測其智量。見年齒尙少。乃以凡人戲之。強妻以龜茲王女。什距而不受。辭甚苦。至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謂什父鳩摩炎妻鳩茲王妹。何所固辭。乃飲以醇酒。同閉密室。什被逼。旣至。遂虧其節。或令騎牛及乘惡馬。欲使墮落。什常懷忍辱。曾無異色。光慚愧而已。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有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光始密而異之。什謂元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推遷揆數。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土可居。光從之。至涼州。聞苻堅已爲姚萇所害。光三軍縞素。大臨城南。於是竊號關外。年稱太安。太安二年正月。姑臧大風。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姦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梁謙彭晃相繼而反。尋亦殄滅。至光龍飛二年。張掖臨松盧水胡沮渠男成及從弟蒙遜反。推建康太守段業爲主。遣庶子秦州刺史太原公纂率衆五萬討之。時論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全尅。光以訪什。什曰。觀察此行。未見其利。旣而纂敗。

績於合黎。俄有郭騰作亂。纂委大軍輕還。爲騰所敗。僅以身免。光中書監張資文翰溫雅。光甚器之。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叉云。能差資疾。光喜。給賜甚重。什知叉誑詐。告資曰。又不能爲。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有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爲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繩本形。旣又治無效。少日。資亡。頃之光又卒。子紹襲位。數日光庶子纂殺紹自立。稱元咸寧。咸寧二年。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箱井中。到殿前蟠臥。比旦失之。纂以爲美瑞。號大殿爲龍翔殿。俄而有黑龍升於當陽九宮門。纂改爲龍興門。什奏曰。比日潛龍出遊。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爲災。告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尅己修德。以答天戒。纂不納。與什博戲。殺碁。曰。斫胡奴頭。什曰。不能斫胡奴頭。胡奴將斫人頭。此言有旨。而纂終不悟。光弟保有子名超。超小字胡奴。後果殺纂。斬首立其兄隆爲主。時人方驗什之言也。什住涼積年。呂光父子旣不弘道教。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苻堅已亡。竟不相見。及姚萇僭有關中。亦挹其高名。虛心要請。呂以

什智計多解。恐爲姚謀。不許東入。及薨卒。子與襲位。復遣敦請。與弘始三年三月。有樹連理。生于廟庭。逍遙園葱變爲蔭。以爲美瑞。謂智人應入。至五月。興遣隴西公碩德。西伐呂隆。隆軍大破。至九月。隆上表歸降。方得迎什入關。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於長安。興待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自大法東被。始於漢明。涉歷魏晉。經論漸多。而支竺所出。多滯文格義。興少崇銳志。講集什既至。止。仍請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什既率多諳誦。無不究盡。博能漢言。音譯流便。既覽舊經。義多紕僻。皆由先譯失旨。不與梵本相應。於是興使沙門僧碧僧遷。法欽。道流。道恆。道標。僧寂。僧肇等。八百餘人。諮受什旨。更令出大品。什持梵本。興執舊經。以相讐校。其新文異舊者。義皆圓通。衆心懷伏。莫不欣讚。什爲人神情。鑒徹。傲岸出羣。應機領會。鮮有其匹。且篤性仁厚。汎愛爲心。虛己善誘。終日無倦。姚興常謂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辭世。何可使法種無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自爾已來。不住僧坊。別立廨舍。供給豐盈。每至講說。常先自說譬。譬如臭泥中生蓮華。但採

蓮華。勿取臭泥也。什初在龜茲。從卑摩羅叉律師受律。卑摩後入關中。什聞至。欣然。師敬盡禮。卑摩未知被逼之事。因問什曰。汝於漢地。大有重緣。受法弟子。可有幾人。什答云。漢境經律未備。新經及諸論等。多是什所傳出。三千徒衆。皆從什受法。但什累業障深。故不受師敬耳。又杯渡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什未終日。少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咒。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心。方復後世。惻愴何言。自以闇昧。謬充傳譯。凡所出經論三百餘卷。唯十誦一部。未及刪繁。存其本旨。必無差失。願凡所宣譯。傳流後世。咸共弘通。今於衆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焦爛。以僞秦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於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卽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屍。薪滅形碎。唯舌不灰耳。

支遁

支遁。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有

神理聰明秀徹。晉時初至京師。太原王濛甚重之。曰。造微之功。不減輔嗣。陳羣殷融。嘗與衛玠交。謂其神情。傷徹。後進莫有繼之者。及見遁。歎息以爲重見。若人家世事佛。早悟非常之理。隱居餘抗山。沉思道行之品。委曲惠印之經。卓焉獨拔。得自天心。年二十五出家。每至講肆。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爲守文者所陋。謝安聞而喜之。曰。乃比古人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駿逸。時謝安殷浩等。並一代名流。皆著塵外之狎。遁嘗在白馬寺。與劉系之等談。莊子逍遙篇云。各適性以爲逍遙。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殘害爲性。若適性爲得者。彼亦逍遙矣。爲是退而註逍遙篇。羣儒學莫不歎伏。後還吳。立支硎山寺。晚欲入剡。謝安在吳。與遁書曰。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悵然。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戚戚。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水。山縣閑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醫藥不同。必思此緣。副其積想也。王羲之時在會稽。素聞遁名。未之信。謂人曰。一狂僧耳。何足言。後遁既還剡。徑遊于郡。王故逐遁。觀其風力。既

至。王謂遁曰。逍遙篇可聞乎。遁乃作數千言。標揭新理。才藻警絕。王遂被襟解帶。留連不能去。仍請住靈嘉寺。意存相近。俄又投迹剡山。於沃州小嶺。立寺行道。僧衆百餘。常隨稟學。時或有惰者。遁乃著座右銘以勗之。時論以遁才堪經贊。而潔己拔俗。有違兼濟之道。遁乃作釋牒論。晚過石城山。又立棲光寺。宴坐山門。遊心禪苑。木殮澗。飲浪志無生。乃註安般四禪諸經。及卽色遊玄論。遁淹留建業。涉將三載。乃還東山。上書告辭。優詔許之。資給發遣。事事豐厚。一時名流。並餞離於征虜亭。時蔡子叔前至。近遁而坐。謝萬石後至。值蔡蹙起。謝使移就其處。蔡還合襍舉。謝擲地謝。不以介意。其爲時賢所慕如此。既而收迹剡山。畢命林澤。人嘗有遺遁馬者。遁受而養之。時或有譏之者。遁曰。愛其神駿。聊復畜耳。後有餉鶴者。遁曰。爾沖天之物。寧爲耳目之翫乎。遂放之。遁幼時嘗與師共論物類。謂雞卵生用未足爲殺。師不能屈。師尋亡。忽見形。投卵於地。殼破。鷓鴣行。項之俱滅。遁乃感悟。由是蔬食終身。遁先經餘姚塢山中。住。至於晚年。猶還塢中。或問其意。答云。謝安石昔數來見。輒移旬

日。今觸情舉目。莫不興想。後病甚。移還塢中。以晉太和元年閏四月四日。終于所住。春秋五十有三。卽窆於塢中。厥塚存焉。或云終剡。未詳。郗超爲之序傳。袁宏爲之銘贊。周曇寶爲之作誄焉。

洛陽伽藍記

楊銜之

永寧寺

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爲之。舉高九十丈。有利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百里遙。已見之僧房樓觀。一千餘間。雕梁粉壁。青瑣綺疏。難得而言。栝栢扶疎。拂檐翠竹。香草布護。塔堦。是以常景碑云。須彌寶殿。兜率淨宮。莫尙於斯也。外國所獻經像。皆在此寺。永熙三年二月。浮圖爲火所燒。帝登臨雲臺。望火遣羽林一千救。赴火所。莫不悲惜。垂淚而去。五月中。有人從象郡來。云見浮圖於海中。光明照耀。儼然如新。十月而京師遷鄴。

瑤光寺

瑤光寺。世宗宣武皇帝所立。講堂尼房。五百餘間。綺疏連亘。戶牖相通。珍木香草。不可勝言。牛筋狗骨之木。雞

頭鳴脚之草。亦悉備焉。椒房嬪御。學道之所。掖庭美人。並在其中。亦有名族處女。性愛道場。落髮辭親。來依此寺。屏珍麗之飾。服修道之衣。投心八正。歸誠一乘。永安三年中。爾朱兆入洛陽。縱兵大掠。時有秀容胡騎數十人。入寺淫穢。自此後。頗獲譏。請京師語曰。汝陽女兒急作髻。瑤光寺尼奪女塔。寺北有金墉城。城門作重樓。飛閣遍城上下。從地望之。有如雲也。

昭儀尼寺

昭儀尼寺。闔官等所立也。太后臨朝。闔寺專寵。宦者之家。積金滿堂。是以蕭忻云。高軒斗升者。闔官嫠婦。口馬鳴呵者。莫非英門之養息也。寺有一佛二菩薩。塑工精絕。京師所無。寺南有宜壽里段暉宅。地下常聞鐘聲。時見五色光明。照於堂宇。暉甚異之。遂掘光所得金像一軀。可高三尺。有二菩薩。趺坐。暉遂捨宅爲光明寺。其後盜者欲竊此像。與菩薩合聲喝賊。盜者驚怖。應卽殞倒。衆僧聞像叫聲。遂來捉得賊。

胡統寺

揚銜之

胡統寺。太后從姑所立也。入道爲尼。遂居此寺。在永寧

南一里許。寶塔五重。金刹高聳。洞房周匝。對戶交窗。朱柱素壁。甚爲佳麗。其寺諸尼。帝城名德。善於開道。工談義理。常入宮。與太后說法。其資養緇流。從無此也。

白馬寺

白馬寺。漢明帝所立也。明帝崩。起祇洹於陵上。自此以後。百姓冢上。或作浮圖焉。寺上經函。至今猶存。常燒香供養之。經函時放光明。耀於堂宇。是以道俗禮敬之。如仰眞容。浮圖前柰林。蒲萄異於餘處。枝葉繁衍。子實甚大。柰林實重七斤。蒲萄實偉於棗。味并殊美。冠於中京。帝至熟時。常詣取之。或復賜宮人。宮人得之。轉餉親戚。以爲奇味。得者不敢輒食。

法雲寺

法雲寺。西域烏陽國胡沙門曇摩羅所立也。在光寶寺西。隔牆并門。摩羅聰慧利根。學窮釋氏。至中國。卽曉魏言。隸書。凡所聞見。無不通解。是以道俗貴賤。同歸仰之。作祇洹一所。工制甚精。佛殿僧房。皆爲塗飾。丹素發彩。金碧垂輝。摹寫眞容。似丈六之見鹿苑。神光壯麗。若金剛之在雙林。伽藍之內。珍果蔚茂。芳草蔓合。嘉木被庭。

京師沙門好胡法者。皆就摩羅受持之。

釋寶誌

釋寶誌。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江東道林寺。修習禪業。至宋大始初。忽如僻異。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常跣行街巷。執一錫杖。杖頭挂剪刀及鏡。或挂一兩匹帛。齊建元中。稍見異迹。數日不食。亦無飢容。與人言。始苦難曉。後皆效驗。時或賦詩。言如識記。江東士庶。皆共事之。齊武帝謂其惑衆。收駐建康。既且人見其入市。還檢獄中。誌猶在焉。誌語獄吏。門外有兩暴食來。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旣而齊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送食餉誌。果如其言。建康令呂文顯。以事聞。武帝卽迎入。帝居之後堂。一時屏除內宴。誌亦隨衆出。旣而景陽山上。猶有一誌。與七僧具。帝怒。遣推檢其所。關吏啓云。誌久出。有省方以墨塗其身。時僧正法獻。欲以一衣遺誌。遣使於龍光禰賓二寺求之。並云。昨宿且去。又至其常所。造屬侯伯家。尋之。伯云。誌昨在此行道。且眠未覺。使還。以告獻。方知其分身三處宿焉。誌常盛束祖行。沙門寶亮。欲以衲衣遺之。未及發言。誌忽來。引衲而去。後假齊。

武帝神力。使見高帝於地下。常受錐刀之苦。帝自是永廢錐刀。武帝又常於華林園召誌。誌忽著三重布帽。以見俄而武帝崩。文惠太子及豫章王相繼而薨。永明中。常住東宮後堂。一日平明從門出入。忽云門上血汚衣。褰衣走過。及鬱林見害。車載出。此帝頸血流於門限。齊衛尉胡諧疾請誌。誌註疏云。明日竟不往。是日諧亡。載屍還宅。誌曰。明日屍出也。齊太尉司馬殷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辭誌。誌畫紙作樹。樹上有鳥。語云。急時可登。此後顯達逆節。留齊之鎮州。及敗齊之叛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樹。樹上有鳥。如誌所畫。悟而登之。鳥竟不飛。追者見鳥。謂無人而反。卒以見免。齊屯騎桑偃將欲謀反。往誌。遙見而走。大呼云。圍臺城。欲反。逆斫頭破腹。後有句事發。假叛往朱方。爲人所得。果斫頭破腹。梁鄱陽忠烈王嘗屈誌至第。忽令覓荆子甚急。既得安於門上。莫測所以。少時王出爲荊州刺史。其預嚙之明。此類非一。誌多往來。與皇淨名兩寺。及梁武卽位。下詔曰。誌公迹均塵垢。神遊冥漠。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無上。談其隱淪。則道行高

著。豈得以俗士凡情。空相拘制。何其鄙陋。一至於此。自今行來。隨意出入。勿得復禁。誌自是多出入禁中。長於臺城對梁武帝喫鱸。昭明諸王子皆侍側。食訖。武帝曰。朕不知味。二十餘年矣。師何謂爾。誌公乃吐出小魚。依鱗尾。武帝深異之。如今秣陵尚有鱸殘魚也。天監五年冬。旱。雩祭備至。而未降雨。忽上啓云。誌病不差。就官乞活。若不啟白。官應得鞭杖。願於華光殿講勝鬘經。請雨。梁武卽使沙門法雲講勝鬘。竟夜更大雨。誌又云。須一盆水。加刀其上。俄而天雨大降。高下皆足。梁武嘗問誌云。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答云。十二識者。以爲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十二文旨。答云。在書字時節。刻漏中。識者以爲書之。在十二時中。又問。弟子何時得靜心修習。答云。安藥禁。識者以爲禁者止也。至安藥時。乃耳後法雲於華林講法華經。至假使風墨。誌忽問之。有無。答云。世帝故有第一義。則無也。誌往復三四番。便笑云。若體是假。有此亦不可解。難可解。其辭旨隱沒。類皆如此。有陳征虜者。舉家事誌甚篤。誌常爲其見真形。光相如菩薩像焉。誌知名顯奇。四十餘載。士女供事者不

可勝數。然好用小便濯髮。俗僧聞有譏笑者。誌亦知衆僧多不斷酒肉。譏之者飲酒食猪肚。誌勃然謂曰。汝笑我以溺洗頭。汝何爲食盛糞袋。譏者懼而慙服。晉安王蕭綱初生日。梁武遣使問誌。誌合掌云。皇子誕育幸甚。然冤家亦生於後。推尋歷數。與侯景同年月日而生也。會稽臨海寺有大德。常聞揚州都下有誌公。語言顛狂。放縱自在。僧云。必是狐狸之魅也。願向都下覓獵犬以逐之。於是輕船入海。趨浦口。欲西上。忽大風所飄。意謂東南。六七日始到一島中。望見金裝浮圖。千雲秀出。遂尋徑而往。至一寺院。宇精麗。花卉芳菲。有五六僧。皆可年三十。美容色。並著員緋袈裟。倚杖於門樹下。言語僧云。欲向都下爲風飄蕩。不知上人此處何州國。今四望環海。恐本鄉不可復見。答曰。必欲向揚州。卽時便到。今附書到鍾山寺。西行南頭第二房。覓黃頭付之。僧因閉目坐船。風聲定。開眼如言。奄至西岸。入數十里。至都徑往鍾山寺訪問。都無有黃頭者。僧具說委曲。報云。西行南頭第二房。乃風病道人誌公。雖言配在此寺。在都下聚藥處。百日一度來房。空無人也。問答之間。不覺誌

公已在寺廚上。乘醉索食。人以齋過日晚。未與問。便奮身惡罵。寺僧試遣沙彌繞廚側。漫叫黃頭。誌公忽云。阿誰喚我。卽逐沙彌來到僧處。謂曰。汝許將獵狗捉我。何爲空來。僧知是非常人。頂禮懺悔。授書與之。誌公看書云。方丈道人喚我。不久亦當自還。誌公遂屈指云。某月日去。便不復共。此僧語衆。但記某月日。至天監十三年冬。於臺城後堂。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終。屍體香軟。形貌熙悅。臨亡。燃一燭。以付後閣舍人吳慶慶。卽啓聞。梁武歎曰。大師不復留。以燭者。將以後事屬我乎。因厚加殯送。葬于鍾山。獨龍之阜。仍於墓所立閣。善寺勅陸鍾製銘於塚內。王筠勒碑文於寺門。傳其遺像。處處存焉。初誌顯迹之始。年可無五六十許。而終亦不老人。誠莫測其年。有餘捷道者。居于京師。九日臺北。自言是誌外舅弟子。誌四年。計誌亡時。應年九十七矣。又後魏有沙門寶公者。不知何處人也。形貌寢陋。心識通達。過去未來。預視三世。發言似識。不可得解。事過之後。始驗其實。胡太后問以世事。寶公把粟與雞。喚朱朱。時人莫解。建義元年。後爲爾朱榮所害。始驗其言。時有

洛陽人趙法和。請占早晚當有爵。寶公曰。大竹箭。不須羽。東廂屋。急手作。時人不曉其意。經月餘。法和父亡。大竹箭者。莖杖。東廂屋者。倚廬。初造十二辰歌。終其言也。此寶公與江南者。未委是一人也。兩人也。

洛子淵

後魏孝昌時。有虎賁洛子淵者。自云洛陽人。孝昌中。戍於彭城。其同營人樊元寶。得假還京師。子淵附書一封。云宅在靈臺南。近洛水鄉。但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寶如其言。至靈臺南。見無人家。徒倚欲去。忽見一老翁。問云。從何而來。徬徨於此。元寶具向道之。老翁云。是吾兒也。取書引元寶入。遂見館閣崇寬。屋宇佳麗。既坐。命婢取酒。須臾。見婢抱一死小兒。而過元寶。甚怪之。俄而酒至。酒色甚紅。香美異常。兼設珍羞。海陸備有。飲訖告退。老翁送元寶出。云。後會難期。以爲悽恨。別甚殷勤。老翁還入。元寶不復見其門巷。但見高岸對水。淥波東傾。一童子可年十四五。新溺死。鼻中血出。方知所飲酒。是其血也。及還彭城。子淵已失矣。元寶與子淵同戍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

趙逸

後魏崇義里。有杜子休宅。地形顯敞。門臨御路。時有隱士趙逸者。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正光初。來至京師。見子休宅。歎息曰。此是晉朝太康寺也。時人未之信。問其由。答曰。龍驤將軍王濬。平吳後。立此寺。本有三層浮圖。用磚爲之。指子休園曰。此是故處。子休掘而驗之。果得磚數萬。并有石銘云。晉太康六年。歲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儀同三司襄陽侯王濬敬造。時園中果榮豐蔚。林木扶疎。乃服逸言。號爲聖人。子休遂捨宅爲靈應寺。所得之磚。造三層浮圖。好事者問晉朝京師。何如今日。逸曰。晉朝民少於今日。王侯第宅。與今日相似。又云。自永嘉已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吾皆遊其都鄙。目見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莫不推過於人。引善自向。符生雖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殺。觀其治典。未爲凶暴。及詳其史。天下之惡。皆歸焉。符堅自是賢主。賊君取位。妄書生惡。凡諸史官。皆此類也。人皆貴遠賤近。以爲信然。當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問其故。逸曰。生時中庸之人耳。及其死

也。碑文墓誌。莫不窮天地之大德。生民之能事。爲君共
堯舜。連衡爲臣。與伊尹等跡。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塵。
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爲盜跖。死爲夷齊。妄
言傷正。華詞損實。當時作文之士。慙逸此言。步兵校尉
李登問曰。太尉府前埭浮圖。形製甚古。未知何年所造。
逸云。晉義熙十二年。劉裕伐姚泓。軍人所作。汝南王聞
而異之。因問何所服餌。以致延年。逸云。吾不閑養生。自
然長壽。郭璞常爲吾筮。云。壽年五百歲。今始餘半。帝給
步挽車一乘。遊於市里。所經之處。多說舊跡。三年已後。
遁去。莫知所在。

高陽王雍

高陽王寺。後魏高陽王雍之宅也。在清陽門外數里。御
道西。雍爲爾朱榮所害也。捨宅以爲寺。正光中。雍爲丞
相。給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貴極人臣。富兼山海。居
第四于帝宮。白壁丹檻。竊窵連互。飛簷華宇。膠葛周通。
僮僕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羅綺從風。自漢晉以來。
諸王豪侈。未之有也。出則鳴騶御道。文物成行。饒吹響
發。笳聲哀轉。入則歌姬舞女。擊筑吹笙。而絲管迭奏。連

宵盡日。竹林魚池。侔于禁苑。芳草如積。珍木連陰。雍嗜
口味。厚自奉養。一日必以數萬錢爲限。海陸珍羞。方丈
於前。陳留侯李崇謂人曰。高陽一日敵我千日。崇爲尙
書令。儀同三司。亦富傾天下。僮僕千人。而性多儉悛。惡
衣簞食。常無肉味。止有菲茹菲菹。崇客李元佑語人云。
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佑曰。二九一十八。聞
者大笑。世人卽以此爲譏罵。雍薨後。諸妓女悉令入道。
或有出家者。美人徐月華。善箜篌。能爲明妃出塞之歌。
聞者莫不動容。永安中。與衛將軍源士康爲側室。士康
宅亦近清陽外。徐鼓箜篌而歌。哀聲入雲。行路聽者。俄
而成市。徐常語士康云。王有二美姬。一名修容。一名豔
姿。並蛾眉皓齒。潔貌傾城。修容能爲綠水歌。豔姿善爲
么鳳舞。並愛傾後室。寵冠諸姬。士康聞此。常令徐歌綠
水么鳳之曲焉。

元琛

後魏王侯外戚公主。阻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饒。爭修園
宅。互相誇競。崇門豐室。阿戶連房。飛館生風。重樓起霧。
高臺芳榭。家家而築。花林曲池。園園而有。莫不桃李夏

綠竹柏冬青。而河間王琛。最爲豪首。常與高陽爭衡。造文柏堂。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五色絲爲繩。妓女三百人。盡皆國色。有婢朝雲。善吹篪。能爲團扇歌。隴上聲。琛爲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之。不降。琛令朝雲假爲貧嫗。吹篪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爲棄墳井。在山谷爲寇耶。相率歸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琛在秦中。多無政績。遣使向西域。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次有七百里者。十餘皆有名字。以銀爲槽。金爲環。銷諸王服。其豪富。琛嘗語人云。晉室石崇。乃是庶姓。猶能雉頭狐腋。畫卯雕薪。況我大魏天王。不爲華侈。造迎風館于後園。窗戶之上。列錢青瑣。玉鳳銜鈴。金龍吐旆。素奈朱李。枝條入簷。妓女樓上坐。而摘食。琛嘗會宗室。陳諸寶器。金瓶銀甕。百餘口。甌擊盤合。稱是其餘。酒器有水晶鉢。瑪瑙琉璃碗。赤玉卮數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從西來。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諸王。按行庫藏。錦罽珠璣。冰羅霧縠。充積其內。琛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立性貪暴。志欲無厭。見之歎惋。不覺成疾。還

家臥三日。不能起。江陽王繼來省疾。諭之曰。卿之財產。應得抗衡。何爲羨歎。以至於此。融曰。常謂高陽一人。寶貨多于融。誰知河間瞻之在前。繼曰。卿欲作袁術之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也。及爾朱氏亂後。王侯第宅。多題爲寺宇。壽邱里閭。列利相望。祇洹鬱起。寶塔高壯。四月八日。京都士女。多至河間寺。觀其堂廡。綺麗無不歎息。以爲蓬萊仙室。亦不是過也。

李延實

後魏太傅李延實者。莊帝舅也。永安中。除青州刺史。將行奉辭。帝謂實曰。懷博之俗。世號難治。舅宜好用心。副朝廷所委。實答曰。臣年迫桑榆。氣同朝露。人間稍遠。日近松邱。臣已久乞閒退。陛下渭陽興念。寵及老臣。使夜行非人。裁錦萬里。謹奉明敕。不敢失墮。時黃門侍郎楊寬。在帝側。不曉懷博之義。私問舍人溫子升。子升曰。吾聞至尊兄彭城王。作青州刺史。聞其賓客。從至青州者。云齊土之民。風俗淺薄。虛論高談。專在榮利。太守初欲入境。百姓皆懷博叩頭。以美其意。及其代下。還家以博擊之言。其向背。速于反掌。是以京師謠語曰。獄中無紫

囚舍內無青州。假令家道惡。腸中不懷愁。懷博之義。起在于此也。

還冤記

顏之推

杜伯

杜伯名曰恒。入爲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宣王。曰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于焦。使薛甫與司空錡殺杜伯。其友左儒九諫。而王不聽。杜伯既死。爲人見。王曰恒之罪何哉。王召祝而以杜伯語告。祝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空錡也。祝曰何以不殺錡以謝之。宣王乃殺錡使祝以謝之。伯猶爲人而至。言其無罪。司空錡又爲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爲我謀而殺人。吾殺者又皆爲人。而見訴。奈何。皇甫曰殺祝以謝可也。宣王乃殺祝以兼謝焉。又無益。皆爲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奈何。以此爲罪而殺臣也。後三年宣王遊圃田。從人薊野。日中見杜伯乘白馬素車。司空錡爲左視。爲右朱冠起於道左。執朱弓彤矢。射王中心。折脊。伏于弓衣而死。

公孫聖

吳王夫差殺其臣公孫聖。而不以罪。後越伐吳。王敗走。謂太宰嚭曰。吾前殺公孫聖。投于胥山之下。今道由之。吾上畏蒼天。下慚於地。吾舉足而不能進。心不忍往。子試唱於前。若聖猶在。當有應聲。嚭乃登餘杭之山。呼之曰公孫聖。聖卽從上。應曰在三呼而三應。吳王大懼。仰天歎曰。蒼天乎。寡人豈可復歸乎。吳王遂死不返。

宋皇后

漢靈帝宋皇后。無寵而居正位。後宮幸姬衆。共譖毀。初中常侍王甫。枉誅渤海王惲及妃。妃卽后之姑也。甫恐后怒。乃與大中大夫程何。共誣后。執左道呪詛。靈帝信之。收后璽綬。后自致暴室。以憂死。父及兄弟俱被誅。諸常侍大小黃門。在省署者。皆憐宋氏無罪。帝後夢見桓帝曰。宋皇后何罪過。而聽用邪嬖。使絕其命。昔渤海王惲。既已自貶。又受誅斃。今宋后及惲。皆訴于天。上帝震怒。罪在難救。夢殊明察。帝既覺而懼。以事問羽林左監許永。此爲何祥。其可禳乎。永對以宋氏及渤海無辜之狀。並請改葬。以安冤魂。還宋家之徙。復渤海之封。以消災咎。帝弗能用。尋亦崩焉。

王恠

漢時有王恠字少林。為都縣令。之縣到釐亭。亭常有鬼殺人。恠宿樓上。夜有女子稱欲訴冤。無衣自蓋。恠以衣與之。乃進曰。妾本恠令妻也。欲往之官。過此亭宿。亭長殺妾。大小十餘口。埋在樓下。奪取衣裳財物。亭長今為縣門下游徼。恠曰。當為汝報之。勿復妄殺良善耶。鬼捉衣而去。恠旦收游徼。詰問即服。收同謀十餘人。并殺之。掘取諸喪。歸其家殮葬。亭永清寧。人謠曰。信哉少林。世無偶。飛被走馬與鬼語。飛被走馬。別為他事。今所不錄。

王濟

漢時王濟左右嘗於閨中就婢取濟衣物。婢欲奸之。其人云。不敢。婢言若不從我。我當大叫。此人卒不肯。婢遂呼云。某甲欲奸我。濟即令人殺之。此人具自陳訴。濟猶不信。故牽將去。顧謂濟曰。枉不可受。要當認府君子。天後濟乃病。忽見此人語之曰。前具告實。不見理。今便應去。濟數日卒。

于吉

漢孫策既定會稽。引兵迎漢帝。時道人于吉在策軍中。

遇天大旱。船路艱澀。策嘗自出督切軍中人。每見將士多在吉所。因憤怒曰。吾不如吉。遂收吉。轉置日中。令其降雨。如不能者。便當受誅。俄頃之間。雲雨滂沛。未及移時。州澗涌溢。時並來賀吉。免其死。策轉忿恚。意竟殺之。因是策頗改常。每彷彿見吉。復出射獵。為刺客所傷。治療將差。引鏡自窺。鏡中見吉。願則無之。如是再三。遂撲鏡大叫。瘡皆崩裂。須臾而死。

夏侯玄

晉夏侯玄字太初。亦當時才望。為司馬景王所忌。而殺之。玄宗族為之設祭。見玄來靈座。脫頭置其旁。悉取果食酒肉。以內頸中。既畢。還自安。言曰。吾得訴于上帝矣。司馬子元無嗣也。尋而景王薨。遂無子。其弟文王封太子。攸為齊王。繼景王後。攸薨。攸子問嗣立。又被殺。及永嘉之亂。有巫見宣王泣云。我國傾覆。正由曹爽。夏侯玄二人。訴冤得申故也。

王陵

司馬宣王功德日隆。又誅魏大將軍曹爽。篡奪之迹稍彰。王陵時為揚州刺史。以魏帝制於疆臣。不堪為主。楚

王彪年長而有才。欲迎立之。兖州刺史董莘。以陵陰謀告宣王。宣王自將中軍討陵。卒至陵。自知勢窮。乃單舸出迎。宣王遂送陵還京師。至項城。過賈逵廟側。陵呼曰。賈梁道。吾固盡心於魏之社稷。唯爾有神知之。陵遂飲藥酒死。三族皆誅。其年宣帝有病。而日見遠來。并陵爲祟。因呼陵字曰。彥。緩我。宣王身亦有打處。少時遂卒。

孫元弼

晉富陽縣令王範。有妾桃英。殊有姿色。遂與閣下丁豐。史華期二人。姦通。範嘗出行。不還帳內。都督孫元弼。聞丁豐戶內。有環珮聲。覘視。見桃英與同被而臥。元弼叩戶面叱之。桃英卽起。攬裙理髻。躡履還內。元弼又見華期帶珮。桃英麝香。二人懼。元弼告之。乃共誘元弼。與桃英有私。範不辨察。遂殺元弼。有陳超者。當時在座。勸成元弼罪。後範代還。超亦出都看範。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腋脛。曳將去。入荒澤中。電光照見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瞳子。曰。吾孫元弼也。訴怨皇天。早見申理。連時候汝。乃今相遇。超叩頭流血。鬼曰。王範旣爲事主。當先殺之。賈景伯。孫文度。在太山玄堂下。共

定死生名錄。桃英魂魄。亦收在女青亭者。是第三地獄名。在黃泉下。專治女鬼。投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楊都。詣範。未敢說之。便見鬼從外來。逕入範帳。至夜。範始眠。忽然大覺。連呼不醒。家人牽青牛臨範。上并加桃人左索。向明小蘇。十許日而死。妾亦暴亡。超亦逃走。長干寺。易姓名爲何規。後五年三月三日。臨水酒酣。超云。今當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擿超鼻血。大出。可一升許。數日而殂。

羊聃

晉時羊聃。字彭祖。晉世廬陵太守。爲人剛克。粗暴。特國姻親。縱恣尤甚。睚眦之嫌。輒加刑殺。征西大將軍庾亮。檻送。具以狀聞。有司奏聃殺郡將吏及民。簡良等二百九十人。徒譴一百餘人。應棄市。依八議請宥。中宗詔曰。此事古今所未有。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何八議之有。下獄。所賜命。聃兄子賁。先尙南郡公主。自表解婚。詔不許。瑯琊孝王妃山氏。聃之甥也。苦以爲請。于是司徒王遵。啓聃罪不可容恕。宜極重法。山太妃憂感動疾。陛下罔極之恩。宜蒙生全之宥。于是詔下曰。山太妃唯此一舅。

發言摧哽。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于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痛。以致頓斃。朕亦何顏以寄。今便原聃生命。以慰太妃渭陽之恩。于是除名爲民。少時聃病恆見簡良等曰。枉豈可受。今來相取。經宿而死。

諸葛元崇

瑯琊諸葛覆。永嘉年爲元真太守。家累悉在揚都。唯將長子元崇送職。覆於郡病亡。元崇年始十九。送喪欲還。覆門生何法僧。貪其資貨。與伴共推元崇墮水而死。因分其財。爾夜元崇母陳氏夢元崇還。具敘亡父事。及身被殺委曲。屍骸流漂。怨酷無雙。違奉累載。一旦長辭。銜悲茹恨。如何可說。歎歎不能自勝。又云行速疲極。困臥牕下牀上。以頭枕牕。母視兒眠處。足知非虛矣。陳氏悲怛驚起。把火照兒眠處。沾濕猶如人形。於是舉家號泣。便發聞于時徐森之。始除交州。徐道立爲長史。道立卽陳氏從姑兒也。且疏所夢。託二徐驗之。二徐道遇諸葛喪船。驗其父子亡日。如鬼語。乃收其行兇二人。卽皆款服。依法殺之。更差人送喪揚都。

孔基

晉時會稽孔基。勤學有志操。憑結族人孔敞。敞使其二子以基爲師。而敞子並凶狠。趣尙不同。基屢言之於敞。此兒常有忿恚。敞尋喪亡。服制旣除。基以宿舊。乃賣羊酒往看二子。子猶懷宿怨。潛遣奴于路側殺基。奴還未之至。乃見基來。張目攘袂厲聲言曰。姦醜小豎。人面獸心。吾蒙顧存。昔敦舊平生。有何怨惡。候道見害。謾天忘父。神人不容。要當斷汝家種。從此之後。數數見形。無幾大兒向廁。忽便絕倒。絡繹往看。已斃於地。次者尋復病疽而死。卒致兄弟無後。

苻永固

秦姚萇。字景茂。赤亭羌也。父弋仲。事石勒。石氏旣滅。萇隨其兄襄與苻永固戰於三原。軍敗。襄死。萇乃降永固。卽受祿位。累加爵邑。及轉龍驤將軍。督梁益州諸軍事。永固謂之曰。朕昔以龍驤建業。此號未曾假人。今持山南委卿。故特以相授。其蒙寵任。優隆如此。後隨永固子殷討慕容泓。爲泓所敗。殷獨死之。萇遣長史詣永固謝罪。永固怒旣甚。卽戮其使。萇益恐懼。遂奔西州。邀聚士

卒而自樹置。永固頻為慕容沖所敗。沖轉侵逼。永固又見妖怪屢起。遂走五將山。萋即遣驍騎將軍吳中圍永固。中執永固以送萋。即日囚之。以求傳國璽。及令禪讓。永固不從。數以叛逆之罪。萋遂殺之。遂稱帝。後又將永固屍。鞭撻無數。裸剝衣裳。薦之以棘。掘坎埋之。及萋遇疾。即夢永固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萋甚悚懼。走入後帳。宮人逆來刺鬼。誤中萋。陰鬼即相謂曰。正著死所。拔去矛刃。出血石餘。忽然驚寤。即患陰腫。令醫刺之。流血如夢。又狂言曰。殺陛下者。臣兄。寢耳。非臣。萋罪。願不賜枉。後三日。萋死。

牧牛寺僧主

宋高祖平桓玄後。以劉毅為撫軍將軍。荊州刺史。到州。便收牧牛寺僧主。云藏桓家兒。度為沙彌。并殺四道人。後夜夢見此僧來。云君何以枉見殺。貧道貧道。已白於天帝。恐君亦不得久。因遂得病。不食。日彌羸瘦。當發揚都時。多有爭競。侵凌宰輔。宋高祖因遣人征之。毅敗。夜單騎突出。投牧牛寺。僧曰。撫軍昔枉殺我師。我道人自無報仇之理。然何宜來此。亡師屢有靈驗。云天帝當收

撫軍于寺殺之。毅便嘆吐。出寺後崗上大樹。自縊而死也。

太樂伎

宋元嘉中。李龍等夜行劫掠。於時丹陽陶繼之。為秣陵縣令。微密尋捕。遂擒龍等。隸引一人。是太樂伎。忘其姓名。劫發之夜。此伎與同伴往就人宿。共奏音聲。陶不詳審。為作款列。隨例申上。及所宿主。人士貴賓。客並相明證。陶知枉濫。但以文書已行。不欲自為通塞。遂并諸劫十人。於郡門斬之。此伎聲伎精能。又殊辨慧。將死之日。親隣知識。看者甚眾。伎曰。我雖賤隸。少懷慕善。未嘗為非。實不作劫。陶令已當具知。枉見殺害。若死無鬼。則已有鬼。必自陳訴。因彈琵琶歌曲。而就死。眾知其枉。莫不殞泣。經月餘。陶遂夜夢伎來。至案前。云昔枉見殺。實所不忿。訴之得理。今故取君。便入陶口。乃落腹中。陶即驚寤。俄而倒絕。狀若風癩。良久方醒。有時而發。輒天矯頭。反著背。四日而亡。亡後家便貧。賴一兒早死。餘有一孫。窮寒路次。

張稗

宋下邳張稗者。家世冠族。末葉衰微。有孫女。殊有姿色。隣人求聘爲妾。稗以舊門之後。恥而不與。隣人憤之。乃焚其屋。稗遂燒死。其息邦先行。不知後還。亦知情狀。而畏隣人之勢。又貪其財。而不言嫁女與之。後經一年。邦夢見稗曰。汝爲兒子。逆天不孝。棄親就怨。潛同兇黨。捉邦頭。以手中桃杖刺之。邦因嘔血而死。邦死之日。隣人又見稗排門直入。張目攘袂曰。君恃勢縱惡。酷暴之甚。枉見殺害。我已上訴。事獲申雪。却後數日。令君知之。隣人得病。尋亦殞歿。

徐鐵臼

宋東海徐甲。前妻許氏。生一男。名鐵臼。而許氏亡。甲改娶陳氏。陳氏凶虐。志滅鐵臼。陳氏產一男生。而咒之曰。汝若不除鐵臼。非吾子也。因名之曰鐵杵。欲以杵擣鐵臼也。於是捶打鐵臼。備諸苦毒。飢不給食。寒不加絮。甲性閹弱。又多不在。舍後妻恣意行其暴酷。鐵臼竟以凍餓。甚被杖死。時年十六。亡後旬餘。鬼忽還家。登陳牀曰。我鐵臼也。實無片罪。橫見殘害。我母訴怨於天。今得天曹符來。取鐵杵。當令鐵杵疾病。與我遭苦時同。將去自

有期日。我今停此待之。聲如生時。家人賓客。不見其形。皆聞其語。於是恆在屋梁上住。陳氏跪謝搏頰。爲設祭奠。鬼云。不須如此。餓我令死。豈是一餐所能酬謝。陳夜中竊語道之。鬼厲聲曰。何敢道我。今當斷汝屋棟。便聞鋸聲。屑亦隨落。拉然有響。如棟實崩。舉家走出。炳燭照之。亦了無異。鬼又罵鐵杵曰。汝既殺我。安坐宅上。以爲快也。當燒汝屋。卽見火然。烟焰大猛。內外狼狽。俄爾自滅。茆茨儼然。不見虧損。日日罵詈。時復歌云。桃李花嚴霜落。奈何桃李子。嚴霜落早已。聲甚傷切。似是自悼。不得長成也。於時鐵杵六歲。鬼至使病。體痛腹大。上氣妨食。鬼屢打之。打處青腫。月餘而死。鬼便寂然無聞。

呂慶祖

宋世永康人。呂慶祖。家甚溫富。嘗使一奴名教子。守視墅舍。以元嘉中。便往案行。忽爲人所殺。族弟無期。先貨舉慶祖錢。咸謂爲害。無期賣羊酒脯。至柩所而祝曰。君茶酷如此。乃云是我魂。而有靈。使知其既還。至三更。見慶祖來云。近教子畦疇不理。許當痛治。奴遂以斧斫我背。將帽塞口。因得嚙奴三指。悉皆破碎。便取刀刺我。

頭。我曳著後門。初見殺時。諸從行人亦在其中。奴今欲叛。我已釘其頭著壁。言畢而滅。無期早旦。以告其父母。潛視奴所住壁。果有一把髮。以竹釘之。又看其指。並見破傷。錄奴詰驗具伏。又云。汝既反逆。何以不叛。奴云。頭如被繫。欲逃不得。諸同見者。事事相符。卽焚教子。并其二息。

曇摩懺

宋沮渠蒙遜時。有沙門曇摩懺者。博達多識。爲蒙遜之所信重。魏氏遣李順拜蒙遜爲涼王。仍求曇摩懺。蒙遜怯而不與。摩懺意欲入魏。屢從蒙遜請行。蒙遜怒殺之。旣而左右白。日見摩懺。以劍繫蒙遜。因疾而死。

元徽

魏城陽王元徽。初爲孝章帝畫計殺爾朱榮。及爾朱兆入洛。害孝莊。而徽懼。走投洛陽。令寇祖仁。祖仁父叔兄弟三人。爲刺史。皆徽之力也。旣而爾朱兆購徽萬戶侯。祖仁遂斬徽。送之并圍其金百斤。馬五十五匹。及兆得徽首。亦不賞侯。兆乃夢徽曰。我金二百斤。馬百匹。在祖人家。卿可取也。兆覺曰。城陽家本巨富。昨令收捕。全無金。

銀。此夢或實。至曉卽令收祖仁。祖仁又見徽曰。足得相報矣。祖仁歎得金百斤。馬五十疋。兆不信之。祖仁私斂戚屬。得金三十斤。馬三十疋。輪兆。猶不完數。兆乃發怒。懸頭于樹。以石砸其足。鞭捶殺之。

支法存

魏支法存者。本是胡人。生長廣州。妙善醫術。遂成巨富。有八支氍毹。作百種形像。光彩曜日。又有沉香八尺板。牀居常芬馥。王談爲廣州刺史。大兒劬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王談因存豪縱。殺之。而籍沒家財焉。死後。形見于府。輒打閣下鼓。似若稱冤魂。如此經旬。月王談得病。恆見法存守之。少時遂亡。劬之至揚都。又死。

弘氏

梁武帝欲爲文帝陵上起寺。未有佳材。宣意有司。使加採訪。先有曲阿人姓弘家。甚富厚。乃共親族。多齋財。貨往湖州。治生。經年營得一椽。可長千步。材木壯麗。世所稀有。還至南津。南津校尉孟少卿。希朝廷旨。乃加繩墨。弘氏所賣衣裳。繒綵。猶有殘餘。誣以涉道劫掠所得。并造作過制。非商賈所宜。結正處死。沒入其材。充寺用。

奏遂施行。弘氏臨刑之日。敕其妻子。可以黃紙筆墨置棺中。死而有知。必當陳訴。又書少卿姓名數十。吞之。經月少卿端坐。便見弘來。初猶避。後乃款服。但言乞恩。嘔血而死。凡諸獄官及主書舍人。隨此獄事署奏者。以次殞歿。未及一年。零落皆盡。其寺營構始訖。天火燒之。略無纖芥。所埋柱木。亦入地成灰。

朱貞

梁祿陵令朱貞。以罪下獄。廷尉處獄者覆其事。結正入重。貞遣相知謂獄曰。我罪當死。不敢祈恩。但猶冀主上萬一弘宥我。明日既是國家忘日。乞得過此。奏聞可乎。獄答曰。此於理無爽。何謂不然。謹聞命矣。而朱事先明。日奏來。獻便遇客共飲。顛醉遂忘。抽文書。且日家人合。東內衣箱中。獻復不記。比至帝前。頓束香案。上次第披之。方見此事。勢不可隱。便爾上聞。武帝以爲合死。付外詳決。貞聞之大恨曰。虞小子欺罔將死之人。鬼若無知。罔同灰土。儻有讖誓。必報之。貞于市始當命絕。而獻已見其來自爾之後。時時恆見。獻甚惡之。又夢乘車在山下行。貞于山上推石壓之。居月餘。獻除曲阿令。拜之明。

日詣謝張門下。其婦于宅暴卒。獻狼狽而還。入室哭婦。舉頭見貞在梁上。獻曰。朱祿陵在此。我婦豈得不死。于時屋無故忽崩。獻及男女婢使十餘人。一時併命。處隱。是其宗室助喪事。見獻如是。走下堂避之。僅乃得免。

韋戴

陳武帝蕭先。既害梁大司空王僧辯。次討諸將。義興太守韋戴。黃門郎放之第四子也。爲王公固守。陳主頻遣攻。固不克。後重征之。誘說戴曰。王公親黨。皆已殄滅。此一孤城。何所希冀。過爾相拒耶。若能見降。不失富貴。戴曰。士感知己。本爲王公抗禦大軍。致成讎敵。今亦承明公。盡定江左。窮城自守。必無路活。但鋒刃屢交。殺傷過甚。軍人忿怨。恐不見全。老母在堂。憫懼禍及。所以苟延日月。未能束手耳。必有誓約。不敢久勞神武。乃遣荆白馬爲盟。戴遂開門。陳主亦寬信。還揚都。後陳主卽位。遣戴從征。以小遲晚。因宿憾斬之。尋於大殿視事。便見戴來。驚走入內。移坐光嚴殿。戴又逐入。顧訪左右。皆無所見。因此得病死。

